

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十七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

282, 21
3844
✓

~~11900~~
7529

新中國建設學會惠贈



新中國建設學會印行

(叢書之七十)

陳德榮選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3 0661 7283 8

黃序

國家之有賴於地方官，猶人身之有賴於手足，軍隊之有賴於幹部。未有手足不健全而能成健全的人，亦未有幹部不精良而能成精良的軍隊者。故國家之中央各機關，無論如何奮發有爲，然使地方官不得其宜，則國家之所期待，人民之所希望，與夫一切國利民福，均將無由實現。若如中國今日經濟有破產之虞，農村有崩潰之象，救亡復興，莫先於昭蘇民困者，地方官之關係重大，更不待言。夫所謂地方官者，就國史上言，自郡守州牧以至縣令，就現制言，今之省主席市長與督辦專員縣長，均屬之。然全國地方官中，人數最多，與人民關係最切，尤無如縣長。故縣政又爲國家政治之基礎所在。顧縣政如何克舉，則竊謂有二要素焉。第一視夫縣長之人

黃序

782, 21
384
2

49090



選申吾之縣長必須有仁民愛國之真懷抱，必須有身先勞苦之真精神，必須有淡泊清剛之真操守，必須有經世智識之真修養，必須有樂此不疲之真興趣，此數者舉是爲良縣長。良縣長得而縣政舉其半矣。何謂舉其半？則第一尤視夫縣長之制度，在清代以前，總秉籧鈞之宰相，往往起自縣令，而縣令往往一再昇遷，可入爲宰相。如東漢之卓茂，宋代之寇準、范仲淹、王安石等，均是。其地位既極尊崇，且權責尤專，以較今上下牽掣，地位既不高，權責又多分裂者，不可同日語。故欲良縣長之能盡量以有所發展，必須輔之以良制度。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此亦其一也。二者之中，究以人選爲最要。以制度無論如何，苟縣長得人，總可有若干建樹以福國利民也。縣長如何能得人？就客觀的制度言，固有賴於銓選之得宜。然就主觀的心理言，則無論任何縣長，祇須立志作一良縣長，則亦人盡可能。所難者志不立耳。志何由立？則以近朱者赤而近墨者黑之理論之。果使舉三四千年來國史上所稱有名

循史之嘉言懿行，一一羅列而陳諸眼前，以供地方官之良師益友，則苟非大愚，未有不受其感動而立志者。本書即以此目的而編輯而發刊。行世之日，其爲全國地方政治之福音無疑。所望被目爲人民父母之地方官，人手一冊以厚自期許，則甘棠之遺愛在民，何多讓於古人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黃鄂

前

序

四

黃序

甘棠集者，志循吏之作也。循吏之名，肇於史漢，後世史官多因之。晉唐曰良吏，南齊曰良政，遼曰能吏，其實皆循吏也。西漢吏治爲歷朝之冠，而前漢書循吏傳，止取文翁等六人，考其行實，要亦不過曰「悃愞無華」，「奉職循理」，「興教化」，「勸農桑」，「弭盜賊」而已。蓋古人作官，專注重在個人修養方面，所謂循吏，不出於「忠」「廉」「平」與「清」「慎」「勤」六字之範圍。近世人事變化，益以紛繁，社會經濟，日趨衰落，作地方官吏，如僅具有消極的修養條件，實不足以充分表現對於社會國家發生之力量，而目之爲「好官」，必須從積極方面，謀補充修養，以完成其人格，語其大者，約有數端：

第一，須有學識。歷代司縣政者，曰牧，曰守，曰侯，曰令，曰宰，曰尹，曰祖，曰尊，今則謂之縣長，其所掌理之事務，經緯萬端，固與一國之總揆無異，若內政，若外交，若軍事，若司法，以至財政，實業，教育諸要政，無不叢集於一身，倘不具備充分學識，則不學無術，動輒得咎，有搨襟見肘之虞矣。

第二，須有經驗。顧亭林曰：『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治者，十不一二。』玩此名言，足為吏法，此經驗之所以可貴也。

第三，須有才能。今日農村崩潰，百業凋零，縣長重要工作，一在消極的為人民保持安寧，一在積極的為人民增進生產。此所謂「才能」，必須有偉大永遠之計畫，及一貫到底之精神，固非僅以肆應周旋為能事也。

第四，須有操守。吾人服務社會，作官之外，還須作人，前二者，為作官之工具，

而操守一事，則乃作人之要素。縣長爲親民之官，其一舉一動，感應最饑，尤賴以身作則，樹之風聲，除舊去污，與民更始，即所謂「忠廉平」「清慎勤」者，要皆操守美德也。

凡茲所云，卑之無甚高論，陳君還輯斯集，取材史傳，一爲關於地方建設之敘述，一爲含有深切讚愛之紀載，其用意與余正同。採詩經贊美召伯之旨，題曰甘棠。全國負地方行政責者，倘能人手一編，奉爲圭臬，冀黃之治，不難復見於今日，而新中國建設學會之刊布此集，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容縣黃紹竑謹序

黃

序

八

王序（中國吏治的根本問題）

陳德榮先生受新中國建設學會委託，將本國歷史上許多有遺愛在民的好地方官吏，都選錄出來，寫成了這部書，要我做一篇序言，我亦樂得藉此說幾句話。

據德榮先生來信說：「此書為傳記方式，雖觀似覺呆板，其實在修養縣長人格上是大有裨益的，尤其在今日縣長類多貪污的狀況之下，此種循良官吏之遺愛在民，更有示範感化之價值。」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著者的用心。惟因此也引起我不少的感想。

我們現在要考究的：何以過去中國有許多循吏，現在反而很少？又何以現在各國的官吏貪污很少，而中國特多？這兩個問題，我想首先答復一句：重要的是由於

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的關係，所謂人格道德等等，尙不是根本的原因。這種理論，已有許多根據，可以不必再爲詞費。明白了這個道理，關於上例兩個問題，就很容易解答了。

第一，何以過去中國有許多循吏，現在反而很少？我以為原因是這樣的：

過去中國數千年來，均係農業社會，在此長時期中，生產力與社會構造正相適合，社會絕少變動。雖時有換朝易代的情形，然並不是社會的根本變動。且每一朝代，大都能夠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朝代愈長，循吏亦愈多。因彼時所謂官吏，大家均着重一個忠字（不獨對君主一人）。只要國家朝政清明，他們便能長久在職，因此就能夠養成許多循吏。

其次，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組織甚密，戶口有宗譜可稽，犯罪有家法可治；復因交通不便，民智低下，社會情形簡單，人事變動亦少，故政治崇尙不擾民，所謂政簡

刑輕，自易做成循吏。如今海禁洞開，強隣肆虐，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民窮財盡，政令紛繁，而一切法度，漫無常軌，故雖欲爲循吏，亦不易得——這是中國現在吏治所以不如古代的重要原因。

第二，何以現在歐美以及日本各國官吏貪污甚少，而中國特多？我以為原因是這樣的：

歐美各國自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早已確立，而且現在還正在發榮滋長之中。此種社會，亦和農業社會正盛時期一樣的安定。雖然執政者常有更易，以及其他各種情形亦常有變動，但並不是社會的根本變動。同時因為國家主義與民治主義盛行，故能實行法治，社會秩序極為安定，政治制度亦甚完密。在此時期的官吏，一部分是由人民公選的，就是所謂「民公僕」，他們都有一定的任期；另一部分是由專門人員擔任的，就是所謂專家政治，他們也都有很穩固保

障。此外有種種監督和保障官吏的制度——這都是所以能夠減免官吏貪污的重要原因。可惜我們中國自革命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未能完成這些條件。

中國舊社會的組織基礎，早已發生動搖，新社會的建設方針，也還未完全確定。因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早已變成次殖民地社會。此種社會的組織，非常複雜而不合理。有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金融資本的社會組織，也有資本主義初期的工商業資本的社會組織，更有大部份的農業社會組織。在此種情勢之下，新生產關係與舊生產關係衝突激盪，不能自己。於是偉大而熱烈的國民革命運動，遂繼太平天國而產生。不幸因環境過惡，迭遭摧阻。數十年來，中國最基本的農村社會，固已日漸於沒落而無法收拾，而在另一方面，要想以國家的力量建設起以民族資本為中心的工商業社會，也不可能。以這樣的社會基礎，處在這樣的國際劇烈競爭之下，加以二十餘年來的政治重心，常隨軍事力量為轉移，試問如何能

建設起統一的獨立的國家？更如何能建設起強固的有力的政治組織？因為沒有統一的、強固的政治組織，一切行政便不能走上軌道，而吏治也無法澄清。——這是中國現在吏治所以不如當代各強國的重要原因。

此外還有「人治」與「法治」的問題，亦應在此略加說明：我國向有「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成語，這是對於「人治」與「法治」的一種折衷調和的論調。又有一句話，更有偏重「人治」的傾向。其所謂「人」的問題，實難有確定的標準。如我國古代之聖人君子，當然算是「好人」了，但究竟是很有限的。以管理衆人之事的政治，而付託於不可豫期的少數的「好人」，那是多大危險的事啊！我以為：法治是人治的進化，法治可以包括人治，人治便不能代替法治。如有好的法治，不但可容納好人，並且可以造成許多好人，沒有好的法治，縱有好人，亦屬徒然。試看現在如果沒有實驗縣的制度，縱有

好的縣長，也很難做出成績吧？如歐美各國法治森嚴，故雖不高唱澄清吏治，而吏治自能澄清。中國過去因為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故雖有數千年的歷史，而僅有這麼多的「循吏」，比起近代的各國，實在相差太遠了。這都是很顯明的事實，試再舉一個淺近的例證：譬如「提倡國貨」，亦已高唱多年了，但為何不見效果？這就是因為既沒有完善生產和運銷的制度，又沒有其他具體的組織，而僅靠少數人道德的維繫和感化的力量，決不能持久而有效的提倡。澄清吏治的道理，與此正同。不過在此還有應當聲明的，我決不是輕視「人」的問題，尤其在政治未上軌道以前，人的問題更為重要。不過我總認為人治是靠不住的，故自古已有「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嘆；而法治則是有繼續性與普遍性的。故我們必須使人治寓於法治之中，然後才能做到「法立令行」的地步。至於如何始能造成好的法治，那也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此地恕不能詳述了。

以上的話，與澄清吏治很有關係，而一般人常有誤解，這是不得不辨明的。

那末中國現在吏治的敗壞，將如何改進呢？我以為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是：

(一) 消除一切法治的障礙，建設現代國家的秩序；

(二) 實行民主集權制度，樹立統一的強固的政治組織；

(三) 明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厲行法治。

必須上述三點能夠辦到，然後所謂官吏任免，考績，獎懲，訓練，以至保障，撫卹，養老等各種整飭吏治的法度，乃能行之合理而有效率。換言之，中國新文官制度，必須到此時期，乃能完全重新建立起來。並且我深信這重新建設起的文官制度，一定是後來居上，無論過去中國和現代各國，都是不能媲美的。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中國過去許多循吏的產生和各國近代文官制度的樹立，都不是偶然的，乃是基於歷史的背景和社會的原因。同時可以知

道「賢人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惟有一面建設新社會的秩序，造成鞏固的政治基礎；一面實現現代的法治國家，造成健全合理的政治組織；然後才能真正選賢任能，並使全體的官吏都變成好官吏。明白了這個道理而決定我們努力的途徑，那不但過去中國的衙吏，不能專美於前，即現在各國的文官制度，也不能永遠叫我們誇耀了。

德榮先生編著這本書的用意，是很值得贊許的。最近內政部曾擬訂縣行政人員訓練辦法大綱，呈經行政院核准頒行，其內容頗側重於一精神講話，德榮先生這本書，正可適應這種需要。從此各級地方政府長官，都能得着一本良好的參考書，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慶幸的事。

以上是我對於澄清中國吏治和建立中國新文官制度的一點信念，也就算我對於德榮先生編著這本書的感想。 王先強 一九三四年十月於南京

趙序

在善良制度善良環境之下，容易產生善良之官吏。此常軌也。然制度與環境，既不盡善良。而人民之榮枯禍福，又常繫於一般官吏之手。則在無法澈底改革制度，改革環境以前，設一法以求有若干傑出人才，力足以在不良制度不良環境之下，挺然有以自立，而勉爲一善良之官吏，以稍蘇一部人民之困，此亦不得已之一種願望，有未可以常軌論者矣。

予嘗謂任何人士，均無法以避免環境之影響。惟所謂環境者，有兩大不同焉。一爲物質的環境。一爲精神的環境。一般人所謂居移氣養移體，均屬物質的環境。然聖賢豪傑之士，往往能以自己所設想之境地，克制現實之境地。而物質環境無奈之何。有如顏回之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以及文天祥楊繼盛之在獄中，歷

盡磨刼，而精神上泰然自若。此皆足爲自身自有其獨立的精神環境之表徵。大凡庸愚淺薄者流，無一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而高超偉大之人物，無一不以自身所獨有的精神環境，克制物質環境的壓迫與誘引。現代歐美留學歸來之人士，以及習於都市奢侈生活之輩，盡爲物質環境所奴使，而無以自拔者，非可謂爲物質之有力。實由其精神之無力所使然。印度聖雄甘地之所以爲甘地，亦非可謂爲物質之無力。實由其精神之强有力使然。此雖以聖賢責望社會，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如之何可不以聖賢責望社會也。

處現在中國情勢之下，外有強敵侵略之愈逼愈緊，而內又有整個經濟崩潰之形，所有政治上諸種現象，凡足以促經濟之崩潰者，觸目皆是，而足以圖挽救者又渺不可睹，我人在此種環境中生活，苟非以大聖大賢自勉，力造一光明晶瑩之精神環境，以涵養其泰堂堂之人生趣味，鮮有不受狂潮惡浪之漂沒，而自流於衰

賴垂頓之境者。此種認識，此種覺悟，實爲今日負有主持風氣之教育者所必不可少，而本學會成立以來，亦未嘗不思在此種責任上略效其棉薄。故如已出版之國魂詩選，未出版之正氣集，以及本編之甘棠集，皆無非扶助有志之士，使在惡濁環境之中，有所取鑑，能另造一超然的精神環境，而保持我民族的精神生命者也。

然此爲我國民地位，於此無可如何之中，所有之一種願望，若立於政治地位而言，則唯一天職，厥在改進全社會的物質環境。申言之，必須改進制度，改進政治環境，始可以企圖全國地方政治之完善。否則雖有若干傑出之士，奮鬥於不良制度之下，以爲民造福，亦終歸於事倍功半，勞力多而成功少而已。

陳君德棻自辭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方有志於研究地方政治，予因請編甘棠集，以爲全國地方官吏，得一創造精神環境之資料，而王君先強之序言，以立於政治地位之故，重在制度等等方面，此與本會之旨實毫無出入，因抉發所以編撰

趙序

本書之苦心所在，以當序言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二〇

趙正平序於上海市中心區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

自序

政治之事，乃是爲人民謀幸福的。否則，政治便是不需要的事了。但是在實行去做爲人民謀幸福的事之中，地方官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我們曉得，關於一個國家民族之治亂興衰，其統籌全局之政策大計，固然是根本，然而如果沒有循良的地方官以奉行，那種政策大計，終歸會流於徒然而無效用。就是歐美法治之國，如果地方官不良，仍舊要爲害於地方，因爲法無論如何嚴密，人是活的，總可以於十分嚴密之中上下其手。

地方官之重要，尤以在中國爲然。因爲中國的人民，並沒有法治的訓練，其熱望著一個賢良的父母官統治他們，非常之深切。我們檢查兩千年來之循吏傳，深

深地覺得希望得到一個賢良的地方官的願望，是深深地種在中國人民的心中，而且是種得很普遍的。無論在那一個朝代，無論在那一個縣分，都可以見到人民所含蓄之這種願望。不但是身受其惠的人民，對於他們之賢良的父母官，要謳歌頌德，要立祠祭祀，要糾衆強留不令去，就是隣境之人民，也要求其決訟，也要移居以就治。這雖然是兩千年來的狀況，然而現在仍是如此。我們在報紙上不是時常看見有歌頌某人德政的啓事嗎？這就是人民欲求得賢良地方官的心理之流露。不但從心理上看，地方官在中國是很重要，從事實上看也如此。拿司法來講，現在國內大多數縣分都已經司法獨立了，但是人民可以說並沒有得到司法獨立之益。因為現在之司法，其着重點只在於判斷的公允，並不注重於證據之搜尋。證據是需要的，但只限於訟者所提出的，訟者所不提出的，便忽略了。這在歐西法治之國，因為人民都有了法律的知識，本是很好，但中國人民沒有法律的知識，他

們那懂得提出證據呢！所以舊式發姦搥伏之循吏，較諸新式之司法，其於中國的人民，實在適合得多。再就中國之土豪劣紳與土匪，也只有賢良之吏，方足以懲治，全靠法律是不濟事的。至於建設方面，尤其需要良好地方官。無論在那個地方，都有一些特殊的建設，是需要舉辦的。一個尋常的地方官，他僅可以做到守法無過爲止，不問到這種積極事；但在良好官吏，他就要問到這些了。

漢宣帝說：『庶民所以安其田而忘歡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這實在是一句名言，兩千年來時常被史家所引用，我以為也可以實用之於今日。

從歷史上看，循吏似乎盛於治世。例如「漢」「唐」「宋」「明」「清」諸朝，其所有之循吏，要較他朝爲多。這固然是因爲這幾個朝代所跨之時間較長，而史家所

搜羅之循吏，也未必正與事實相符合。然而「治世循吏多」這個趨向，大致是不錯的。

那麼這個趨向之原因在那裏呢？這我們可以說，一個循良之吏，不是三月五月能做得成，必假以較長之時間方可。而在治世的時候，爲地方官者，便很可以安心去盡職，不必存五日京兆之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於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就是治世之行政首領，大致都是很重視地方官。例如「漢」朝，宣帝曾說過前面我們所引的話，所以「漢」代之官制，也便是重外輕內的。郎官出要宰百里，而郡守入可作三公。「唐」朝太宗也會說：「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又把刺史之姓名錄於屏風，以使起臥對之。所以對於刺史之選擇，便也極爲審慎。因爲行政首領是如此重視地方官，所以身爲地方官者，便也有所鼓勵，而想竭力善良了。

現在有幾種原因，是使循吏不能夠產生的。第一種可以說是地方官任期太短。在事實上，現在各縣長任期，能超過一年以上的，已屬不多，超過兩年以上的更少了。第二種是對於地方官不重視。現在縣長之地位，只是略高於部廳內之科員而已，比起以前任何朝代之縣令的地位都不如。因為任期過短，當事者便存五日京兆之心；因為不重視，委任者便以隨便出之，而受委任者也便無向上之心，於是便流於敷衍或貪污之一途了。而由於敷衍與貪污，又生出第三種原因來，這就是鄙視縣長之趨向。現在稍有地位和潔身自愛的人，都不願去做縣長，總以為做了縣長，就是不貪污，也會被人認為貪污，——沾了穢蹟，便再也洗不清了。有以上三種原因，循吏那能產生出來呢？我希望袞袞諸公，應該注意及此！

循史固然多產於治世，然而亂世也並不是沒有。五代之世，可謂亂極了！以六

十年之間，換了五個朝代，歷史上還有什麼時候，是比這個時候更亂的嗎？然而這時也有很好的地方官。劉審交之爲汝南人民所謳歌，載之綱鑑，事績彰然。張全義之宰牧洛陽，屯田勸農，立下且耕且戰爲亂世地方官之模範。他如郭延魯、王傅、孫蕡，也均爲不可多得之良吏。

所以要在亂世做好的地方官，並不是不可能之事，要在當事者之努力而已。人之爲善爲惡，往往在於一念之差。苟立志爲一循吏，必有可以達到目的之時，阻碍磨難之如何，不足介也。嘗見屢被誣告退職之良吏，然終不因之而失其操守。

這書雖是示人以良好模樣，也未嘗不可以使人學到一些爲吏的方法，然而牠之重要功用，是在牠對於使人立志（或起念）去做良吏上，有所補益。看了英雄的傳記，我人輒爲嚮往，目睹愛國的運動，心中輒起熱烈之情，讀了這本書，我想

心中也會有同樣的感動。從形式上看，這種體裁之書，如呆板得很，其實感人之深，遠勝一本系統的良吏論。這話初一看來，似頗令人莫解，今且由心理上說明之。系統式的良吏論，其所示於人者，乃是良吏應該如何做法，做良吏有如何之好處，而這種體裁之書之昭示於人的，則為做良吏之模樣。前者之影響人，乃在於知識上，後者之影響人，則在於情緒上。情緒較知識為基本，這是心理學所告訴我們之事。那麼後者之感人，比較前者要來得深，便是當然的了。所以這種體裁之書，在形式上儘管呆板，而其價值是不可磨滅的。

去年夏天，有一次與趙厚生夫子談，他說：「我們想要復興中國，最不可少的，是一個健全良好的中央政府，和幾千個健全良好的縣地方政府。我一部興國記，是希望幫助健全良好的中央政府之產生，但同時還要想幫助健全良好的縣地

方政府之產生。這個最簡便的方法，是在喚起幾千個擔當縣政的人的向上精神，所以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遺愛在民」的循吏，如能把他們的行事選摘出來，以單本印行，確足為達到此目的之一大助力，然而總沒有時間來下手。那時適我有暇，於是便要我帮他做這件事。我由於帮他做這件事，於這方面得到了不少知識，這是我非常感謝他的。

陳德榮於上海花園坊 二十三年五月六日

凡例

一、本書材料，大致取自正史，然間亦有取自他書者。每篇題下，均注明取自何處。本書材料之選擇，其標準爲：（一）含有多量關於建設的敘述者；（二）含有多量關於遺愛的敘述者。因此，正史循吏傳中有若干資料，不少刪節，而他處資料之合於此種標準者，亦多選錄。

一、各篇之文字，大致依照原書。然關於下列諸項之敘述，亦有刪略者：（一）關於陞官之冗長敘述；（二）關於家世之敘述，如祖某爲某官父某爲某官之類；（三）關於迷信之敘述，如祈禱獲雨，祈禱驅蝗之類；（四）無關係之冗長敘述，如無甚價值之長篇議論。

一、遇一人有兩傳時，取其合於我人所定之標準者。苟兩篇均有可取之處，則酌取一篇，而於篇末加以按語。

一、凡原文中有可改用較通俗字者，則改用較通俗字以期易讀，如僻遠之「辟」，改作僻字等。

一、書中之官名、地名、年號、典故等，由選者擇要附註之。

一、書中各專名之標號，人名用——，地名用——，書名用——，官名用——。然因專名之類別過多，不能一一均予以一種標號，是以河流山脈亦用——，而年號官署……等，亦用——。

甘棠集目錄

周

西門豹錄 史記

前漢

文 翁錄前漢書 四

兒 寬錄前漢書 五

韓延壽錄前漢書 六

畫 霸錄前漢書 七

朱 吕錄前漢書 八

龔遂錄前漢書.....一五
召信臣錄前漢書.....一九

後漢

卓茂	錄後漢書.....二一
耿純	錄後漢書.....二四
颯	錄後漢書.....二十五
任延	錄後漢書.....二七
郭伋	錄後漢書.....二〇
杜詩	錄後漢書.....三三
張堪	錄後漢書.....三五

三國
秦王孟許仇陳賈吳劉

彭錄後漢書	二六
渙錄後漢書	二七
嘗錄後漢書	四〇
荆錄後漢書	四一
覽錄後漢書	四二
實錄後漢書	四三
琮錄後漢書	四五
祐錄後漢書	四八
寵錄後漢書	五〇
	五三

目錄

四

倉志 錄三國志魏書.....五五

渾錄 錄三國志魏書.....五八

和錄 錄三國志蜀書.....六一

疑錄 錄三國志魏書.....六二

晉

鄭董張錄 錄三國志魏書.....六三

鄧攸錄晉書.....六六
王蘊錄晉書.....六九

南北朝

徐齡錄宋書.....七〇
江秉之錄宋書.....七二

虞	恩錄南齊書	七三
沈	璫錄梁書	七五
范	述曾錄梁書	七八
孫	謙錄梁書	七九
何	遠錄梁書	八二
張	恂錄魏書	八五
宋	世景錄魏書	八六
裴	延儔錄北史	八九
宋	世良錄北齊書	九〇
崔	伯謙錄北齊書	九一
蘇	瓊錄北史	九三

皇
朝
書
錄

卷

孟業	錄	北史	九
裴俠	錄	周書	一〇〇
薛慎	錄	周書	一〇一
公孫景茂	錄	北史	一〇二

隋

辛公義	錄	北史	一〇五
劉曠	錄	北史	一〇八
魏德深	錄	北史	一〇九
梁彥光	錄	隋書	一一一
趙軌	錄	隋書	一一四

唐

韋仁壽	錄舊唐書	一一六
張允濟	錄舊唐書	一一七
李素立	錄舊唐書	一一九
薛大鼎	錄舊唐書	一二〇
賈敦頤	附敦實錄舊唐書	一二一
王方翼	錄舊唐書	一二二
陳君賓	錄新唐書	一二三
裴懷古	錄新唐書	一二五
狄仁傑	錄舊唐書	一二六
		一二八

目錄

八

韋景駿	錄新唐書	一一一
李惠登	錄新唐書	一一一
蔣沅	錄舊唐書	一一一
薛珏	錄舊唐書	一二四
元結	錄朱軾循吏傳	一三六
韋丹	附子宙錄新唐書	一三七
何易于	錄新唐書	一四一
崔戎	錄新唐書	一四二

五代

張全義	錄舊五代史	一四二
-----	-------	-----

宋

劉審交	錄舊五代史	一四六
夏魯奇	錄舊五代史	一四八
郭延魯	錄新五代史	一五〇
安彥威	錄新五代史	一五一
王傅拯	錄舊五代史	一五二
周	錄舊五代史	一五四
張綸	錄宋史	一五五
崔立	錄宋史	一五八
魯有開	錄宋史	一五九

張	逸錄	宋	史	一六一
趙	尚寬錄	宋	史	一六二
蘇	軾錄	宋	史	一六四
高	賦錄	宋	史	一六八
程	希孟錄	宋	史	一六九
葉	康直錄	宋	史	一七三
劉	清之錄	宋	史	一七三
仇	愈錄	宋	史	一七九
程	迴錄	宋	史	一八四
顏	師魯錄	宋	史	一八八
張	治錄	宋	史	一九〇

遼

楊簡錄宋史	一九四
朱熹錄宋史	一九九
真德秀錄宋史	二〇三
黃榦錄宋史	二一三
尤袤錄宋史	二一〇
趙不愈錄宋史	二一四
黃震錄朱軾續吏傳	二二七

大公鼎錄遼史	二三〇
馬人望錄遼史	二三一

金

- 牛德昌錄金史.....1115
劉敏行錄金史.....1116
劉煥錄金史.....1117

元

- 烏古孫澤錄元史.....1119
楊景行錄元史.....1145
林興祖錄元史.....1147
周自強錄元史.....1149

明

- 白景亮錄元史..... 一五〇
王艮錄元史..... 一五一
盧琦錄元史..... 一五四
鄒伯顏錄元史..... 一五五
許義夫錄元史..... 一五七

方克勤錄明史..... 一五八

吳履錄明史..... 一五九

史誠祖錄明史..... 一六二

貝秉彝錄明史..... 一六四

王	觀錄明史	一六五
源	錄明史	一六六
翟溥	福錄明史	一六七
李信圭	錄明史	一六八
李湘	錄明史	一六九
趙錄	明史	一七〇
周	濟錄明史	一七一
曾	泉錄明史	一七二
范希正	錄明史	一七三
段	堅錄明史	一七四
銅錄	明史	一七五
		一七八
		一七八

丁 積錄 明 史 一八〇

唐 侃錄 明 史 一八一

湯 紹恩錄 明 史 一八二

徐 九思錄 明 史 一八四

龐 嵩錄 明 史 一八六

張 淳錄 明 史 一八七

陳 幼學錄 明 史 一八九

清

王 天鑑錄清史列傳 一九二

多 宏安錄清史列傳 一九四

- 白登明錄清史列傳 一九六
李爵錄清史列傳 一九八
任辰旦錄清史列傳 一九九
張沐錄清史列傳 二〇一
韓盡光錄清史列傳 二〇三
孫蕙錄清史列傳 二〇五
張瑾錄清史列傳 二〇八
張壩錄清史列傳 二一一
趙俞錄清史列傳 二一二
廖冀亨錄清史列傳 二三四
陳汝咸錄清史列傳 二二〇

佟國璫	錄清史列傳	三三四
黃世發	錄清史列傳	三三六
李發枝	錄清史列傳	三三八
張士琦	錄清史列傳	三三〇
閻堯熙	錄清史列傳	三三一
趙之鶴	錄清史列傳	三三二
陳惠榮	錄清史列傳	三三五
蔣祝	錄清史列傳	三三八
陳慶門	錄清史列傳	三三九
童華	錄清史列傳	三四一
邵大業	錄清史列傳	三四四

胡仁濟	探寶山縣志	三四八
陳玉鑒	錄清史列傳	三四九
周克開	錄清史列傳	三五一
康基淵	錄清史列傳	三五三
鄧夢琴	錄清史列傳	三五六
茹敦和	錄清史列傳	三五九
莫蕃	錄清史列傳	三六〇
鄭基	錄清史列傳	三六二
劉大紳	錄清史列傳	三六四
劉體重	錄清史列傳	三六七
吳梯	錄清史列傳	三七〇

李文耕	錄清史列傳	二七三
劉衡	錄清史列傳	二七五
費庚吉	錄清史列傳	二八〇
吳應連	錄清史列傳	二八四
石家紹	錄清史列傳	二八六
雲茂琦	錄清史列傳	二八八
陳崇砥	錄清史列傳	二九一
朱次琦	錄清史列傳	二九七
錢德承	錄清史列傳	二九九
楊榮緒	錄清史列傳	四〇四
沈錫華	錄清史列傳	四〇六

朱 靖 甸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〇
陳 佐 平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五
方 大 湜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六
毛 隆 輔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九
冷 鼎 亨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四
涂 官 俊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七
趙 以 煥 錄 清 史 列 傳	四 一 九

甘棠集

西門豹錄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選者按：鄴卽今河間省臨漳縣。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

「苦爲

河伯娶婦，以故貧。」

對曰：

「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

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縉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

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與人民往觀之者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縉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註：磬，謂以毛裝磬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磬。音攝筆倒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音攝。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

諾且留待之須叟。」須叟豹曰：「廷掾起矣，何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註：括地志云：接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起所鑿之渠也。漢書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襄王飲，說曰：「今吾爲臣，皆非四門窮乏爲人臣也。」襄王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襄王爲鄴令。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二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文翁錄前漢書

文翁，廬江人也。選者：按廬江郡名，其舊治在今安徽廬江縣。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選者：按蜀郡一百二十里，舒或爲今之安微舒城縣。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選者：按「博士」官或學律名，第五經博士者。令減省「少府」。選者：按「少府」官名，掌山海澤之稅以給供養爲天子之私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齊「計吏」。選者：按「計吏」官名，掌上計簿之事者也。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選者：按「郡守」「刺史」均官名。「郡守」一郡之長也。「刺史」掌督察之事者也。然後亦成爲行政上之定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選者：按孝弟力田漢時選舉之科目也。常選學官。子弟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

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兒 寬 節錄前漢書

兒寬，千乘人也。

選者按平樂縣之故城，在今山東省高苑縣北。

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衆也。養，主給恣飲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充飮也。

時行貢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中略）轉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

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韻曰：六輔，爲京兆、鴻臚、扶風、河南、河內也。劉平注：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漢舊

志云：兒重爲「左內史」，奏請穿六渠渠，以益遼鄧圃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鳴鶴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稻人名曰六渠，亦設輪渠。故河渠者，云開內則輔渠，渠是也。爲說三河之地哉。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收租稅時，裁閭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以至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担负，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過素也。官輸者接連不絕於道旁，謂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中略）後爲「御史大夫」卒。

韓 延 壽 節 錄 前 漢 書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中略）轉擢「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

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謡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違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墮晏曰：下里，地下萬里也。墮古曰：僵木七爲之象，萬車馬之形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徒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旌，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嚮之。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者，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

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我負之，則其人何以爲此也。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也指昔延壽聞知，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於今反。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誰殺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君即極敬，母則極愛，不如父之恭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人爲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官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鴻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閭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宋祁曰：自字，是作同字。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譯也，一說兄以讓弟，又譯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閭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勸以示勸歸。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下略）

黃霸節錄前漢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

選者：按淮陽初爲國，又改爲郡，其故城在今河南省淮陽縣西。陽夏即今河南省太康縣。

以豪桀役使徒雲陵。送者：按雲陵名其故地。

在今陝西省。

霸

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侍詔入錢寶官補「侍郎謁者」。

選者：按「侍郎謁者」

者官名，掌賓禮

之事。

坐同產有罪，免。後復入穀沈黎郡。送者：按沈黎郡之故址，在今四川省遂寧縣東南。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選者：按卒史官

名郡屬吏也。

一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

名郡屬吏也。

東

均輸長。

選者：接河東即今山西省。「均輸長」官名漢武帝用桑弘羊策置均輸官，令

遠方各以其貨物相準輸大農諸官，空籠天下之貨物，貴賤糲糴之均輸。

復察廉爲「河南太守」。

丞。選者：按河南郡名，即今河南省鄭州。

霸

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

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一

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尙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

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選者按：「廷尉正」官名掌刑獄之事。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

選者按：「丞相長史」官名，「丞相」之屬官也。「守」暫時代理之意也。

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

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尙書獄中，再陰冬積三歲迺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選者按：「諫大夫令」官名掌諫諭之事。「左馮翊」宋崎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選者按：揚州卽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之地。治歷陽卽今安徽省之和縣。二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陽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

今河南省東南部之地。選者按：潁川郡名，卽建寧郡之和縣。

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徒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

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聞豪釐不敢有所隱。縹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

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
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
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
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下略）

朱邑

錄前漢書

朱邑字仲頤，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相鄉「奇夫」。選者安，相，地名，在今安徽宿縣城西之北。「奇夫」，鄉官也。掌課賦收徵稅等。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補「太

朱

邑

漢

三

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者按：「大司農」官名掌錢穀等事，遷者按：北漢，東省昌黎縣一帶之地。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東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

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遷者接今指也。
固作史時也。

龔遂 節錄前漢書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選者：接南平陽縣名今之山東鄆縣。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選者：按昌邑王邑王名賀也。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驕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儻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悅其詭諲，嘗與讐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選者按：「郎」官名，在侍從之職者。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會昭帝崩，無子，「昌邑王」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選者按：「長樂」官名，長樂衛尉，掌宮門衛屯兵之官也。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誇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工也。蓋荷壘夜築城，故謂之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選者按：渤海，郡名，今河北省河間縣以東至濱縣北。

工也。蓋荷壘夜築城，故謂之城旦。

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疊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一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耕田畝一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凌夷勞來循行郡中皆有富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選者按：議曹官名郡之長也。其職掌等於今之諮詢員。王生願從「功曹」選者按：功曹官名爲郡屬吏掌選署功勞之事。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德非小人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上以逐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選者按：水衡都尉及水議曹王生爲皆掌上林苑之官。

選者坡「水衛都尉」及「水衛丞」均掌上林苑之官也。

水衡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 錄前漢書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選者按：九江郡名今江蘇淮揚一帶安徽安慶及淮泗一帶與江西皆其地治壽春即今安徽貧瘠。出補穀陽長。選者按：穀陽縣名穀陽長穀陽縣也。舉高第，遷上蔡長。選者按：上蔡縣名今屬河南省。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選者按：零陵郡名，其蒞治在今廣西全縣西南七十八里。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選者按：諫大夫官名掌諫諭之事也。遷南陽太守。選者按：南陽郡名，前河南南陽府之境，均屬之。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更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

州刺史

奏信臣爲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

賜黃金四十斤

遷河南太守

選者按：今河南省中部卽舊河

南郡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甯」選者按：「竟寧」漢元帝年號。

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

遷者接：

九

種官職也。

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供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

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

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選者接：「元始」漢平帝年號。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

而南陽亦爲立祠。

卓 茂 節錄後漢書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選者按：掌書之官也。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選者按：色宮門之內侍郎也。亦稱「給事黃門侍郎」。

遷「密令」

退者：按密縣，即今河南省密縣。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

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

爲嫌，理事自若。一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選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鄉。常爲門下掾選者：督郵之屬官也。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闥；今以茂爲「太傅」，封「襄德侯」，食邑一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耿純 節錄後漢書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中略）初爲光武將，從征邯鄲，銅馬赤眉諸役。後天下略定，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

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季通，
「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有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
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
「東郡太守」，一吏民悅服。十三年卒。

選者：按與樊氏同時有寇恂者，亦光武名將，歷治河內、汝南、潁川，亦極爲人民見思。其治汝南也，「盜賊清
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其治潁川也，則「建武」八年，
「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遞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此種見思之情
形，與耿、樊如出一轍。以武將而兼循吏，實至難得之全才。光武時此兩人爲最著名，其中興之業，亦不無有
賴於此乎。

衛 鳩

附 袁充錄後漢書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

選者：按從武，樊氏
今河南省獲嘉縣。

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選者按：「侍御史」官名，給政有名迹遷。

遷「桂陽太守」選者按：桂陽郡名，在今湖南郴縣。

州名即今廣州，郡名即今廣州。

東廣西及寧陵中縣今屬河南省安南之地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

先是，舍淮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瀆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绝，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選者按：即今湖南耒陽縣。出鐵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鉄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勑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蔡充代颯爲

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東嘉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見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出血，燃火燎之，春溫草茂，氣清氣爽，人得其利。至今江南賴知采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錄後漢書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選者按：隴西郡名，今甘肅省華亭州靈昌縣州諸府州之地均屬之。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選者按：更始乃元年，時莽時帝年號。拜「大司馬」選者按：大司馬乃政官之長。屬拜「會稽都尉」選者按：會稽郡名，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都尉」官名都將也。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祀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據更遷者按錄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

吏官佐也

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勸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菴者隱居太末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據更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更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

「議曹祭」。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二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

武」選者按：建武，漢光武帝年號也。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選者按：九真郡名，乃今安南之地。光

武引見，賜馬雜繡，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饑交趾。選者按：交趾，安南地也。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駘越。選者越乃古日越之二種。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

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按：夜郎，國名，今貴州西。
增古爲南夷夜郎國地。

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值。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

選者按：武威郡名，今甘肅省武威縣地。

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

「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

選者按：睢陽，故城，在河南省商丘縣南。

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

選者按：武威郡名，今甘肃省武威縣地。

帝。親。見。戒。之。

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

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

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尙。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

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獲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河西選者：按河西黃渠以西之地也。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擢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召陵選者：按召陵縣名，其故城在今襄陽州萬縣以至陽武各縣之間之地，均屬之。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潁川郡名，今河南東省許州陳州汝寧州禹縣以至陽武各縣之間之地，均屬之。選者：按潁川郡名，今河南東省許州陳州汝寧州禹縣以至陽武各縣之間之地，均屬之。

會辟雍，選者：按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因以爲「河內太守」。選者：按河內郡名，在今河南河北之地。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太常選者：按「太常」官名，掌宗廟禮儀之職者也。

郭伋 錄後漢書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伋少有志行，哀平間，哀平選者：按哀平，真帝平帝也。辟大司空府，二遷爲「漁

陽都尉。

遷者接漢陽，即今河北省密縣。治縣，「配尉」官名都尉也。

遷者接上谷郡，即今河北省懷來縣一帶之地大尹郡守也。

遷者接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

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假爲一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假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選者按南陽俗名，帝納之。假光武家鄉。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間民族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選者按美稷，漢名故城，在今朔州多勒中族。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假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假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假謂一別駕從事一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假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假可爲一大司空，一帝以并部尙有盧芳之敵，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假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墮昱，遂謀脅芳降假，芳乃亡入一匈奴。假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一太中

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 錄後漢書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

選者按：汲，今河南滑縣。

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

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

選者按：「侍御史」，近

侍之官也，給事殿中。安集洛陽時，「將軍」

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

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

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

選者按：大陽，縣名，其故城

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

拜「成臯令」

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聞賊規欲北度，

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

遷者：成皋，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北名土街鎮。

視事二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選者：按沛郡或即今江蘇省沛縣。轉「汝南

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

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景等。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一司

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賙絹千匹。

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賙絹千匹。

張堪 錄後漢書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選者按：郎中亦近侍之官，與「侍郎」爲「郎中令」之屬官。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繡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選者按：高柳，縣名，故城在今山西省陽高縣。〕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

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當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轍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良久，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秦彭錄後漢書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選者：按扶風郡名，即今陝西省鳳翔縣一帶之地。茂陵，名其故城，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選者：按山陽城故址，在今河南省新野縣。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饋射，輒修升降。

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一鄉三老。三老，鄉耆名，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覺化之重者也。一鄉三老，選者二年卒。下略

王 漢 附 鐸 顯 任 峻 錄 後 漢 曆

王漢，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郪縣故城，在今綿州郪縣西南也。選者接廣漢郡初在今四川綿瀘縣後徙置今四川新津

父順，「安定太守。」

選者接安定期初今甘肅省

舊平涼府及固
原州涇州之地。

漢少好俠，尙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讀律令，略舉

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大司農」。選者：「大司農」官名，掌穀之事者也。

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簡賢選能；

「主簿」

選者：「主簿」官名，管理文書簿籍之事。

鎮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涣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在今河南者。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涣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入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

三年，遷「兗州刺史」選者：按兗州在今山東省境。和帝年號。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

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選者：按洛陽縣名，在治在今洛陽縣之東。

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謫數發摘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涣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釀以千數。涣喪西歸，道經弘農

選者：按弘農郡名今

洛陽以西至陝縣，又舊南陽府西境，及陝西商縣之地，皆是治弘農故城，在今靈寶縣南。

「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

莫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永初，選者按：永初，漢安帝年號。二年，鄧太后詔曰：

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萬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

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

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

石爲「郎中」，選者按：郎中，官名司退侍之職。以勸勞勤。「延熹」，選者按：延熹，漢桓皇帝年號。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

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鐸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

「豫州刺史」。今河南省地。時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効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

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更，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漢，而文理不及之。
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孟嘗錄後漢書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造者按：上虞縣名，其故城在今浙江省上虞縣西。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一戶曹史。一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鴉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後太守殷丹到官，

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丹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一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選者：按合浦郡名，郡治當移在後漢時其治即今廣東合浦縣。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

都宰太守也。

附比境，常通商販，賈糲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

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

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前」

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訛，桑

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土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簮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許 荆 錄後漢書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選者接會稽郡名，轄今江蘇省東南部及浙江省西部之地。陽羨縣名，故城在今江蘇省宜興縣南五里。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旣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

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選者：按桂陽郡，卽今湖南省郴縣。一音之地。郡濱南州，風俗脆弱，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選者：按耒陽，卽今湖南省耒陽縣。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二十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下略)

仇覽 錄後漢書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選者：按陳留，卽今河南省陳留縣。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

縣考城，卽今河南省考城县。

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撫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鷢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鷢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選者皆太學，天子也。漢爲太學，晉改爲，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漢爲太學，晉改爲「國子學」，隋改爲「國子監」。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

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一遇疾而卒。

陳 實 錄 後漢書

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選者按：潁川郡，即今河南省許昌及汝南一帶之地。許即今河南省之許昌縣。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

陳

實

漢

四百

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選名接郵送，都城之事也。都城有若干事事設官管理之「刺史佐」屬官也。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鄙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選者：安陽城山，在今河南滑縣東北。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實，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實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律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實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選者：按聞喜即今山西省聞喜縣。旬月，以葬喪去官。復再遷除「太邱長」。選者：按太邱縣故城，在今河南省永城縣西北。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實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實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實，餘人多逃避求免。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一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實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勉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

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癟。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實，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實乃謝使者曰：「實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賈琮錄後漢書

賈琮，字孟堅；東平縣城人也。這者按東郡即今河北省大名縣，帶及山東省聊城市及吳清縣以西之地。聊城即今山東省聊城市。舉孝廉，再遷爲一京兆令，一有政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琉璃異香，美术之屬，莫不自出前後。

「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

「中平」元年，交趾

屯兵反，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

自稱「柱天將軍」

靈帝特

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

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

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

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

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綏去。唯「

麌陶長」

還者：接連陽縣之故城，在今河北省冀晉縣。

濟陰董昭

還者：接連澤縣之故城，在今河北省武邑縣東南。

梁國黃就

當官待琮。

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吳祐 錄後漢書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選者接是這卽今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河北省長垣縣。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選者接古以竹爲書，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書易書，復不蠹謂之殺竹。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背馬援以惹以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担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

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

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

選者按：新蔡，即今河南省新蔡縣。

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

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選者按：光祿勳歲以「科第」聞，從官故曰光祿四行。

遷膠東侯相。一時濟北載宏父爲一縣丞。宏年十

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

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

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

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

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

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

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謫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草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劉寵附劉岱劉繇錄後漢書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選者：按東萊郡名，轄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地。牟平縣名，其故城在今山東萊州縣之東南。齊悼惠王之後也。(中略)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選者：按「學歷」，衛名，漢時各郡國除「東平陵治在今山東省歷城縣東。」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令一選者乘牛駕轡，名其故治。後四遷爲豫章太守。選者：按豫章郡名，即今之江西南昌。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選者：按「將作大匠」官名，掌營造宮室之事。今浙江省紹興縣。即今今浙江省紹興縣。山陰縣選者：按山陰縣，即今今之江西安昌。有五六老叟，彪眉皓髮，自若。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更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一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

選者按：「宗正」、「大鴻臚」皆官名。「宗正」掌宗室皇族之事。「大鴻臚」掌歸義蠻夷之事。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選者按：「司空」官名，掌水土之事。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選者按：「頃」，掌水土之事。將作大臣。

復爲「宗正」。建甯元年，代王暢爲「司空」。

選者按：「司徒」、「太尉」均官名。司徒爲三公之一，掌以禮政事。太尉，武職首。

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節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

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

選者按：山陽故城，在河南修武縣。

弟方，官至山陽太守。

選者按：「初平」，三年，青州黃巾之亂，遣者按：「初平」，漢獻帝年號也。

賊遣者按：督州，州名，據今山東中部及東部，及遼海省遼河入兗州，殺任城相。

選者按：任城，即今山東濟寧縣。鄭遂，轉入塞北，任城相，住城縣長也。

以東之地，黃巾賊乃東流，未發角鋒，皆著黃巾故名。岱擊之，戰死。

選者按：興平，中，蘇爲揚州牧。

漢獻帝年號。岱擊平，即今山東平縣。興平。

選者按：興平，中，蘇爲揚州牧。一，漢獻帝年號。浙江及福建等處州牧州長也。

一振威將軍。一時袁術據淮南，

選者按：淮水以前諸地也。蘇乃移居曲阿。

選者按：曲阿，即今江蘇丹陽縣。

值中國喪亂，士

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倉 慈

附顏斐錄三國志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選者按：建安，漢獻帝年號。中，太祖選者按：太祖，祖即曹操。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選者按：黃初，文帝曹丕年號。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選者按：太和，魏明帝年號。中，遷「燉煌太守」。選者按：燉煌，郡名，治敦煌縣，即今甘肅省敦煌縣。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制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

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塊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選者，按此乃官名，實爲西域之貴者也。，自太祖迄於咸熙，選者，按：咸熙，魏元帝年號。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自太祖迄於咸熙，魏郡太守陳、吳璡、清河太守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顧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捕奸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尊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日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縣縣繫牛，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卽民以閏月取車，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賣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頹，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子徭。又於府

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雨東，爲多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築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妻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妻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妻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妻共坐，以爲妻宜謝，乃私推築妻，妻不肯謝。良久乃曰：「妻意觀明公受分限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妻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妻素心懲京兆，其家人從者見妻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矯作健。」妻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於今稱頌之也。

鄭渾錄三國志

鄭渾，字公，河南開封人也。

遷者：按河南開封，即今之河南開封。

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渾兄泰與荀

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渾將泰小子妻，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

遷者：按下蔡縣名其故城在今安徽省臨邑北。

復遷一下蔡長。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

著錄

按：今西蜀郡名沃，爲三輔之一，轄地爲今陝西省西安府北部及盜同州府商州之地。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

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魯將一夏陽長、一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砦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選者：按「內史」官名，營治京師，漢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

〔左內史〕
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

轉爲「上黨太守」。選者：按上黨郡名，其境地為今山西省東南部。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奸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

遷者按：「蕭何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
實名漢辭賦之學也。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鄧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一其治倣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榆樹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董和錄三國志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

選者：按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之地。枝江即今湖北省枝江县。

其先本巴郡江州。

選者：按巴郡即今四川省巴縣，帶之境。江州縣名。

。

故城在今四川省巴縣西。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

「牛碑江原長成都令。」

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概，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

選者：按巴東即巴郡之一部分。

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士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

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下略）

張
嶷
錄
三
國
志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選者按巴蜀郡名今四川省閬中縣一帶之地南充屬今四川省南充縣

弱冠，爲縣一功曹。

選者按先主劉備也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寢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倫，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寢友善。一建

興 一遂者按：「建興」，即後主劉備之年號。五年，丞相亮，北伐

選者按漢中即廣漢

粩竹遠：廣漢縣竹，昔名賁漢故城，在

卷之三十一
川德陽
蜀後主益州中監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崔郡何祇名爲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舉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汝山。選者按：汝山郡名，在今四川彭縣。

在今四川茂縣。

名，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

之功。十四年，武都

遷者安，武都郡名也治在今甘肅省成縣之西。

「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

「大將軍

蔣琬

深以爲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

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初，越雋

遷者按越雋故郡，蓋治郡今四川西昌縣治。

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

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

爲「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徵「捉馬」最

饒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

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

祁「呂君冬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

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

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

手殺妻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鄂字頑壞，更築小塢，在宣二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齋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男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戶還種，厚加賞賜，輸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瞻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並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一旄牛一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主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閉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

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中略）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遷者接狄道郡名；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即今甘肅狄道縣。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鄧攸錄晉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

選者：按平陽郡名，故城即今山西襄汾縣治襄陵，即今山西襄陵縣。

(中略)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

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一鎮軍。

選者按：「鎮軍」官。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

海王越參軍」。選者：按「文學」太子洗馬，「參軍」均官名；「文學」掌以五經教授諸生；「太子洗馬」則職掌圖籍，參與草事之官，大致等今之參謀。

子文學三吏部郎」。選者按：「吏部郎」吏部屬官之一種也。

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者：按河東郡，即今山西省。

「永嘉」末，沒於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

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驥，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選者：按泗水，河名，起濱於山東，泗水縣南尾山而流入於河。，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胡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選者：按新鄭，縣名，即今河南新鄭縣。，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選者：按陳郡故城，即今河南淮陽縣治。，愍帝徵爲一尚書左丞長水校尉，一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刀協周顙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選者：按吳郡即今江南之地，蓋治即今之吳縣。，闕守，

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否，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謂臺乞留一歲，不聽。（中略）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王蘊錄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灤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選者：接吳興郡，即今浙江省吳興縣一帶之地。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一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餓，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平專擅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晉陵即今江蘇省武進縣一帶之地。復有惠化，百姓歌之。（中略）「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下略）

徐 豔 錄宋書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

選者：按東莞郡故城，在今江蘇省武進縣。姑幕縣故城，在今江蘇省武進縣東南。

豁，晉安帝「隆安」末，爲

太學博士。」元嘉初，爲始興太守。

選者：按始興郡故城，即今廣東曲江縣。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

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適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遇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遺，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

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一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僻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殮，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江秉之 錄宋書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

選者按：齊陽郡境地，卽今山東省西部，及河南省東部之地。考城，卽今河南考城縣。

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

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

初爲劉穆之丹陽前軍府一參軍。累遷

永世烏程令。

選者：按：烏程縣，卽今浙江省吳興縣。

以善政著名東土，徵

建康令。

選者：按：建康縣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南。

爲治嚴察，京邑肅

然。躬景仁爲「領軍」。

選者：按：「領軍」官，名統領禁兵者也。

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

選者：按：山陰即民

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諺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

「宋」世唯

顧凱之亦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

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

守」。

選者：按：新安郡故城，在今浙江省淳安縣西。

在「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

選者：按：臨海郡故城，在今浙江省溫嶺縣東南百十五里。

並以簡約見稱。所得

祿秩悉散之。

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

「食祿之家，豈可與

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

虞 愿 錄 南 齊 書

虞願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今浙江餘姚縣。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齊

遜名接餘姚節

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齊

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願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願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願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願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

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願父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選者按：中書郎，中書省之屬官也。帝寢疾，願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

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願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

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願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鬚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願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恩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願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沈，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
還者，東觀，褚書之官也。
兄季爲「上虞令」，卒。願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願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下略）

沈 瑪 錄 梁 書

沈瑪，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瑪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

沈 瑪

南北朝

「尙書右丞殷淵，淵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一子良聞，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

選者按：盛唐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南。

沈徽，字恃勢。陵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

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

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

選者按：此縣故址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南。

方山塢高峻。冬月公

私行，侶以爲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一揚州書

佐

選者按：「書佐」主文書之部屬吏也。

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曰：

「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

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一建德令。

選者按：建德，在今浙江省。

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

梨栗女丁半。人咸歡悅。頃之成林。（中略）累遷一餘姚令。一縣大姓虞氏千餘家，

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堵下，以法繩之。縣

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捕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羅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微時，嘗自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一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汀州刺史。曹景宗疾篤，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崛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十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錄梁書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選者接錢塘縣印。幼好學，從餘杭_{今浙江省杭縣}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爲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譽謚，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卽位，除游擊將軍，出爲永嘉太守。選者按：永嘉，故城，在今浙江溫水縣東南。爲政清平，不尙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織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

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於數十里。東昏時，述者：按東晉「齊」之東昏侯也，名寶卷，曾在帝位二年後爲其弟寶融廢之。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蒞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贈「太中大夫」，賜絹二匹。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下略）

孫謙錄梁書

孫謙，字長遜，東莞人也。

述者：按東莞郡之舊治，即今山東省莒縣而宮亦即今山東省莒縣也。

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

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選者按：句容縣，即今江蘇句容縣。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

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大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遣追載縑帛以送之。

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廄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太守」^{遷者：按江夏郡故城，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南黃鶴山上。}坐被代，輒去郡繫尙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缺二}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卽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篠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

行已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四。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下略）

何遠錄梁書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中略累遷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勳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

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尙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爲「鎮南

將軍武康令」。

選者：按武康，即今浙江省武康縣。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

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

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

選者：按宣城，即今安徽省宣城縣。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

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東陵侯」淵朗爲桂州

選者：按桂州，即今廣西桂林縣。緣道剽掠，入

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廄庫所過，若營家

焉。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蒞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卽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一選者接東陽郡，卽今浙江省金華縣。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民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爲「征西諮議」。

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張 恢 錄 魏書

張恢，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

還者。按：上谷郡轄地，即今河北省中部，及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

王即拔跋珪，魏太祖。

還者。

按：代王之可，乃代王也。

恢

言於太祖。

還者。

按：

魏太祖

道武帝也。

還者。

按：

山東

還者。

按：

太祖

道武帝也。

還者。

按：

苻姚

氐族

秦

龍

還者。

按：

慕容

鮮卑族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還者。按：皇始，魏太祖年號。拜「中書侍郎」，「諱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爲「廣

平太守。」選者按：廣平郡故址，在今河北省永年縣。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選者按：常山郡治故址，在今河北省元氏縣北。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選者按：太中大夫，神瑞三年，掌議論之官也。聞而嘉歎。太宗選者按：太中大夫，神瑞三年，乃魏主嗣之年號。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侯，諡曰「宣」。

宋世景錄 魏書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徽之第二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瑛下帷誦

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并，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魏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遠者按高祖，遠者魏文帝也。

遷

司徒

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

王魏

勰

每稱之曰：

「宋

世景

精識，

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鑒常以委

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選者按：行臺，官名。魏晉以後，稱「尚書省」爲「中臺」，亦稱「內臺」。其置之外州以行倚寄事者，則稱「行臺」。行臺郎，屬於行臺之郎官也。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

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

世宗。選者按：世宗，魏宣武帝也。

曰：

「宋

世景

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

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選者按：宋弁，字叔向，南朝梁人。

南史錄。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選者按濟州故址在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南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

屬。北魏時。

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

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賤吏三正及諸細民，至卽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搊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懸。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裴延儔 錄北史

裴延儔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中略）延儔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官「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儔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儔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懼，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逕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儔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乂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中略）莊帝初，於河陰遇害。

(中略)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下略)

宋世良 錄北齊書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一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選者：按汲郡即今河南省汲縣也。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霧靄，還，孝莊勞之曰：「選者：按孝莊即北魏孝莊帝也。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選者：按清河郡之轄地，即今河北省之清河、故城、冀州、相州等，及山東省之濟平、嘉祥、高唐、城陽、武城等縣。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

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保」中
選者按：「天保」即齊祖高洋之年號。
太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稽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
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金剛泣而前謝曰：
「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欷歔。
涕泣除「東郡太守」選者按：東郡，即今河北省冀州大名府；山東省冀州昌黎府，及清縣以西之地。郡治濮陽，即今河北省濮陽縣。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
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崔伯謙 錄北齊書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選者按：博陵，即今河北省深縣。父文業，「鉅鹿守」選者按：鉅鹿，即今河北省平鄉縣。

鄆家成、鹿平、襄陽縣之地。

伯謙少孤貧，善

養母。高祖召赴晉陽，選者按高祖即魏孝文帝。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選者按瀛州即今山西太原縣。

選者按瀛州即今河北省河間縣附近之地。今之河間縣，即漢時州治也。「別駕」官名爲州「刺史」之佐吏，從「刺史」行部，初乘轎車，故稱「別駕」。

世宗選者按世宗即魏宣武皇帝。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

族弟選者按濟北郡治濰，故城在今山東省長，是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選者按濟北郡治濰，故城在今山東省長

濟縣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

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

徵赴業，選者按齊之郡，在今河南省臨潁縣。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餘「南鉅鹿守」，

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髮公不慮不決。」後爲「銀

青光祿大夫」，卒。選者按齊青，銀印青綸也。

蘇瓊 錄北史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在今河北省。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遼晉接并州，即今山西省之地。嘗有強盜，高澄也。「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集，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

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選者按：樂陵，卽今山東省樂陵縣。，年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時年老，苦謹，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冬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

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曹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又禁斷浮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鑿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課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恆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餓，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列爲尤最，遭豪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虛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思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

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翼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尙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審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選者按：趙州，今河北省趙縣。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選者按：皇建，宋昭帝年號。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臧處，所經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糶，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糶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

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隋」「開皇」初卒。選者按：「隋皇」

隋文帝年號。

孟業錄北史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

選者按：安國縣之故城，在今河北省安國縣境。

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

侵盜官絹，分三十四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

「魏」「彭城王」詔「齊」神武之壻也。

選者按：神武，魏一大丞相高歡也。其拜于津爲「北齊」帝尊歡爲神武帝。

拜「定州刺史」。

選者按：定州即今河北。

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請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詔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

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一馬瘦死，詔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一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詔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詔，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詔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充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歎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詔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

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選者按文宣，北齊顯祖文皇帝高洋也。

謂侍中裴莫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

業否？」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詔

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

選者按：「中書舍人」之官掌詔誥制敕之事。

（中略）「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

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

卽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選者按：「河清」北齊武成帝之年號。

敕人問養駢，催買甚切。業曰：「吾旣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坐庫錢

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選者按：黎陽即今河南滑縣。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

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中略）後除「廣平太守」，年

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選者按：「武平」，北齊後主之年號。爲「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下略）

裴俠錄周書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選者按：解，今山西晉解縣。（中略）俠幼而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一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員外散騎侍郎」。（中略）後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

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一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臣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中略）初，俠嘗遇疾沉頓，「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伺候。俠所居第，屋不免風霜，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指紳咸以爲榮。武成元年，

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懷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下略）

薛 慎 錄 周 審

薛慎，字伯謹，河東汾陰人。選者：按汾陰故城，在今山西省榮河縣北。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字文泰，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之。令日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燦等十二人，實應其選。復使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孝閔帝踐阼，除一御正下大夫，一封「淮南縣子」。「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雜諸蠻，常苦劫掠。慎乃集蠻豪，宣朝廷旨，令

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不時，輒見必殷勤勸誠，及賜酒食。期年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子娶妻，雖父母在，卽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化人者也；此非惟氓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併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還侍養，及行得果臍，歸奉父母者，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盡革舊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

公孫景茂

錄北史

公孫景茂，字元惠，河間阜城人也。

選者按：河間郡舊治卽今河北省河間縣，卽今河間縣南阜城縣也。

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

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遷者：按高唐即今山東省高唐縣。一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大守」。遷者：按濟北郡故城，在今山東省長清縣南。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選者：按汝南郡故城，即今河南省汝南縣治。郡廢，爲「曹州司馬」。選者：按曹州，即今山東省荷澤縣。遷「息州刺史」。選者：按息州，即今河南省息縣。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餧粥湯藥，多振濟之，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選者：按道州，即今河南省道縣。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閨，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

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
選者按：仁壽「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
刺史」。一選者按：淄州，或卽今山東省濰河附近之地。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
業之初，選者按：「大業」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
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錄北史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選者按：隴西郡，即今甘肅省中部之地。狄道，即今甘肅省狄道縣。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選者按：「天和」，北周武帝之年號。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

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董慕之。一建德初，遷者按：「建德」北周武帝年號。

授「宣納中士」；從

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

掌機要。

「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

「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

「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

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選者按：岷州，今甘肅省岷縣。

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

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

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

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

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

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

慚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

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遺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選者按：陳汝，卽今河南省淮陽縣及汝南縣。淮陽今遼寧省西南部。至於滄海，選者按：滄海，今遼寧省西南部。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選者按：隋改中書省爲內史，即前「中書令」也。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選者按：司隸大夫，之官掌諸巡察。檢校右衛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

城郡
遼者接鄆城郡，或卽今熱河省凌瀋縣附近地。卒于融。

劉曠錄北史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選者按：平鄉，卽今河北省平鄉縣。單騎之官人有訟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勵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繁囚，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穎令。選者按：臨穎，卽今河南省臨穎縣。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二。尚書左僕射高穎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

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選者按：莒州，即今山東省東南部，今沂水縣其舊治也。

魏德深 錄北史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德深初爲隋文帝一挽郎，一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一選者按：武陽郡，即今河北省大名縣。以能遷一貴鄉長。一選者按：貴鄉，武陽郡之一縣也。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一遷者，按：「館陶」即今山東省館陶縣。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歎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閩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磨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縡、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歡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之，不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一遷者，按：東都即洛陽也。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

都門東向慟哭而返。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_{遷者按金墉城，名魏明帝所築，故址在河南省洛陽縣西北。}，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

送者按金墉城，名魏明帝所築，故址在河南省洛陽縣西北。

去此

『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梁彥光錄隋書附子文謙文讓

梁彥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也。_{遷者按安定郡，即今甘肅省東部之地，烏氏縣即今甘肅省涇川縣。}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

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魏文帝年號也。入太學，略涉經史；有

規檢，造次必以禮。(中略)

及高祖受禪，選者接高祖隋文帝年號也。

高祖

楊堅也。

以爲岐州刺史

一

送者接岐州即今

兼

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

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

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

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選者接相州近北齊之都城，即今河南安陽府一帶之地。

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

及居相部如岐州法，薊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一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

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責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今河北省磁縣。遼者按：滏陽，即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闈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痛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勸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訟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

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

「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

遷者：接州，即上州或

即今陝西省「楊」帝卽位，轉「饒州刺史。」

遷者：接州，即今江蘇揚州。

歲餘，爲「鄱陽太守。」

遷者：接鄱陽，即今江西鄱陽縣。

會楊玄

河北省冀縣。

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

「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

尋以本官兼「檢校

太府衛尉」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

爲「盧龍道軍副。」

遷者：接盧龍，即今

選者：接桂林，即今廣西。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

覺，坐是配防桂林。

省屬平樂縣一帶之地。

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

後

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趙 軌 錄隋書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中略）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

「衛州治中」

選者按衛州卽今河南滑縣。

高祖受禪，轉一齊州別駕，

選者按齊州卽今山東歷城縣附近之地。

有能名其東鄰

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

「吾非以此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

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邵陽公」梁子恭

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

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

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

總管」

選者按原州卽今甘肅省固原縣。「總管」主持一州之軍事之官也。

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

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

莫不改操。後數年，遷一陝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

芳陝舊有五門堰，選者按芍陂水名，在安徽省壽縣南。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

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於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韋仁壽錄舊唐書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

選者按萬年縣即今陝西省長安縣。

「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

選者按「司法書佐」法官也。

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

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

仁壽一嶲州都督府長史。

一選者按嶲州故址，即今四川省西昌縣治。唐於各州置

「都督」官以督軍事。「長史」等於今之總督矣。

時南寧州內附，選者按南寧州，靖州西四十五里。

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

令檢校一南寧州都督。

選者按越嶲，即嶲州也。

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

將兵五百人至西汨河，選者按西汨河，即今之汨漪，在今雲南省大理縣東北。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

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

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張允濟錄舊唐書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選者：按北漢是故城，在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隋」大業中，爲「武陽令」。選者：接武陽，即今河北省大名縣。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選者：按元武縣或卽元城縣，其故址在今大名縣城東。與其鄰接，有人以悖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

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慚。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道，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選者：按高陽卽今河北省定縣附近之地。）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草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選者：按幽州卽今河北省北部之地。）尋卒。

河北省北部之地。

尋卒。

李素立 錄舊唐書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

選者按：趙州，即今河北省趙縣。高邑，即今河北省高邑縣。

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素立

武德之初，爲監察御史。

選者按：此官名爲「御史臺」職官中之最下級者，掌分察巡按郡縣等事。

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

之。素立諫曰：

「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

遐荒尙阻，奈何釐轂之下，便棄刑書！」

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

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

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

選者按：各州管民戶之官職也。

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

此在各級官等於今之監察委員也。

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擢授「侍御史」。

選者按：此爲「御史臺」之高級官等於今之監察委員也。

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

揚州大都督府司馬。

一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一渤海都

護。

選者按：突厥之官階等於都督，然都護名設於邊塞，其職掌撫慰部蕃賊等事，渤海即今之蒙古也。

又有「闕

泥孰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選者：按四川省綿陽縣。永徽初，遷蒲州刺史。濟縣即蒲州之地。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齋已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爲廢朝一日，謚曰「平」。下略

薛大鼎 錄舊唐書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選者：安汾陽，或卽今山西省汾陽縣。大鼎幼時，配流辰州。選者：按大鼎因坐父與株連，又辰州卽今湖南省沅陵縣。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龍門。選者：安龍門，當時以其故址當在今山西省之西南角上，或即在今山西龍門山附近。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選者：按此倉之地，當在今陝西省東南角上。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旣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附背。

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據。」

選者：按此或卽指

史性質之官也。

遼考接沧州卽今河北省滄縣。

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

選者：按漢官制也。唐設「鴻臚等」、「寺」、「滄州刺史」設制員「少卿」二人掌賓客及凶葬等事。

「滄州刺史」

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墳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鹽。魚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傍彼大鼎又以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鎬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

賈敦頤 賈敦實 錄舊唐書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

選者：按冤句縣在今山東省荷澤縣。

「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

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澲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選者：按洛州即今河南省洛陽一帶之地。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敦實一貞觀一中，爲「饒陽令」。選者：按饒陽即今河北省饒陽縣。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責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選者：按懷州即今河南省黃河北西部之地。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

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選者按：「昭文館，即「弘文館」所改；「弘文館」乃著撰文史，述聖學之所。」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士」爲館中之高級官員，詳正固籍，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必經其事，得參議焉。

王方翼 錄舊唐書

王方翼，選者：按：并州，即今山西省太原縣附近之地，或即今山西省忻縣也。并州人也。部之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其第，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選者：按：隋州，即今湖北省西北地。「貞觀」中爲「岐州刺史」。選者：按：隋州，即今湖北省西北地。仁表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尙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

頃，修師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織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由是知名。永徽一中，累授一安定令，一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息，號爲善政。五遷肅州刺史。
選者按：肅州，即今甘肅省酒泉縣附近之地。時州城荒毀，又無壞塹，數爲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壞，又出私財造水磯，稅其利以養飢餓。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災，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奏方翼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
一選者按：『安西都護』乃唐太宗平高昌後所置，『都護府』在交河城。督府一移『安西都護』治之。其後龜茲沒於吐蕃，唐復取之，仍置『安西都護』。即今新疆奇臺縣。』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越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永隆中，車簿反，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
選者按：伊麗河，即今新疆省西北部邊境之伊犁河也。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俄而一二姓咽麵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熟海

逆者：熟海，即今俄領土耳

其新垣之巴斯庫督也。

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

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

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麵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以功遷夏州都督。

一逆者：按夏州，即今陝西省

西北部橫山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下略）

陳君賓錄新唐書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通守。

逆者：按襄國，縣名，其故城在今河北省邢台縣西南。「通守」官名爲隋煬帝

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選宋之「同知府事」相類似。「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鄆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糓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羸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歟，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饒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監」，坐事免。起，爲「虔州刺史」，卒。

斐懷古

錄新唐書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

選者接下卦，名其故號。

頻遷「監

選者按姚萬道即今雲南省之地。

察御史。」姚萬道蠻反，選者按姚萬道即今雲南省之地。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旨枉，爲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閩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魯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愈？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莊羽，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選者按：「果毅」官，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萬西等名統府兵之特曾也。選者按：「果毅」官，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萬西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賦，歐陽倩選者按：桂州，卽今廣西省桂林縣北七里，五代之屬也。名，在今廣西省興安縣北。一招尉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

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况畜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門，爲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下略）

狄仁傑

節錄舊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並州太原人也。（中略）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

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诬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中略）累遷「甯州刺史」。選者按寧州，即今甘肅省寧縣一帶之地。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曰：「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旣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李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註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

逆大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詎誤。特勅原之，配流州。遠者接冀州，即今綏遠等都南多所右翼之地。脅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

「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

狄君之德。」中略

萬歲通天

年，契丹

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

「魏州刺史。」遠者接冀州，即今河北省大名府、鄆州之地。

前

「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

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

「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中略

後累遷

「肅政台御史」

「河北道元帥」等職。病卒於官，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

（下略）

韋景駿 錄新唐書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選者接尾，雖即今河北省肥鄉縣。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郭，水至堤址，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艤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洛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曾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

橋，鄆，皆公所治。憲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
退者：按房州，當卽今湖北省西北部之地。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責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
退者：按奉天縣之故城，在今陝西省乾縣。未行，卒。(下略)

李惠登 錄新唐書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
退者：按營州，卽今熱河省朝陽縣一帶之地。柳城之故城，在今熱河省凌瀋縣境。爲平盧軍裨將。
退者：按平盧軍之軍治，爲青州，即今山東省益都縣也。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
退者：按滄棣等州，均今河北省地。輕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
退者：按山南唐十道之一，因其地在終南山之南故名。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一李

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卽拜一刺史。一州數被亂野，如蠶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一子頗狀其績，詔加一御史大夫，一升階爲上州。俄檢校一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蔣流錄舊唐書

蔣流，荊州膠水人。選者：按荆州即今山東省掖縣附近之地。膠水或卽今之膠縣也。吏部侍郎一選者：按侍郎官名等於今日之次長。欽緒之子也。性介獨好學，早有名稱。以孝廉累授洛陽尉。選者：按洛陽縣署之官佐也。監察御史。與兄演、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裴迴咸以推覆檢勾之任。

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羣寮楷式。「乾元」後，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選者：按陸渾縣之故城，在河南省嵩縣東北蓋屋，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咸陽高陵三縣今仍其名，均在今陝西省之東部。」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出其縣，必諭軍吏曰：『蔣沈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爲名人所知如此。（下略）

薛玉錄舊唐書

薛玉，字溫如，河中寶鼎人。選者：按河中府，即今山西西南部之地。祖寶胤，「邠州刺史」。選者：按邠州，今陝西省邠州。一帶父祖，「蒲州刺史」。寶胤之故城，在今山西榮河縣北。「蒲州刺史」，選者：按蒲州，今山西運城。少以門荫授「懿德太子廟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選者：按「太子中允」官名，太子宮屬中，有「左春坊」「左春坊」中有「左庶子」二入，「中允」二入「左庶子」。掌侍從，兼相啟止啓奏，「中允」爲之職。兼「渭南尉」。

選者接淮南縣卽

今陝西省渭南縣。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名尤異聞；遷「昭德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王固。

讓不受。遷「楚州刺史」

選者接楚州卽今江蘇省淮安府盱眙一帶之地。

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

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廸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

官者復十餘人，王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爲「觀察使」誣奏，

選者按「觀察使」官名爲唐時置於

於「節度使」後爲節度使「兼職無「節度使」之州亦特設之領一道或數州兼置刺史

今河東省西端縣太康縣一帶之地也。」

「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王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

南趙贊以王虢州之廉清，使淮南盧鈞以王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

賜紫。（下略）

元結錄朱軾循吏傳

元結字次山漢州人。

遷者接漢州卽今
廣西省上思縣。

結少不羈稍長折節向學事元德秀成進士復舉

制科肅宗問天下士於一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薦結可用召詣京師問所欲言

結上時議三篇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

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一哀邱

帝將親征史思明結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

險全十五城以功遷一監察御史裏行一俄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

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乎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

瑱納之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侍

親歸樊上授著作郎久之拜一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

四十。結到官水五旬，諸使調發符牒二百餘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卽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雜，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尙多寇盜，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供外，所征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年五十卒。

韋丹 帚子宙錄新唐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

選者：按：京兆萬人，今陝西省長安縣。

(中略)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韋

丹

韋

三七

擢明經，調安遠令。

一選者按安遠即今
江西省安遠縣。

(中略)復舉五經高弟歷二

咸陽尉。一張獻甫表佐

邠寧幕府順宗爲太

予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

還着接新羅國
即今朝鮮之地。

司封郎中

武者，按司封、吏部之屬司也。掌封爵等第。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

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

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

送者按容州卽今

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

廣西之容州民貧自鬻者，讀歸之。禁吏不得涼爲持治州城，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桑。

二十七。累遷江南西道觀察使。一刑十日受奏，委余於官，委八州元帥，故其

仁化力行累遷「濟南西道觀察使」丹詔口受僕委餉於官前州官食者收其

財產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夏而焚丹召工教爲陶家材於場度其費爲

衛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廄，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資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

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丹釋不誅。卒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太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紹干皇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子宙推廕，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在今河南省孟縣。選者按：河陽之故城，宣宗謂選者：宰相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選者按：「同號」即「同姓」，「號」之別稱。唐時常稱中國。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

跋句注

選者按定遼即今山西省忻縣雁門即今山西省代縣一帶之地五原不可考。武州偏見箇豪鐫喻之視亭障即今山西省五華縣中即今山西省北面之地句法山名即今山西省句注山。

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二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一
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選者按今湖南省零陵縣即永州之舊治也。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
史一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州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額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
九百九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巖市上供人苦之亩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亩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溼奔者亩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益後爲解素喧呼疚鬪亩至一切禁之還爲一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

遠者接南越國名，即今廣東省之地。

撫兵積

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
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何易子

錄新唐書

何易子，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縛，易于身引舟檣，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無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閻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

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易于丁甯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崔戎錄新唐書

崔戎，字可大，博陵安平人。選者：按博陵郡，卽今河北省定縣。地安平，卽今河北省安平縣。舉明經，補「太學校書郎」，「憲宗稱其才，累官「諫議大夫」。會成都有蠻亂，詔戎持節爲「劍南宣撫使」。選者：按劍南，蜀閨之南也，卽今四川省之地。戎奏罷外薦，莘錢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

華州刺史。選者：按華州節度使，今陝西省華縣。更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兗海沂密觀察使。選者：按兗海沂密即今山東省南陽及江蘇省北部之地。乃召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將行，吏民擁留塞道至遮。詔使請匱戎於天子。戎乃以夜單騎遁去，民猶追之不及。乃止。既至，兗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悅。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張全義錄舊五代史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選者：按濮州，今山東省濮縣一帶。初名言，賜名全義；梁祖改爲示貳。選者：按梁祖朱全忠。宗定河南。選者：按莊宗，唐莊宗李存勗也。復名全義，以璉父誠世爲田農。全義爲「縣嗇夫」。選者：按「嗇」宣名縣，中古鄉亭之官也。或知今之區長。（中略）後歷遷「河南尹」。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

務農由是倉儲殷積。

洛陽舊紀。記「王」遷者按：「王」即全義，因全義後封「王」。始至洛，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旗於十八縣中，令招歸戶，令自耕種，獎民務耕。「王」於

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來者，授綱之，除戮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悉容之。「王」又於麾下選舊將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委頭選丁，授以弓矢槍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二年，每屯

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者一千，共得丁夫閱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則時誘捕之。利寬，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委每縣令「令」，管主之。

（中略）初，蔡賊孫儒、諸葛

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惟與部下聚居故

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于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

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

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

洛陽舊記。記「王」每嘗民力耕種者，某家今半畝麥善，去鄰家一舍之內，必易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遇以酒食，榮以文字。大遠之布襦婦人，袒形時，民間尚衣者皆賣綢爲之，取其新織，新綢對之喜動顏色。邑間有竊盜者，曰：「大王見好整夜，寧閒不矣。惟見好竊，即失爾。」其流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死地生眚，民派以牛糞，或閑人耕剗，則田主下馬，召其鄰伴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願，卽救之。自是洛陽之風無違，民之少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婦相勵以耕桑，務是以家有蓄糧，水旱無飢民。

（中略）後歷遷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

封「魏王」，又改封「齊王」。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全義以臥疾聞變，憂懼不食，薨于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
還未接「天成」，唐「明宗年號也。」冊贈「太師」，謚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

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鄆、陝、滑、宋、三澇、河陽，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樸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公王，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讐，宜斬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常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教逼再三，不獲已乃受皇后之拜；既

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樸滯，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懲劉后譖于莊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門，冤枉之聲，聞于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

劉審交錄舊五代史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遷者接文安，卽今河北省文安縣。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一北平主簿。一望者接北平或卽今之北平也。轉一興唐令。（中略）累遷一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起者接平盧軍之治所卽青州。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一防禦使，累官至一檢校太傅。（中略）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中略）隱帝嗣位，

用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歎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更民所請，宜依。』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柚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

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選者：按新五代史劉審交傳稱，審交任三司使時，「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期，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又爲「陳州防禦使」時，「出福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

夏魯奇 錄舊五代史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

選者：按青州即今山東省益都縣。

初事宣武軍，選者：按此處之宣爲軍校，與主將不協，

武軍當指朱全忠。

遂歸於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

從周德威攻幽州。

選者：按今北平一帶之地即幽州之地。

燕將有單廷珪

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鬪，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一

梁」將劉鄩在洹水

選者按：洹水，卽安陽河，發源於山西黎城縣南，河北之邊境上，流入於衛河。

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於魏縣西南葭

蘆中，

選者按：魏縣故，在今河北省大名縣境。

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

選者按：汴人，即梁兵也。

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

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擣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徧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

刺史」選者按：磁州，卽今河北省磁縣。 中都之戰，選者按：中都，卽今山東省汶上縣。 唐

李嗣源與「梁」王彥章戰於此。 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

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卽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

匹。「梁」平授「鄭州」選者接：鄭州，卽今河南省鄭縣。 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使」選者接：河陽，卽今河南省孟津縣。

「天成」初，移鎮許州。選者接：許州，卽今河南省許昌縣。

加「同平章事」。選者接：「同平章事」，官名，卽宰相也。 舊奇性忠義，尤通吏道，

撫民有術，及移鎮許州，選者接：許州，卽今河南省孟州。 民

選者接：孟州，卽今河南省孟州。

萬衆遮道，斷鞚臥轍，五日不發。父老

選者接：荆南，卽今湖北省江陵縣，時李興為「荊南節度使」，有反狀，明宗遣將討之。 舊奇

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討荆南，選者接：遂州，當即今四川省蓬萊縣。 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

選者接：董璋，今四川省蓬萊縣人。

爲「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選者接：遂州，當即今四川省蓬萊縣。 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

兵盡食窮，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郭延魯錄新五代史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選者按：沁州即今山西沁縣一帶之地。父饑，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一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槊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一宋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一累遷復州刺史。選者按：復州或在今湖北西北部，河南者西南部一帶之地。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

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是者按：「天福」、「營」高祖石敬瑭之年號。中，拜單州刺史。是者按：王州即今山西襄汾縣之地。卒於官。當是時，一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

安彥威 錄新五代史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

遼者，按代州即今山西省代縣。帶之地，縣即今山西省崞縣。

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

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

遼者，按天平、宣武、成德皆軍名，爲唐末所置。天平軍治即今山西晉州，宣武軍治即今河南省開封縣，成德軍治即今河北省正定縣。

以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鄆。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

榮判六軍，彥威遷一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遼者，按寧國即今安徽省宿縣，其軍治在金陵即今江蘇省江寧縣。

晉

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遼者按：北京即今山西太原縣。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遼者按：滑州今河南滑縣。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遼者按：西京即今河南洛陽縣。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飢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聯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於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王傅拯錄舊五代史

王傅拯吳江人也。

遼者按：吳江即今江蘇省吳江縣也。父縚，僞虔州節度使。

遼者按：虔州當即今江西虔寧一帶之地。

傅拯初事楊溥，

聖者接楊溥大吳之帝也。爲一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

遷者接海州卽今江蘇省東海瀕鹽縣之地。

唐長興元年

遷者接「吳興」唐明宗卒號也。傅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

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

清泰中遷者接清泰，唐懿宗卒號也。

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傅拯入魏城。

遷者接魏州卽今河南濮陽也。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傅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

遷者接寧州舊爲今甘肅省之地。

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傅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

虢州。

遷者接虢州卽今河南省一帶之地。

離寧州日，衛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治理，清淨，

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出帝之年號也。歷武州刺史。

遷者接武州之故城，在今甘肅省固原縣北。

受代歸洛，遷者接洛陽也。遇疾卒。傅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匱，物

論惜之。

王 周 錄舊五代史

王周，魏州人。

遠者安懿州即今河北省大名縣

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

晉天福初，范延光叛於魏州。

周從楊光遠攻降之。

安重榮以鎮州叛。

遠者按：鎮州即今河北省清河縣。

歲餘，移鎮涇州。

遠者按：涇州即今河北省清河縣。

先

據。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

遠者按：貝州即今河北省清河縣。

歲餘，移鎮涇州。

遠者按：涇州即今河北省清河縣。

先

甘肅省涇川縣。

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

遠者按：鄧州即今河南省鄧縣。

陽城之役，周時爲一定州節度使，一大軍

往來，供餉無闕。未幾，遷一鎮州節度使。

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

開連末，杜重威

遠者按：鄧州即今河南省鄧縣。

降于契丹，一引一契丹主臨城諭之。

周泣曰：

『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

遠者按：意此。

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

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一契

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

遠者按：檢校官即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一同平章

事。乾祐元年，選者按：乾祐，漢隱帝之年號也。二月，以疾卒於鎮，輶視朝一日，贈一中書令。周之。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史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曰：「橋梁不篤，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張綸錄宋史

張綸，字公信，綿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選者按：三班奉職，官名，宋時武臣職官，分爲三班，曰東班、西班、中班。凡任者，先考三班。遷右班殿直。選者按：宋時侍值殿廷之官，從雷有終討王。有「左班殿直」、「右班殿直」。借職，轉「三班奉職」。由此次遷陞至「錄成使」。均於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侍禁」。選者按：宋時內侍之官，有「左侍禁」、「右侍禁」之稱。慶州兵

馬監押

選者按慶州卽今甘肅省慶陽縣

一選者按「宋」陞東上，「閣門使」，「副使」，
等官。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明倫賛委。

與閣門通事舍人，閣門祇候

糾撫失機之吏，使副寧之舍人，以下名「通姑」，簽名「益彰簡等州都巡檢使」而已。舍人，「祇侯三等，舊名閹，爲武臣之清選。今四川省瀘陽縣，「都巡檢使」，皆名宋時於沿溪峒沿江泊置「都巡檢」及「巡檢」所轄或數州數縣或一州一縣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搜捕盜賊所在稽州縣守令結制所

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

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荊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

遷都按東四頭供奉官本爲天子之從官但「宋」時東四頭供奉了

乃周武陵並無戰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州。選者按辰州卽今湖南資江發源，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

彭氏內蠻寇以知辰

選者按：鎮戎軍治卽奉使契丹，安撫使曹彬。

甘肅省平涼縣

今昔縣名尚原照

卷之三

先為一局。炒涅吳等州經達王。湊十峽。巡檢安撫使。一
縣鼎州卽

今湖南省常德縣。

福購還所掠民遺官與盟刻石於境上久之除一江淮制置發

選者接「制置使」

選者接任州，即今江蘇省。一作「江蘇省太倉縣」。

南通縣秦州卽鹽戶宿負官

助其器用，鹽入，擾興之道，曲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易之。

江蘇省蘇州府

卷之三

別林子注二州 即今浙江省

杭州，即今浙江省嘉興縣及江蘇省松江
縣一帶之地。湖州，即今江蘇省東陽、湖州二縣。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

導太湖入於海。

選者按太湖即今江蘇省境上之太湖。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

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鋤鉗石爲十礎。以泄橫流。

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

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

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

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

文思使。

選者接「文思使」或謂掌製做寫飾品之事者。昭州刺史。

選者接昭州即今廣西省平樂縣。契丹隆緒死。爲吊慰副使。歷知

秦瀛二州。

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閣門使。

真拜乾州刺史。

選者接乾州即今湖南省乾城縣。徙知

潁州。

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

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崔立錄宋史

崔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

選首按：鄖陵，即今河南省鄖陵縣。

中進士第，爲一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董官

物，道險，迺率衆錢備舟載歸。一知州一妾，從革論如率歛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

安豐縣。

一選首按：安豐，即今安徽晉縣。

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

廣州許州。

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楗，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

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

選首按：江陰軍，即今江蘇省江陰縣。

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

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餉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一大中祥符一間，帝旣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

淮無爲烈風，送者按：無爲即今安徽蕪湖縣。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尙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一右諫議大夫、一知耀州送者按：耀州即今陝西省耀縣。改知濬州送者按：濬州即今陝西省浚縣。

今安寧者，風陽縣。遷一給事中，告老，進一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

之人，嘗服其鑒云。

魯有開 錄宋史

魯有開，字兀翰，一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陰，知韋城縣。選者按：韋城縣，即今山東省鄆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選者按：確山即今河南省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閭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澗，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選者按：蔡即今河南省汝南縣。

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遷者接金州卽今甘肅省金昌縣。

遷者接金州卽今甘肅省金昌縣。

有盡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閑曰：

「欲殺人

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

訊之則誣。

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治卽今江西省星子縣。

代還。熙寧_一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

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

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

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

徙冀州。今河北省冀縣。增隄，或謂：

「郡無水患，何以役？」有閑曰：「豫備不虞，古之善

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閑功狀。

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

遷者接信陽軍卽今河南省信陽縣。

洛潤州復守冀官至「中

大夫」卒。

張逸 錄宋史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

逸者按滎陽卽今河南省滎陽縣

進士及第，爲試一祕書省校書郎，知襄州。

鄧城縣，選者按鄧城縣今已廢，其故址當在今湖北省襄陽縣一帶。

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

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

逸對

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

授澶州觀察推官。

選者按澶州卽今河北省濮陽縣附近。

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

之。及徙青神縣，選者按青神卽今四川省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旣至，縣興學校，教生徒。

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

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

華陽驛長，遜者接華陽縣名，在今四川省屬長管軍馬之長官也。

殺人

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賄，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

逸曰：

「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

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

蜀人

以爲神。

會歲旱，

逸

使作堰，壅江水，

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

初，

民饑，

多殺耕牛食之，

犯者皆配關中。

逸奏民殺牛

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

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

報可。未幾卒於官。

趙尙寬 錄宋史

趙尙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

遷者接平陽縣或即今浙江省平陽縣。

鄰邑有大

因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尙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旣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

按忠州卽今四川省忠縣

俗畜蠱殺人尙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

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尙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

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一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

選耆長唐州卽今河南省沈丘縣

唐素沃壤經五代

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尙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

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

陂一渠慨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尙寬

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尙

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

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於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

美之。徙同宿二州。遷者接司州，即今陝西省大荔縣宿州即今安徽省宿縣。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蘇 軾 錄宋史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選者接眉州眉山均今四川省之眉山縣。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

千言好賈誼陸贊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試禮部。（中略）轉「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棟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中略）後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中略）「元祐」四年知杭州。（中略）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

常平米多作餧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袁羨縉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還者接錢氏吳越王錢鏗也。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賦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牶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經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中略）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

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凌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中略）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中略）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安徵名阜陽縣。還奏授潁州，即今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中略）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

高賦錄宋史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

遼者按中山即今河北省定縣。

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一奉禮郎。

遼者按奉禮郎太常寺之屬官，掌禮儀之事。

四遷一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

遼者按真定即今河北省正定縣。

通判劍邢石州。

遼者按劍

州即今四

遼者按劍邢石州即今河北省邢台縣；或即今河北省邢台縣。

成德軍知衡州。

遼者按衡州即今浙江省衢縣。

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

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

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

徙唐州。

州田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

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一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

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選差接二府，即「中書省與「樞密院」。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兗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量。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冤。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

錄宋史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

程師孟

宋

一六九

接。渝。州。即。今。邊。使。者。治。所。在。萬。州。遼。者。按。貞。州。即。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夢。四川省。萬。縣。部。無。常。平。粟。選。者。按。夔。即。今。奉。節。縣。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選。者。按。河。東。路。即。今。山西省。西南。部。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選。者。按。洪。州。即。今。江西省。南昌。縣。積。石。爲。江。隄。浚。草。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一。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詎。欲。生。事。耶。一。惟。輔。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選。者。按。袁。州。即。今。江西省。宜。春。縣。州。吏。爲。耳。目。久。不。獲。盜。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上。疏。惡。不。可。築。師。孟。

在廣六年

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

聞廣守備固

不敢東

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

以爲

給事中

集賢殿修撰

判都水監

賀「契丹」

生辰至涿州

選者接涿州卽

今河北省涿縣

「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

「宋」使介東向

師孟曰『是卑我也』不

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

師孟辭氣益厲叱儕者易之

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

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過不顧

涿人移雄州

選者按雄州卽今河北省雄縣

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

州青州遂致仕以一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

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

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鉄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

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葉康直 錄宋史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

選者按：光化，即今湖北省光化縣。

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

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一穀城令。

選者按：穀城，即今湖北省穀城縣。

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會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

選者按：司農屬，爲「司農寺」之別官也。

之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

選者按：水興軍路名，轄今陝西省東部、山西省西南部，以及河南省西部之地。

徙陝西，進一提點刑獄，轉運副使。

五路兵西征，康直領一涇原糧道。

選者按：涇原，即今陝西省涇川縣一帶之地。

地。一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

選者按：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濟縣一帶之地。

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

元祐初，加一直龍圖閣，一知秦州。

選者按：中書舍人，一曾肇蘇轍，劾康直詔事李憲免

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

選者按：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濟縣一帶之地。

復爲秦州。夏，一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

設伏以待，鐵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一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

選者按：陝西都運使，即今陝西省。

一以疾請知

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一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劉清之 錄宋史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遷者：臨江府名，即今江西省清江縣。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

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選者：接萬安，即今江西省。

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糴。實窺伺擾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

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接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閱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於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選者按：宜黃縣，即今江西省宜黃縣。茂良入爲『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於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媿，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

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逼。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一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選着：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一帶之地。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氏，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

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選者：接常州即今江蘇省武進縣。衡州即今湖南省衡陽縣。

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糧過湖錢者，歲

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崎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閼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枕吏，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節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

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嫁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爲闔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季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

罷選者接靈臣謹官也。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委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卽位起知袁州選者接袁州即今江西宜春縣一帶之地。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悟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旣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熹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闌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暉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旡爲邵州錄事參軍死吳錫之亂清之遺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於豫章清之爲說訟

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范文集、農書。

仇 念 錄 宋 史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

選者按益都即今山東省益都縣。

「大觀三年進士，授鄆州司法。」

選者按鄆州即今陝西邠州。

讞獄詳恕，

多所全活。

爲「鄆城令」。

選者按鄆城即今山東省鄆城县。

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

選者按武陟即今河南武陟縣。

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念餽餉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以直，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運餉於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橐往往

委以資敵；念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

選者按高密即今山東省高密縣。

俗尚嚚訟，念攝縣事，剖

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愈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旣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廡。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暭曰：「無驚仇公。」
一、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憇丐者甚多，真僞錯亂。愈親爲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

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於「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於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爲賞，愈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郤走度淮。其後鱗復增兵來寇，愈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

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一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臯統兵適至，愈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臯旣至，以忠義憾之。臯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臯拔以上手剝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臯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愈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愈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於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宜處之，愈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一金人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必貽朝廷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一金人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必貽朝廷

憂。」力陳不可。凌聽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旨，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一知明州。選者：按浙東即今浙江省東部。明州即今浙江省之鄞縣。以挫豪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賦，雖一錢不貸。姦猾歛迹。州罹兵火，旣燬，忿斥廝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忿在郡，多點胥吏爲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一直學士，一爲「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旣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忿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爲異已，落職。以一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今州。選者：按全州即今廣西之全縣。起知河南府。未行，一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忿言，迺復一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選者：按平江府即今江蘇省吳縣。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

大夫，一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

程迴錄宋史

程迴，字可久，應天府甯陵人。

遼者按：寧陵即今家於沙隨

遼者按：沙隨，地名，故址在河南省寧陵縣西北

一靖康之亂，

河南省寧陵縣西北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

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迴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

「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貨，

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迴，迴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

可也。」調饒州德興「丞」，選者按：德興縣，即今江西會昌縣。盜入縣民齊翁家，平素所不快者，皆冒絆逮

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冤者縱遣之。芻訟不已，會獲盜甯國，芻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旣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剗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選考按：進賢縣，即今江西名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懇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迴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懇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

母服闋以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旣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公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民饑，府檄有懇閉糴及糴與商賈者，廻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糴，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正薄，廻白於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廻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籜，以養其姑。姑感婦

孝，每受食卽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迺廉得之，爲

紀其事白於郡，郡給以錢粟。

調信州

上饒縣。

選者：按上饒卽今江西上饒縣，其故城在今縣西北歲納租數萬石，舊法

加倍，又取斛面米，迺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

思，而橫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迺曰：『斯錢古之除陌之

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頃之奉祠。

選者：按宋制，祠祿官時朝廷方行耕，患疲老不任掌者，廢

穀，欲悉罷之，乃使住宮寓居番陽之蕭寺。選者：按番陽即今江西新喻縣。

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

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

家皆莫識其面，有欲瞧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

人乎！』終辭焉。或爲迺言其事，迺走告於郡守，月給之錢粟。迺居官臨之以莊政，寬

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達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

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懸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瘦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天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等書。（下略）

顏師魯錄朱軾循吏傳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

選者接漳州龍溪即今福建省龍溪縣

紹興十二年進士，調番禺興化簿，

今福建省龍溪縣

懷安丞，歷知寧德莆田福清縣。

選者接番禺城即今之廣東省番禺縣興化縣之故城，在今福建省仙遊縣東北舊稱即今福建省霞陽縣莆田即今福建省莆田縣福清即今福建省福清縣

興水利平市糴，常平使選者：接常平使財政上之官也。或即等於今之鹽運使。鄭伯熊以治行薦於朝，陳俊卿尤器

重之，薦可大用。累遷「國子丞」。淳熙四年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師魯陛辭，極論之，謂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聽其言，除「浙西常平使」。歲鹽百鉅萬本錢多不給，師魯出帑緡，盡償宿負。區畫悉當，鹽政清肅。七年除「直祕閣」，召赴行在，上疏論浙西圍築之弊，語及權倖。復奏民有墾田未授租者，但當正其租，不宜治以盜種法，失邵農本意，著爲令。由「監察御史」爲司成，規約甚肅，治已立誠，率以身教諸生。除「吏部侍郎」。會太上皇升遐，洪邁請號「世祖」。師魯率禮官上議，謂太上中興，與光武不同。邁議遂屈。遣使「金」不辱命而歸。在銓曹守法惟謹，請託不行。尋除「吏部尚書」。兼「東宮侍讀」。師魯感激知遇，謂生平讀書，今得豫講席，當不負所學。光宗卽位，首陳正始之說，上嘉納之。上疏乞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泉州大郡，舶貨所。

通官吏巡城稅按無虛日。師魯至首戢之行平易之政以誠率下水旱齋禱必應。永春上供銀送者接水春卽今例預借於民安溪縣職官田及逃亡產稅皆責民補納。師魯悉停免之。振興學校葺洛陽橋去之日泉人如失慈母。卒年七十有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嘗曰：「窮通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爵「漳浦郡侯」，謚「定肅」。孫耆仲、頤仲俱賢而有宦績。頤仲官至「吏部尚書」，與師魯享年又同時，人異之。

張治錄宋史

張治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綏第進士。治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

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嘉其篤志，謂黃

幹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

遷者：按松滋，即今湖北省松滋縣。

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治，治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數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

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一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選者：按胥吏掌案牘之吏也。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摶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

痕在魯。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選者：接倉吏，管倉廩之官也。命治鞠

之，治廉之爲都吏所賣。選者：接都吏，退都吏者，出觀察之官也。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

治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

『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矣。君必不忍受都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都吏，過乃可免。』

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

新縣。選者：接永新郡，今江西水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治大怒，

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黜之。湖南「鄧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

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

約士豪，得其憚心。未幾，南安「舒寇」選者：接南安郡，今江西吉安縣。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

舉常平」薦通判池州。選者：接池州郡，今安徽貴池縣。獄有張德修者，誤蹶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

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

「二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紺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卽謝病去。「瑞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一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一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治。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

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閼，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臺，趙汝譴，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檮櫟，賜同進士出身。

楊簡錄宋史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選者：按慈溪或即今浙江省慈谿縣。一乾道一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選者：按富陽即今浙江省富陽縣。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賣，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灤

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鞠之。簡白無罪，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柅，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崇仁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避着接樂平縣，即今江西省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

「紺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嘗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饁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劍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日撤之。城中謹踊，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

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閩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卽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

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稟乙稟，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朱

熹

節錄宋史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選者按：徽州之舊治，即今安徽省婺源縣。（中略）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獄廟。〔中略〕淳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辭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

朱

熹

宋

一九九

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智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中略）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輶輶。熹日鈎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中略）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一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

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州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中略）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森，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慶元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下略）

真德秀 錄宋史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福建之浦城人。遼者按：浦城即今福建省浦城县。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一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蔓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

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一試學士院，改一祕書省正字，一兼一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蝙蝠，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一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譖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抵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一起居舍人，一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

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懇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一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誤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選書據宋謹諸路提點刑獄官，案本轉運使之職，真宗時始置此司以分轉運使之權。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一甯國守張忠恕私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楨薛拯每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

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經監司好名，賑曠太過，使覲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嗣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慨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州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刦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弘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蕲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

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槩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達守武岡，激軍變，効遼而誅其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頗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二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晉

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諭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襲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榮柴中行，以恬退用趙審劄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僴，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鋟夫對，親擢鋟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徑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中略）德秀屢進輶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

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王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城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尼仲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韜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言於朝，遂起韜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甯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齎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於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

「顯謨閣待制，一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祁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脩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輶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

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網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履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旣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黃 蘇 錄 宋 史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

選者按國朝卽今福建晉閩侯縣。

父璣，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

道著聞。璣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甯宗卽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稟成，熹見而喜曰：「所立

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廟禮志，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訣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一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擇、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

候。輸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糲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輸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土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鑄未鑄之鐵。事

舉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素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

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製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脣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擾臂而起矣。」王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王珪往淮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駛；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僥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淮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王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肝膽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

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一總領運使一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一總領運使一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亂；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今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

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
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
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
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
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
「大理丞」不拜，爲「御史」季補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
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
豪傑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
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
盛，巴屬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
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

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尤袤錄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壩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選者按秦興郡今江蘇泰興縣。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諭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蕪棄。袤卽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

「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
「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表虞允文以史事
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表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
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
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表袁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
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表袁與「祕書少監」陳驥各與郡。^表袁得台州五縣，有
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袁成之。^表袁
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
以不沒。會有毀^表袁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
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
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

奏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奏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一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奏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殷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貿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奏，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

於古（中略）後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一致仕，贈一金紫光祿大夫。一妻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妻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妻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妻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二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

子榮槩孫熗「禮部尚書。」

趙不憚錄宋史

趙不憚字仁仲，嗣漢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圃，從上皇北遷，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不憚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治縣豪何汝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憚服。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憚言於守，損其數。「帥司」選者：按「帥司」，「經略安撫司」也。檄不憚錄靖州獄，選者：按：增州即湖南舊稱。辨出冤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除知開州，選者：按：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在巴東俗鄙陋，不憚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遺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憚罷遣，鹽利倍入郡。

計用餉，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憚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緝錢十五萬餘。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憚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緝，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選者按：雙流即今四川省雙流縣。獨閉籬，邑民羣聚，發其廩，不憚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圯，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憚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選者按：黎州即今四川省涪濱縣。「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憚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於邊，不憚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

運之。已而，朝廷命不_意攝一制司。一初，官兵敗，前一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_意曰：「奴結兒，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會酋豪夢東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_意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沉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後援。選者：按沉黎，即今四川省漢源縣。綿州，即今四川省綿陽縣。邛州，即今四川省邛崃縣。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繚，殺一人，一繚。於是邛部川首領崖穢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選者：按漢源，即今四川省雅安縣。斬夢東畜列首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選者：按嘉州，即今四川省樂山縣。不_意標「吐蕃」首境上，蠻懼，一夕遁去。不_意乃令緣邊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_意罷歸，蜀人送者沿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未幾，除「成都提刑」，改「四西路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吏白「承受」奏請，須用中貴人，不_意曰：「有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

州觀察使」俄陞「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_意不爲禮。宴玉津園，不_意連射皆中，使者驚服。不_意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廣弟子員，倣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下略)

黃震錄朱軾循吏傳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一寶祐一中，登進士。調「吳縣尉」，不受。豪勢等擾擊及擢長州華亭二縣。選者按：長洲縣今併於吳縣。皆有聲。改「提領官田所」，抗言不便，不聽。累擢一史館檢閱。一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時宮中建

內道場，震又請勿度僧道。使其徒老死，卽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上怒，降三秩，逐之。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選者按廣德軍，即今安徽省廣德縣。初，孝宗班朱子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置此倉，行之旣久，民困於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子本法，設之自民，非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據其弊耶？」乃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入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出息。郡多淫祠，至祀以太牢，震以爲非法，言諸司禁絕之。俗有向神自嬰桎梏或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卽召使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故告神以免罪耳。」杖之。郡守賈蕃世者，似道從子也，驕縱不法，震數與爭是非。蕃世積不堪，劾之，解官。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卽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籬者籍，強羅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日損親糲粥食餓者，而後入視州事。旣乃修朱子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教種

麥，禁競渡，船軍營五百架；善政畢舉，擢「提舉常平」。先是，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全活至衆。又平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囚，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富人亦怨爲御史中丞陳堅所劾，遂奉祠去。及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以爲「監察御史」，內戚畏其直，沮之。移一浙東提舉常平，廉福王府長史。震曰：「朝制外任雖藩王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法壞自臣始！」堅不拜「長史」，命進「宗正少卿」，亦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公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大公鼎錄遼史

大公鼎渤海人。

遼之渤海國名，爲「唐」時「靺鞨」人大祚榮所建。其子大先世籍遼陽率賓縣。

選者按：遼陽府，即舊渤海國之地，其

五京中京舊址，在今熱河省平

府治或即今遼寧省遼陽縣治。宋真

懸，當爲今吉林省綏芬河一帶之地。

選者按：大定府名今熱河省朝陽赤峰

五京中京舊址，在今熱河省平

泉縣因家於大定

選者按：大定府地即其轄地。中京即其府治也。

選者按：中府名亦縣名，故

城即今熱河省朝陽赤峰。

遼者按：遼州即今遼陽縣。

選者按：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

大發瀕河丁壯，選者按：「遼」

之官制有南

北「營衛院」，北樞密院」乃掌軍事之者；因其牙契（即官署）在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

「南樞密院」乃掌民事之事者；因其牙契在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

獨曰：「邊障甫甯，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

不爲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選者按：良鄉即今

河北省真鄉縣。

「遼」之北安平縣，在今熱河省北平。

選者按：營坊者，即營坊也。

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

選者按：興國軍即「遼」之龍化州，即時有隸屬坊者，選者按：營坊。

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卽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遷者接長寧州故城，在今遼寧省瀋陽縣北。「錢帛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禮卿」，遷者接天祚，「遼」之皇帝也。歷長甯軍節度使。遷者接長寧軍，卽川州，其州址與不詳，川州係屬中京道，是故址當在今之鴨河省也。「南京副留守」。遷者接南京或即今之北平也。改「東京戶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鬪。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於路者，卽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內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爲之肆赦。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薩巴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

龍嘆曰：『吾欲謝事久矣，爲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元年卒。選者接「保大」，「遼」天祚帝之年號也。年七十九。子昌齡，一左承制；昌嗣，一洛州刺史；昌朝，一鎮寧軍節度。一

馬人望 錄遼吏

馬人望，字儼叔。（中略）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一咸雍一中，第進士，爲「松山縣令。」選者接：松山，或卽在今遼南之松山。歲運澤州官炭，按澤州卽今獨役松山人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於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一宋接

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近臣有聘「宋」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支司鹽鐵判官，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還「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先是，「樞密使」乙辛，竊弄威柄，卒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上京副留守」。會劇賊趙鐸哥犯闕，刦宮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承旨」。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己異，遷「南京諸宮提轄制置」。歲中，爲「保靜軍節度使」。遷者：法，保靜軍治卽遼州；遼即今熱河省朝陽縣之地。有二吏凶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遙授「彰義軍節度使」，遷「中京度

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繩。徙「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性兼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歷，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乃以年老，楊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踰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當與者，如曹勇義、虞仲文，嘗爲姦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謚曰：「文獻。」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歎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牛德昌 錄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

選者按：蔚州即今河北省蔚縣。

父鑑，遼二將作太監。一德昌

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

中「皇統」

二年進士第；

選者按：「皇統」

調「攀山簿」，遷「萬泉令」。

選者按：萬泉即今

屬蒲陝屬饑

。

選者按：蒲陝，羣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

。

山西萬泉縣。譖寒飴，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

。

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

選者按：中都即遼之廣寧，今之北平也。「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劉敏行錄金史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令」。

選者按肥鄉即今河北省

之邑也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閤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選者按高平即今山西省高平縣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錢，願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幾遷爲「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劉煥 錄金史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尙幼，煮糠穀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釀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遼者按任丘郡今河北省任丘縣。縣令貪汚，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結上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煥，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於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爲監察御史。一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

靴鑄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選者：代州，即今山西省北部。「錢監」，舊爲錢鑄之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督也。「戶部員外郎」，當等於今之「財政部參事」之職。朝廷患之下，尙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烏古孫澤 錄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

遼者按：臨潢府名，故城在今熱河省林西縣。

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氏。祖璧仕

「金」，爲「明威將軍資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城陷，轉徙居大名。父仲，倜儻有奇節；遭「金」季世，憤無所施用，高言危行，親交避之，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教澤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已，不事章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二十四年，「元」帥唆都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即辟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一度我軍且至，遂入於海，復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瓊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於南劍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江東大擾，唆都時軍浙東，建信告急，唆都謀於衆

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檄唆都與一左丞一塔出，會兵甲子門，遂度兵閩關，八戰而至南劍，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唆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復前說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且慕且失守。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州，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衆。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唆都至泉州，部署別將，裝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軍於海豐，引精騎與塔出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爲之援應也。第翦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馬發死焉。旣而文天祥軍潰於江西，廣王暨

張世傑死於海中，唆都還軍福建。夏五月，詔立行中書省於福建，以唆都行參知政事。澤行省都事。從朝京師，命知興化軍，賜金織衣，賞其善謀也。繼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於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於兵，白骨在野，首下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於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少年，喜爲不義，以資求竄名卒伍，冀後得計功版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始陳瓊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更援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瓊，從瓊者猶蒙宥，民奈何連坐？」亟爲令曰：「民不幸，誣誤從陳瓊，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資產，並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更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盜賊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上下洶洶。澤自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

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袞方儀並肖像祠於學宮。「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一要東木，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東木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瘴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東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岡，選者：寶慶及武岡，均今湖南省之境。慶縣及武岡縣，兩縣均與永州相近。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箚出其詐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考核錢糧，天下騷動。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卽自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爲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東木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

廣平章政事一關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一秋七月併左右兩道歸「廣西宣慰司」。置元帥府澤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一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旣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喇哈孫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徵得隄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仇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穀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薛赤干贊利事覺行省檄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贊縱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欣忭相慶。

「御史臺」言烏古孫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

擢爲「海北海海南廉訪使」遷者：按海北海南，即今廣東省兩南路之地。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

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

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昔蒞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

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鹹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

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吏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堦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堦六，以制其贏耗，甞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

支別爲牘，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民歌之曰：『馬齒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決，決兮長我杭檣。自今有生兮，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一福建廉訪使。一澤宿有德於陞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爲澤之所以。以每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

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一承直郎至中大夫謚正憲子良禎仕至中書右丞以功名終

楊景行 錄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選者按吉安路名今江西省吉安縣一帶之地。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選者按贛州路即今江西省贛縣一帶。是也。太和州已廢不可考。然在吉安一帶也。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墾土絃誦之聲遂盛。調一永新州判官。選者按永新州即今江西省永新縣奉郡府命斂民田租除割。

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照磨」。

選者：按「照磨」官名，以照對轉一撫州路宣賣

縣尹；選者：接撫州路，即今江西省臨川縣一帶之地。宜黃即今江西省之宜黃縣。

埋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一撫州路總管府推官，一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

選者：接金溪縣武節今江西省之金谿縣。

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家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

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選者：接湖州路，即今浙江省吳興縣。

轉一湖州路歸安縣尹；

選者：接湖州路，即今浙江省吳興縣。

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

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 紹元史

林興祖

字宗起

福州羅源人

遷者按福州即今屬福建省之閩侯縣

至治

二年登進士第

授一承事

轉羅源即今福建省之連江縣

同知黃巖州事

遷者按黃巖州即今浙江省黃巖縣

三遷而知鉛山州

遷者按鉛山州即今江西省鉛山縣

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今浙江省黃巖縣

豪民吳友文爲之魁

遠至江浙燕薊莫不行使

友文奸黠悍驕

因偽造致富

乃分遣

愚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

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

前後殺人甚衆

奪人妻女

十一人爲妾

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

興祖至官曰

「此害不除何以牧民

」卽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

又有告獲僞造

二人并贓者乃鞠之

款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

興祖命併執之

須臾來訴友文者

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

獄立具逮捕其黨

二百餘人悉寘之法

民害既去政

聲籍甚

「江浙行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遷者按福州即今屬福建省之閩侯縣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一承事轉羅源即今福建省之連江縣同知黃巖州事遷者按黃巖州即今浙江省黃巖縣三遷而知鉛山州遷者按鉛山州即今江西省鉛山縣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浙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驕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愚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卽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

知，這者按：南陽府，即今河南省之南陽縣。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這者按：道州，即今湖南省。

這者按：道州，即今湖南省。

之還。建德路即今浙江省建德縣一帶之地。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一湖南副使一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賤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爲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猺，屢竊發害民，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中略）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終於家。

周自強 錄元史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選者：按臨江路即今江西倉清江縣。一帶之地，新喻州即今江西倉新喻縣。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猺反，自強往見猺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猺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選者：按歷，官遷名，掌出納文移之事。遷「婺州路義烏縣尹」。選者：按婺州路即今浙江省金華縣。一帶之地，義烏縣即今浙江省義烏縣。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卽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考。於是賦役均平，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循情，點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藉甚。部

使者數以廉能譽於朝，選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致仕。選者：接江外即今江西省九江縣。

白景亮 錄元史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河陽府尹」。選者：接河陽府即今湖北省河陽縣。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選者：接衢州路之舊治，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

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餧，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指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達者接吉州，即今浙江省之臨江縣。卒於官。

王 艮 錄元史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

送者：按紹興路之舊治，即今浙江省。

尙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

事言說。「淮東廉訪司」

送者：接淮東即今江蘇省揚州一帶之地。

辟爲一書吏，一遷淮西。送者：接淮西即今安徽者合肥縣一帶之地。

會例革南士，就爲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

送者：接廬州，即今安徽省合肥縣一帶之地。「淮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

王

艮

元

二五一

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一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遷者：按：泉州路之舊治曰今福江縣也。
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船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
「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遷者：接建德縣即今浙江省建德縣。

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阻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旣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

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
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一
江浙行省檢校官。一選者按：「檢校官」卽掌錢紋稅之官也。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二
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
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民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
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爲徼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
家培養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一吉之安。福
吉即吉安，江西行省名，卽今安路，安福州名，卽今安溪、安福二縣。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
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
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
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

五

4

元

一五三

蠲之。良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官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盧琦錄元史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

選者按惠安即今福建省惠安縣

登一至正二年進士第

十二年

稍遷至一永春

縣尹

選者按永春縣即今

福建省之永春縣

福建

<

按泉州。即泉州路也。

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中略)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甯，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甯德縣尹」遷者接寧德。即今福建寧德縣。而去。

鄒伯顏 錄元史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遷者接高唐。即今山東省高唐縣。爲一建甯，崇安縣尹。遷者接建寧路，名其舊治。即今福建省建寧縣。崇安縣即今福建省崇安縣。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一都一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半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

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倅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爲四方最。邑有一宋一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堙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爲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爲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僞鈔者，還者：安溪州之舊治，即今安慶者。伯顏捕訖，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訖，得其狀，卽執而歸。詔安慶自是爲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還者：安溪州之舊治，即今福建省之龍溪縣。

許義夫 錄元史

許義夫，碭山人。遷者接碭山即今江蘇省之碭山縣爲夏邑縣尹；遷者按夏邑縣即今河南省夏邑縣。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今河南省夏邑縣。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後爲封丘縣尹。遷者接封丘縣即今河南封丘縣。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見封丘縣即今河南封丘縣。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懇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得免於難。

方克勤錄明史

方克勤，字去矜，甯海人。

選者：按寧海卽今浙江省寧海縣。

元末，台州盜起，

選者：按台州卽今浙江省臨海縣。

吳江「同知」金剛奴

奉行省命，募水兵禦之。克勤獻策，弗納，逃之山中。

洪武二年，辟「縣訓導」。

選者：按訓導卽今濟寧府之府治。

時始

卽今山東省濟寧縣。

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

選者：按

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

廟堂

教化興起。

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

一請之一中書省，得罷役。濟甯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委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戶口增數倍，一郡饑足。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

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甯者，克勤輒周恤之。永嘉侯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績，賜宴，遣還郡。尋爲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江浦。選者按：江浦，即今江蘇省江浦縣。

復以空印事連逮死。子孝聞，孝儒。孝聞十三喪母，蔬食終制。

儒自有傳。

吳履附廖欽等錄明史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選者按：蘭谿，即今浙江省蘭谿縣。少受業於聞人夢吉，通春秋諸史。李文忠鎮浙東，聘爲郡學正。久之，舉於朝，授「南康丞」。選者按：南康，即今江西省南康縣。

南康俗悍，謂一丞一儒也，易之。

吳

履

明

二五九

居數月，擒發奸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斂跡。履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爲部民所詈，捕之不獲，怒盡繫其鄉隣。履閱獄間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隣何罪？今繫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奈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爲神，履縛巫責之，沉神像於江，淫祠遂絕。爲丞六年，百姓愛之。遷安化知縣。

選者按安化即今湖南省安化縣。

大姓易

氏，保險自守，「江陰侯」吳良將擊之，召履計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當來，不來誅未晚。」良從之。易氏果至。良欲籍農故爲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於農，請籍其願爲兵者，不願可勿強。」遷一灘州知州。選者按瀘州，即今山東省瀘縣。

山東兵常

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灘，民獨完。會改州爲縣，召履還，灘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該骨歸。

是時「河內丞」廖欽並以廉能稱。居八年，調吳江。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歸。道河內，河內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遺之縑，須臾更數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遯去。他若「興化丞」周舟，以績最特擢「吏部主事」，民爭乞留，乃遣還之。「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霍化典史」杜護，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其後州縣之佐貳知名者，在仁宣時，則「易州判官」張有聞，「壽州判官」許敏，「許州判官」王通靈，「璧丞」田誠，「安平丞」耿福緣，「嘉定丞」戴肅，「大名丞」賀禎，「昌邑主簿」劉整，「襄垣主簿」喬育，「貴池典史」黃金蘭，「深澤典史」高聞。英景時，則「養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曼。「上海丞」張禎，「吳江丞」王懋，本「歷城丞」熊觀，「黔陽主簿」古初，「雲南南安州琅井巡檢」李保，或超遷，或遷任，皆因部民請云。

史誠祖附吳祥等錄明史

史城祖，解州人。選者接解州卽今山西省之解縣。「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授「汝上知縣」

選者接汝上卽今山東省汶上縣。爲治廉平寬簡。「永樂」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覈郡縣長吏

賢否，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實鮮。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均徭，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擢爾濟甯一知州，一仍視汝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內醻一尊，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御史又言貪吏虐民，無若「易州同知」張虧。選者接易州卽今河北省易縣。遂徵下獄。誠祖既得旌益勤於治土田，增闢戶口，繁滋益編戶。十四里成祖過汝上，欲徙其民數百家於膠州，誠祖奏免之。屢當遷職，輒爲民

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

是時，縣令多久任。蠡縣吳祥，「永樂」時知嵩縣，至「宣德」中，閱三十二年卒於任。臨汾李信，「永樂」時由「國子生」授「遵化知縣」，至「宣德」中，閱二十七年，始擢「無爲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歸。涓縣房畧，「宣德」間爲「鄒縣知縣」，至「正統」中，閱二十餘年卒於任。吏民皆愛戴之。而「吉水知縣」武進錢本忠，有廉名，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聞本忠復來，空闢井迎拜。「永樂」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墳。其得民如誠祖云。

貝秉彝附劉孟雍等錄明史

貝秉彝，名恆，以字行。上虞人。

選者按：上虞卽今浙江省上虞縣。

永樂二年進士，授邵陽知縣。

選者按：湖陽卽今湖

南者寶慶府東阿縣。以憂去補東阿。

選者按：東阿卽今山東省東阿縣。

善決獄，能以禮義導民。歲大祲，上平糴備荒，議帝

應縣。從之，班下郡縣。如東阿式。

東阿縣。

邑西南有巨浸，積潦爲田，害秉彝，相視高上鑿渠引入大

清河。選者按：大清河之故道，爲

黃河所奪，卽今之黃河也。

涸之得沃壤數百頃，民食其利。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

紙，悉藏之，暇令工匠責膠，鑄杵擣紙絞索，貯於庫。會成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

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

帝將召之，東阿耆老百餘人，詣闕自言願留貝令，帝許之。

九載考滿，入都詔進一階，仍還東阿。嘗坐累罰役京師，民競代其役，三罰三代，乃復官。

秉彝爲吏，明察而仁恕。素善飲，已仕遂已之。

宣德元年卒官時龍溪知縣。

南昌

劉孟雍，鄴縣知縣。

龍溪朱瑞，建安知縣。

岷山張準，婺源知縣。建安吳春

「歛縣知縣」江西樂平石啓宗皆有惠利，民率懷思不忘云。

萬觀錄明史

萬觀，字經訓，南昌人。選者：按南昌即今江西省南昌縣。

弱冠成一永樂十九年進士，帝少之，令歸肄學。

選者：按嚴州即今浙江省建德縣。

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

浙江省建德縣。

行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畫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跡。乃勵學校，勸農桑，奏減織造，以

浙江省金華縣及衢縣也。

銀代絲稅，民皆便之。九年考績，治行爲海內第一。既以憂去，將除服，嚴州民豫上章

選者：接平陽府「明

爲縣非府即今浙江

願復得觀爲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省之平陽府。

選者：接平陽府「明

爲縣非府即今浙江

昌黎。政績益茂。有芝生堯祠棟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觀曰：『太守知奉

古之平陽府。昌黎。政績益茂。有芝生堯祠棟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觀曰：『太守知奉

職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滿擢「山東布政使」，選者按：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置一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是爲一省之最高長官，與清之不同。卒於官。

王源錄明史

王源字啓澤，龍巖人。漢書：接龍巖，即今「永樂」二年，擢進士，授「庶吉士」，改「深澤知縣」；選者按：深澤，即今修學舍，築長隄，勸民及時嫁娶，革其爭財之俗。數上書論事，被詔徵入都。又論時政得失，忤旨，下吏。會赦，復官。奏免逋負歲饑，輒發粟振救。坐是，被逮。民爭先輸納，得贖，還召爲「春坊司直郎」。選者按：「春坊」，太子官，太子官有「總率府」，比於「尚書省」，下置左右「春坊」，比於「中書」。「下三司」，「春坊」之「司直郎」掌彈劾宮禁糾舉之事。侍諸王講讀。遷衛府「紀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積逋數十萬石，以

母老乞歸養。服闋除「刑部郎中」。英宗踐阼，擇廷臣十一人爲「知府」，賜宴及敕乘傳行，源得潮州。遷者按：潮州之舊治，即今廣東省之潮安縣。府城東有廣濟橋，歲久半圯壞，源歛民萬金重築之。以其餘建亭，設先聖四卽十哲像，刻藍田呂氏鄉約，擇民爲約正，約副，約士，講肄其中，而時偕寮宗董事焉。（中略）會杖一民死，民子訴諸朝，并以築橋建亭爲源罪；逮至京，罪當贖徒，潮人相率叩闈，乃復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獲，祠祀之。

翟溥福

錄明史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遷者按：東莞即今廣東省東莞縣。永樂二年進士，除青陽知縣。遷者按：青陽即今安徽貴池縣。久之，移新淦。遷者按：新淦即今江西新余縣。遷刑部主事，進員外郎，爲尚書魏源所器，正統

元年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源以溥福應，乃擢「南康知府」。先是，歲歉，民擅發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盜，當死者百餘人，溥福閱實杖而遣之。地濱鄱陽湖，舟遇風濤無所泊，爲築石堤百餘丈，往來者便之。廬山白鹿書院廢，溥福倡衆興復，延師訓其子弟，朔望躬詣講授，考績赴部，以年老乞歸。「侍郎」趙新嘗撫江西，大聲曰：「翟君此邦第一賢守也，胡可聽其去！」懇請累日，乃許之。辭郡之日，父老爭躡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敦頤、朱熹也。

李信圭錄明史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

選者按：秦，即今江西省泰和縣。

「洪熙」時舉賢良，授「清河知縣」。

選者按：清河，即今江西省進賢縣。

退者按沐陽即今江蘇省沐陽縣

瘠而衝官艘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令請得沐陽五百人退者按沐陽即今江蘇省沐陽縣爲助然去家遠艱於衣食信圭請免其助役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邑使之俗好發塚縱火信圭設教戒十三條令里民書於牌月朔望儆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之變「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繹絡日發民挽舟丁壯旣盡役及老穉妨廢農桑前年一兵部一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穉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退者按儀真即今江蘇省儀徵縣通州即今江蘇省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帝亦從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澤

正統元年用「侍郎」章敞薦擢知蘄州。選者按蘄州即今湖北省蘄春縣。清河民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民有湖田數百頃爲淮安衛卒所奪。民代輸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詔還民。饑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沒廬舍畜產甚衆。信圭奏請振貸。并停歲辦物件及軍匠廝役濬河人夫報可。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爲三大塚瘞之。十一年冬。尚書金濂薦擢「處州知府」。選者按處州即今浙江省麗水縣。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未幾卒於官。清河民爲立祠祀之。(下略)

李湘錄明史

李湘字永懷。泰和人。永樂中由「國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東平

選者按東平卽今山東省東平縣。

知州。常祿外一無所取，訓誡吏民，若家人然。城東有大村壩，源出岱嶽，雨潦輒爲民患。奏發丁夫隄之，州及所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墾，公私皆實。會舊官還任，將解去，民羣乞於朝，帝從其請。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遠多死亡，惟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斂民財，訐於「布政司」，一縣民三千人走訴「巡按御史」。選者按：「巡按御史」，選者按：「巡按御史」，學下刑曹閱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蒞州十餘年，至「正統」初，詔大臣舉郡守，受內外章奏之官也。「尚書」胡濙以湘應，遂擢「懷慶知府」。駐在各省之「御史」也。東平民扶攜老幼，泣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素挾勢厲民，湘隨時裁制，皆不敢犯。居三年卒。

趙豫附趙登等錄明史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選者按安肅卽今河北省榮水縣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諸生督賦守城。永樂五年授「泌陽主簿」選者按泌陽卽今河南省泌陽縣未上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內艱起復。選者按松江卽今江蘇省松江縣洪熙時進「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簡廷臣九人爲「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巡撫周忱有所建置必與豫議及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軍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則酷刑榜掠人情大擾訴枉者至一千一百餘人鹽司勾竈亦累及他戶大爲民害豫皆上章極論之咸獲蘇息有詔減蘇松官田重租選者按蘇松卽嘉州松江也豫所轄華亭上海二縣選者按華亭卽今之松江上海即如今之上海也減去十之二三正統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

以聞，命增二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羣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甯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况鍾、常州莫愚、吉水陳本深、溫州何文淵、杭州馬儀、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並皦皦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

是時列郡長吏以惠政著聞者，一湖州知府」祥符趙登，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統」，先後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繼之，亦有善政。民稱爲趙岳。「淮安知府」南昌彭遠，被誣當罷，民擁中官舟，乞爲奏請，宣帝命復留之。「正統」六年，超擢「廣東布政使」。一「荊州知府」大庾劉永，遭父喪，軍民萬八千餘人乞留。英宗命奪情視事。一「鞏昌知府」鄆縣戴浩，擅發邊儲三百七十石振

饑，被劾請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孫遇，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英宗令進秩視事；先後在官十八年，遷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甯國爲「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而甯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曾 泉 錄明史

曾泉，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遷「庶吉士」。選者按：「庶吉士」，翰林院中之官名也。改「御史」。「宣德」初，

「都御史」邵玘甄別屬寮，泉謫「汜水典史」卒。選者按：汜水，即今河南省汜水縣。「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選者按：「參政」官名，掌知政事之諱。上言：「泉操行廉潔，服官勤敏，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開荒土，收穀麥伐木材，備營繕，通商賈，完逋責，官有儲。

積民無科擾。造舟楫，置棺槨，瞻民器用，百姓婚喪不給者，咸資於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汎水，泉沒已三年矣，民懷其惠，言輒流涕。雖古循吏，何以加茲？若使海內得泉等數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澤滂流，物咸得所。雖在異代，猶宜下詔褒美，而獎錄未及，官階未復，使泉終蒙貶謫之名，不獲顯於當世，良可矜恤。請追復泉爵，褒既往以風方來。」帝從之。

周濟錄明史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中，以舉人入太學。歷事「都察院」「都御史」劉觀，薦爲「御史」，固辭。「宣德」時，授「江西都司斷事」。選者按：「都司」即「都指揮使司」之簡稱。明之「都指揮使司」掌一省之事務。

「斷事」或即軍法實也。——**艱歸補湖廣**。——正統初，擢御史。——大同鎮守中官，以驕橫聞，敕濟往廉。

之濟變服負薪入其宅，盡得不法狀。還報，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尤相讎殺。縣土官即管苗蠻等土人之官也。詔濟督官兵進討。濟曰：

朝廷綏安遠人，宜先撫而後征。——馳檄諭之，遂解。十一年，出爲安慶知府。選者按：安慶，如今安徽省之舊署。歲比不登，民間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濟借糟糧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請免租。詔許之。

全活甚衆。又爲定婚喪制，禁侈費，憲嫁葬期者有罰。風俗一變。饑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盜刦告濟，下令曰：「民饑故如此，然得穀當報。」太守數，太守當代爾償，掠者遂解散。濟卒，官民皆罷市巷哭云。

范希正附燕雲等錄明史

范希正，字以貞，吳縣人。

江蘇省之吳縣。遂者接吳縣，即今

遂者接晉，即今山西。

有姦吏受賄，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反誣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餘人詣京白：「通政司一言希正廉能，橫爲姦吏誣枉。」侍郎許廓以公事過曹，曹父老二百餘人遮道稽颡，泣言：「朝廷奪我賢令。」事並聞，帝乃釋希正，使還縣。正統十年，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患。「大理寺丞」張驥振山東聞之，因請升曹縣爲州，而以希正爲「知州」，從之。時州民負官馬不能償，多逃竄。希正節公費，代償九十餘匹，逃者皆復業。吉水人誣曹富民殺其兄，連坐甚衆，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歷「知州」，再考，乃致仕。當是時，「潞州知州」咸甯燕雲，「徐州知州」楊祕，「全州知州」錢塘周健，「霸州知州」張需。

「定州知州」王約，皆大著聲績。健進秩視事，約_明詔旌異，忤太監王振，戍邊，人尤惜之。而得民最久者，無若希正與「甯州知州」劉綱。綱字之紀，禹州人。建文二年進士，由一府谷知縣遷是職。蒞州三十四年，仁宗賞賜酒饌，人以為榮。「正統」中請老去，民送之，涕泣載道。及卒，甯民祀之狹仁傑祠中。其孫卽大學士宇也。

段 堅 錄 明 史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選者按蘭州卽今甘肅省之蘭縣。早歲受書，卽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疏奏不行。五年，成進士，授

「福山知縣。」

選者按福山即今山東省福山縣。

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絃誦

選者按萊州即今山東省之掖縣。

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

選者按召州或謂今河南南召縣。

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祀古今烈女，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立祠春秋祀之，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譏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下略）

陳 鋼 錄 明 史

陳鋗字堅遠應天人。

選者按應天即今之南京也。

舉「成化」元年鄉試，授黔陽知縣。

選者按黔陽即今湖南省黔陽縣。

楚

俗居喪好擊鼓歌舞，鋼教以歌古哀詞。民俗漸變，縣城當沅湘合流，數決壞廬舍。鋼募人採石甃隄千餘丈，水不爲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窄甚，行者多墮厓死。鋼積薪燒山沃以鹽，拓徑丈許，行者便之。鋼病，民爭籲神願減已算，益鋼壽。遷長沙通判。
遷者，按長沙即今湖南長沙縣。通判，參知府州政事之官也。

監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賜之金帛不受，請王故殿材修岳麓書院。王許之。弘治元年，丁母憂歸卒，黔陽長沙並祠祀之。

丁 積 錄 明 史

丁積字彥誠，襄都人。

選者，按襄都即今江西吉安郡縣。

「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

選者，按新會即今廣東省新會縣。

卽師事邑人陳獻章，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民。中貴梁芳，邑人也，其弟長橫於

鄉責民逋過倍，復訴於積，積追券焚之，且收捕繫獄。由是權豪屏跡。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家子弟隨業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解說，風俗大變。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俗信巫鬼，爲痛毀淫祠。旣而積以疾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姪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唐 侃 錄明史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選者按：丹徒，卽今江蘇省之鎮江也。一正德八年，舉於鄉，授永豐知縣。選者按：水豐，卽今江西省之永豐縣。一正德八年，舉於鄉，授永豐知縣。選者按：水豐，卽今江西省之永豐縣。

之官不攜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豐俗刁訟尚鬼，尤

好併優，侃禁止之。進「武定知州」。

選者按：武定即今山東省嘉祥縣也。

會清軍籍，應發遣者至萬二千人，侃

曰：「武定戶口三萬，是空半州也。」力爭之。又有議徙州境徒駭河者，

選者按：徒駭河即今山東省之徒駭河。

侃復言不宜脅民財，填溝壑；事並得寢。章聖皇太后葬承天

選者按：承天即今湖北省之鐘祥縣。

魯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

急，則給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稍遷「刑部主事」。卒初，侃少時從丁璣學，鄰女夜奔之，拒勿納；其父坐繫，侃請代，不得藉，

草寢地逾歲，父獲宥乃止。其操行貞潔蓋性成也。

湯紹恩 錄明史

湯紹恩，安岳人。

選者按：安岳即今四川省之安岳縣。

父佐，「弘治」初進士，仕至「參政」。紹恩以「嘉靖」

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戶部郎中」遷「德安知府」

選者按德安府之舊治，尋移紹興。即今湖北之安陸縣。

選者

按編

按編

書報興國縣。爲人寬厚長者，性儉素，內服疏布，外以父所遺故袍襲之。始至新學宮，廣設社學，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選者按山陰即今浙江省紹興縣會稽亦即今之紹興縣。匯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霪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脈橫亘兩山間，遂興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瓦屑沉之。工未半，潮衝蕩不能就，怨讐煩興，紹恩不爲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餘尋，爲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爲備閘。三日經漫，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隄，四百餘丈。扼潮始不爲閘患，刻水則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啓閉。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閭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屢遷山東「右布政使」致仕。

年九十七而卒。

徐九思 錄明史

徐九思，貴溪人。

選者按貴溪卽今江西吉安貴溪縣。

一嘉靖中授句容知縣。

選者按句容卽今江蘇省句容縣。

始視事，恂恂若不

能，俄有吏袖空牒竊印者，九思摘其姦，論如法，郡吏爲叩頭請不許，於是人人惴恐。爲治，於單赤務加恩，而御豪猾特嚴。訟者挾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縣東西通衢七十里，塵土積三尺，雨雪泥沒股，九思節公費，甞以石行旅，使之。朝廷數遣中貴齕神三茅山，縣民苦供應，九思搜故牒，有鹽引金，久貯於府者，請以給賞，民無所擾。歲祲穀湧貴，「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

價糶，而償直於官。九思曰：『彼糶者皆豪也，貧民雖半價不能糶。』乃以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嘗曰：『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賜復？第在吾曹酌緩急而已。』久之，與「應天府尹」不合，爲「巡撫」所劾。吏部尙書熊涇知其賢，特留之。積九載，遷「工部主事」，歷「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氾濫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水利。時「工部尙書」趙文華視師東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齎牒往謁。文華嫚罵而去。會遷「高州知府」。一遷者，接高州，即今廣東省之茂名縣。文華歸修舊怨，與「吏部尙書」吳鵬合謀搆之，遂坐九思者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

一遂卒。

龐嵩錄明史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選者：按南漢即今廣東省南雄縣。「嘉靖」十三年，舉於鄉；講業羅浮山，從遊者雲集。

二十三年，歷一應天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府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凡優免戶，及寄居客戶，詭稱官戶，寄莊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蘇江甯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爲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復。屢剖冤獄，戚晚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嵩置之法。早遊王守仁門，淹通五經，集諸生新泉書院，相與講習。歲時單騎行縣，以壺漿自隨。京府佐貳鮮有舉其職者，至嵩以善政特聞。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外察，嵩謂非體，疏請止之。

遂爲永制。遷南京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
時議稱之。遷雲南「曲靖知府」。遷者：按曲靖，即今雲南省曲靖縣。亦有政聲。中察典以老罷，而年僅五十，復從濬若水游，久之卒。應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鄉專祠祀之。

張淳錄明史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遷者：按桐城，即今安徽省桐城縣。一隆慶二年進士，授永康知縣。遷者：按永康，即今浙江省之永康縣。更民素多奸黠，連告罷七令。淳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訟浸減。凡赴控者，淳即示審期，兩造如期至，片晷分析，無留滯。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爲「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

張

淳

明

二八七

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繫，而已出營貲以償，十八聞，亟往視婦，因醉而禽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民有睚眦嫌，輒以人命訟，淳驗無實，卽坐之。自是無誣訟者。永人貧，生女多不舉，淳勸誠備至，貧無力者捐俸量結，全活無數。歲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衆皆懾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爲我縛來。」如言跡之，盜正濯足於河，繫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告，淳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擢「禮部主事」，歷「郎中」，謝病去。起「建甯知府」，進「浙江副使」。時浙江有召募兵，撫按議散之，兵皆洶洶，淳曰：「是憤悍者，留則有用，汰

則叵測，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壯勇，則留者不思亂，汰者不能亂矣。」從之事遂定。官終「陝西布政。」

陳幼學 錄明史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

遷者：按無錫，即今江蘇省無錫縣。

「萬歷」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

遷者：按確山，即今河南省確山縣。

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廡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

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甯知府」選者按汝甯即今河南省汝南縣。邱度，慮

河南省中牟縣。

河南省汝南縣。

邱度，慮

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圯，給飢民粟，俾脩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隄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倍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已。稍遷刑部主事，一中官採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學具奏逮置之法。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板盡毀。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一郎中，遷一湖州知府。選者按湖州即今浙江省吳興縣。甫至，即捕殺豪

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郡中幼學執教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一檄取親鞠，幼學執不予以立杖殺之。」敏獄辭連故「尙書」潘季馴于廷圭，幼學言之「御史一疏劾之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斂跡，置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郡大治。霪雨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接察副使」仍視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母卒，不復出。一天啓二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並祠祀之。

王天鑑 錄清史列傳

王天鑑，直隸萬全人。順治二年進士，授「山東恩縣知縣」。恩在古貝州地，爲河北山東要衝，一明一季爲盜藪，嘗一歲七失守。天鑑甫下車，進耆老諭之曰：「往歲之失，由人無固志耳，自今勿復逃視。」知縣所向，俄而賊數萬奄至城下。天鑑坐城樓，從容指揮，賊疑有伏，逡巡去。於是治樓櫓，浚隍塹，爲門五，爲樓二十有八，申條約，嚴候望。時巡徼守具大備，復按行鄉鄙，舉古田役追胥之法，立砦十有九，礮鼓相聞。久之，得步卒萬八千人，騎士三百，屹然若重鎮。「巡按御史一疏聞於朝，屬天鑑得自治兵。是時榆林賊未平，濟以東宵人多遙爲聲援，乘間竊發。天鑑廉得縣境賊渠數輩，夜突至其鄉，呼某某出，賊錯愕出，因盡得其情實，皆伏誅，恩境遂安。它邑有寇警，一巡撫輒檄天鑑往。賊據曹縣，「巡撫」督兵與諸道兵會剿，天鑑率

所部爲前茅，冒矢石深入，諸軍踵之，復其城。一日，追賊急，陷賊中，從者才數十騎，矢且盡。日暮，賊大至，合圍數重。天鑑操短兵殊死戰，手殺傷數人，潰圍出，竟不失一騎。在恩數年，大小五十餘戰，馘俘安撫者無算。賊望見旗幟輒走。事平，招徠屯種，加意優卹。流亡復歸者踵於路。懇荒田千八百頃，建「育英書院」，課諸生，絃誦不輟。一時循良吏，無出天鑑右。先後紀錄者三：「撫按」疏薦者六，民爲生祠，戶祀者五。七年，大計卓異，賜袍服，擢「禮部儀制司主事」。丁父憂歸，服除，還部。十一年，世祖章皇帝始行藉田禮，天鑑參酌古今，悉合禮宜，特命陪祀與宴，蓋異數也。遷「祠祭司員外郎」，充「山東鄉試考官」。十二年，晉「儀制司郎中」，擢「陝西河西道」。到官，與吏約曰：「側媚上官，獵民枉法，此不戈矛而盜，不知死所者也。」乃按籍討軍實，戒將弁勿以軍縉肥私橐，更治軍政，皆爲之肅然。未幾，謝病歸。「康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象樞疏薦天鑑，稱其有「上馬殺賊下馬治民」之略，操守清嚴。

智深勇沈，人以爲篤論，天鑑竟不出。二十年卒。

多宏安 錄清史列傳

多宏安，字君修，直隸阜城人。順治五年拔貢生。「康熙」一年，授廣東靈山縣知縣。一兵後邑甚荒殘，居無衙舍，器用匱乏，宏安處之裕如。年逋賦，阜城志徐行招撫，捐給牛種，流移漸復。廣東志民慶更生。阜城志迺葺城垣，創學宮，繕官廡，除盜賊，恩威並用。靈邑草昧，實宏安開之。士民勒石紀其勞。統志「康熙」七年，遷奉天承德縣知縣。一選者按承德縣即今遼寧省瀋陽縣。察挾旗抗法者，送部懲以法。滿漢憚服。十一年，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十六年，補「江南淮安府山盱河務同知」。時

山陽西南高堰長隄潰決淮水注寶應高郵不復北出清口敵黃

逃者按清口在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古泗水入淮之口

亦名清河口發爲黃淮交匯之處

江蘇省淮安東北

二百里天河北岸

而趨海故海口一帶盡墊

宏安興

「總河一籌策先築高堰以束淮敵

黃並治爛泥淺諸故道導清入裏河運道乃通且修築兩岸及河口清江大閘暨雁

翅諸工與淮工相表裏然清河達雲梯關數百里葭葦榛蕪壅塞故道則用以水攻

沙之法塞周橋高澗閘座使清淮旁無所洩而蓄全力以攻積沙會十七年大雨淮

水盛漲與黃並驅入海於是治淮治黃治運並收成效十九年陞一淮安府

二十二年特簡一淮陽道二十四年陞一安徽按察使

一是冬例應入觀值河臣開後

下河治高堰上特敕大臣會勘宏安具疏條陳謂

「高堰之工無論下河開浚與否

亟宜加治至堰上加工之法砌石工必先打地釘湖底水深費帑甚繁若用板工掃

工水勢蕩掣尤易摧殘若用密釘排椿碎石內灌以敵風浪庶爲兩全且可節省金

山陽西南高堰長隄潰決淮水注寶應高郵不復北出清口敵黃
水遂直射裏河運道淤淺隨尾淮人堰無由會清口下雲梯關
黃並治爛泥淺諸故道導清入裏河運道乃通且修築兩岸及河口清江大閘暨雁
翅諸工與淮工相表裏然清河達雲梯關數百里葭葦榛蕪壅塞故道則用以水攻
沙之法塞周橋高澗閘座使清淮旁無所洩而蓄全力以攻積沙會十七年大雨淮
水盛漲與黃並驅入海於是治淮治黃治運並收成效十九年陞一淮安府

二十四年陞一安徽按察使一是冬例應入觀值河臣開後
下河治高堰上特敕大臣會勘宏安具疏條陳謂「高堰之工無論下河開浚與否
亟宜加治至堰上加工之法砌石工必先打地釘湖底水深費帑甚繁若用板工掃
工水勢蕩掣尤易摧殘若用密釘排椿碎石內灌以敵風浪庶爲兩全且可節省金

錢。十餘年後，襄河刷深，則河湖之水面俱卑，而高堰下河亦可漸次就理。疏入部議如所請行。二十八年，轉「江西布政使」歸里後，值黃連兩河潰溢，當事者疏請起用，會病卒。皇城通志祀靈山名宦。廣東通志

白登明 錄清史列傳

白登明，字林九，奉天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拔貢生；五年，授「河南拓城縣知縣」。時大兵之後，所在萑苻嘯聚，登明治尙嚴肅，悉禽諸盜魁，按以法，境內晏然。憫遺黎荒殘，多方招撫，力請停止增派河夫，設條教以勸耕讀；久之，漸復舊觀。十年，考最擢「江南太倉州知州」。甫蒞任，立四禁衛蠹地橫賭博奸淫犯者

實重典。訪察利弊，織悉咸周，故所摘發輒中。往往鄰境有冤抑，赴憲上官願下州爲理。時海塢居民，因亂蕩析，登明召募開墾，復成聚落。海寇犯劉河堡，侵入腹地，登明盡力守禦，寇不得逞，遂退。十六年，復攻崇明，甚急，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率兵策救，欲遣告師期，俱莫敢前。登明獨駕扁舟，夜半往，縋城入。衆知援至，守益力，寇乃遁。州田資劉河爲蓄洩，歲久淤塞，北派名朱涇，「宋」范仲淹新塘遺跡也。登明請於上官，疏鑿五十里，復大開劉河六十里，不兩月竣事。震澤東北諸水悉導入海，旱潦有備，民咸賴之。先是，寇氛方熾，無地籌餉，姑取雲南協饟以應急需，至是竟爲大吏所劾落職，民列治狀請留，弗得，坐廢二十餘年。康熙十八年，以「福建總督」姚啟聖，一巡撫「吳興祚」薦，起授一高郵州知州。正值歲旱蝗，十九年又大水，請蠲勸賑，全活無算。湖決，乃築請水隄以堵之，計口授食，嚴禁吏胥剋減，役者咸踊躍從事。時吳逆初平，軍檄旁午，登明先與民約，凡供億驛夫，以四城吹笳爲號，免

奪民時，號發皆立至，上官有所遣調，從不輕給一人，然均諒其清廉，亦無相督責者。以積勞卒於官貧無餘資，州人醵金爲殮。二十六年，入祀名宦祠；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祠私祀焉。

李爵錄清史列傳

李爵，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舉貢生，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始至，拜「宋楊時於書院，新其祠，刻時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村落間，問民所疾苦，勉以孝弟忠信，牧兒田婦，皆環集如嬰兒之依慈母。期月之間，縣人悉化於善，境內無

盜賊，堂上稀鞭朴聲。性耿介，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奉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衙內有二桂方華，開矯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佳華。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旁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其值。居三年，上官有索饋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老幼數萬人，焚香擁馬行至境上，皆號泣返家繪像以祀之。康熙三年，卒於家，戚友醵錢以斂，子孫常采藜藿以爲食。嶠女爲「大學士」熊賜履妻，將樂人士以公車謁選至京者，皆至賜履所問疇起居，語及治行，皆太息泣下；聞其歿，則痛哭失聲。蘇文
總集

任辰旦 錄清史列傳

任辰旦，浙江蕭山人。「康熙」六年進士，授「江蘇上海縣知縣」。一縣負海戶十餘

萬，歲租不下四十萬，漕復半之。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朴無虛日。辰旦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如期而至，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錘者徒手至，呼之，則寄錘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口舊設防軍，後撤之去。辰旦慮其乘發剽民財也，密請將軍行期，故邀軍主飲，宣言期須少緩，次日將軍忽下令促卽行，辰旦厚具牛酒勞軍，軍無敢遷延他顧，居民帖然。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洩尋圮。「江蘇巡撫」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費不貲。辰旦募浙匠，仿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潤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疊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亂至是以募天顏請得旨覆勘，辰旦喜曰：『此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丈量釐其荒者，閱一月，悉白費皆自辦，奉不足，出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

征有差。辰日清苦自勵，在官衣木棉疏屨，廄馬無棧豆，親朋飲宴，輒從薦紳假靈楂。
薦紳之賢者請其教，卻其所餽餉。浦東漁有屠蚌得大珠者，鱗首之官稱珠美色如
含桃，辰旦判紙尾曰：「民自得珠，與官何涉？」首者慚去。「康熙」十八年，舉「博
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料給事中」，連上五疏，言皆切直。遷「
兵科掌印給事中」，二十年，充「湖廣鄉試考官」。二十五年，改「大理寺丞」。丁
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詐誤落職。卒於家。著有《介和堂集》，毛大可上海舊譜記後並有《近錄》一卷。

張 沐 錄清史列傳

張沐，河南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元年選「直隸內黃縣知縣」。

潔已愛民。縣苦賦役不均，輸糧者或無田，沐令田主自首，地畝不丈而清，嚴行十家牌法，奸宄斂跡。時邑中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飢甚。沐力籌賑卹，捐資爲倡，並勸富民貸粟，官爲書其數，俟秋穫取償，多方獎諭，人爭應之，民免轉徙。沐爲政專務德化，令民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自警。注六諭敷言俾人各誦習，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莫不欣欣嚮善也。五年，坐事免，民惜其去，如失父母。十八年，以一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薦，起授四川資陽縣知縣。一方赴部時，途出內黃，民遮道慰問，日僅行數里，有遠送至境外者。旣抵資陽，任值吳逆據瀘州，相去僅七百里，羽檄往來如織，城中人戶不滿二百。沐入山招撫，量爲調發，供夫驛不缺。吳逆平，以老疾乞休。沐自幼勵志聖賢之學，初官內黃，講學「明倫堂」，邑中及鄰境請業者恆數百人。湯斌過境，與語大悅，遺書孫奇逢，稱其任道高勇，求道甚切。沐因以禮幣迎奇逢至內黃講學，俾多士知所宗仰。及在資供億軍興之暇，猶進諸生諄諄誨。

導不倦。歸里後，卜居東岡，日與湯斌孫奇逢往來議論，力以闡明正學爲己任。應聘主「遊梁書院」，兩河之士翕然依歸，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著有道一錄等書。

韓 薊 光 錄 清史列傳

韓薊光，字篤臣，直隸高陽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九年授河南中牟縣知縣。冉觀祖公德政去思石記。縣北界黃河，河一漫決，則平田爲壑。冉觀祖南塔遺碑記。故明時知縣陳幼學嘗濬渠百九十九丈，河南通志以備河患。南塔遺碑記歲久漸淤，而縣東蓋寨里之渠，冉觀祖南境張村寺之正禮陂。冉觀祖張村寺遺碑記西北南梁里吳家堂之河，南梁里河碑記涇塞尤甚。夏秋霪雨，輒害稼。薊光皆因故道，大加疏濬，溝洫深通，水有所洩，民食其利。冉觀祖縣土

多瘠少沃，若南境之楊柳冉號題榜
折地碑記及晶澤里，皆沙灘不可耕，冉號題榜
折地碑記田賦自明時

原分上中下三等行折，國朝定鼎，兵燹之餘，舊籍無存，有司逐一概按畝起科，或有

隄堰所壓無田而有糧者，二十年相承，民以大困，逃亡者衆，盡光躬履，故洞知其苦。

備指折
地碑記乃廣招徠，貸牛種建墾荒折地之議，請於一河南巡撫一佟鳳影著爲令，冉號題
折地碑記

冉號題
折地碑記於是楊柳隄地，每頃獲

冉號題
折地碑記久之，得新墾田百三十頃，不報升科，而以新賦代舊糧，於是楊柳隄地，每頃獲

折十有五畝，冉號題
折地碑記晶澤里之田，獲折六十餘頃；隄所覆沒，則除其征，國課無逋，民亦

不病，逃者日漸復業，冉號題
折地碑記榛蕪化爲平疇，衆皆稱其有撫字之仁，兼催科之智。冉號題
折地碑記

石往時弊政，若漕米私贊，驛站支應，皆民所苦，盡光盡革之。又以其暇修學宮，建書院，文教蔚起。在任六年，以內擢去，士民感頌，臚其善政，刻石志之。冉號題
折地碑記「康熙五

十二年祀名宦。

河南通志
卷五十五

孫慧錄清史列傳

孫慧字樹百山東涪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

王士禛述
舊吳補錄

「康熙」八年知寶應縣

雍正朝揚州府志名宦傳前官相繼貪殘雜派視正供數倍富人盡貧至是淮黃俱決

州府志

湖水洶

湧縣田廬盡沒民貧益不可狀慧至首除雜派焚其籍并革馬戶官農糧單等色目歲省費以鉅萬計自淮不出清口黃水灌淤漕渠

道光朝電修寶應縣志名宦傳

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漕乃通慧不忍勞民徵夫少濬不如法

雍正朝揚州府志一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治

別裁

之是時民德慧甚走環一都御史一署號泣者幾萬人羅多曰「工六日竣貸令」

雍正朝揚州府志士民感憤不呼而至者萬餘人爭負畚鍤築隄堰

國朝詩別裁

三晝夜工成羅多驚臺

而慧譽望益著

重修寶應縣志

士民繪圖紀其事於石

國朝詩別裁

先是明設鳳陽倉歲輸粟食護

陵兵號鳳米道遠又涉洪澤湖風浪靡常民甚苦其役至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

故米既由淮達鳳陽而淮兵之護漕者，又自鳳陽運米歸，兩不便。蕙請以寶應、鳳米解淮食淮兵，一漕運都御史一帥顏保深然之上疏如蕙請，遂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縛夫，每站給銀一錢一分，奏銷畢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集夫羈之，輒曠旬日不得治生業；三藩叛時，兵船尤數數過蕙，察驛設水陸夫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給銀如額，令治生業如故，兵至乃集民既受官銀，無敢後期者；故兵屢過，而民無擾。一布政使一慕天顏甚，器蕙，因請曰：『清水潭決口未塞，高寶諸邑田沒於水者，冬春暫涸，夏秋復沒如故；縱他日隄成不沒，而阡陌廬舍盡壞，芟翦之屬，暢茂墳壠，芟除視攀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允之。滋揚民頌天顏與蕙不衰。蕙治寶應六年，耑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沈。重修寶應縣志有香樂吾者，富饒居柘溝隣村，盜郭某往劫，無所得，因心恨之，郭以它案發，調樂吾同爲盜，一按察使一陳秉直令名捕，蕙以百

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召樂吾使自赴訴，秉直先入蕙言，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謠。

生員湯輝祚，有僕女嫁香華楚，與輝祚鄰，有隙。華楚子投充旗下，挾旗主至邑，指有貂裘金爐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而遁去。淮揚道副使一張登選舉寶應富室姓名，詢之，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選慚而止，其伉直無所阿避，多此類。

寄榮齋

孫蕙傳

十五年，以卓異擢授戶部

始事中，一雍正朝揭上疏論優人錢永等不宜官縣令；又論一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一不宜用任子；聖祖深然之。後有薦永者，詔以曾被蕙劾不許。又上疏陳奏省連糧苦，請豁免閒架稅至數十萬，皆得旨如所請行。重降諭歷縣志未幾，以憂去，遂卒於家。道正朝揚州府

書提要全四庫全書

也。

張璉 錄清史列傳

張璉，字去瑕，江南江都人。康熙二年舉人。十九年授「雲南昆明縣知縣」。時吳逆初平，故軍衛田隸藩府者，租素重，沿爲額徵，及軍興後，官司府署器用，皆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故昆明之徭尤重於賦。璉請大吏，求奏減其賦，不可。乃墾畫荒地，招流亡，給牛種，薄其徵，以濟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則又以均其徭。里蠹無科派，奸民無包收，諸侵漁弊皆絕。民舊供縣署公費日十金，璉曰：「吾食祿於君，不食餉於民。」革之。「總督」謂之曰：「陳仲子能理劇乎？」又問：「令家幾何人？」對曰：「子一，客二人，僕二人。」瞞之信，其子且無夜寢之地，諸臺司皆驚異，自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減少矣。昆明池受四山之水，夏秋暴涨，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闡河，沙石壅塞，水乃溢浸灝池田，歲用民力濬之。晉寧州者，界於

昆明受東南諸籌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瑾按地勢爲圖由於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閘河獨受昆明之水已不能吐納沙石旁溢爲害豈可更受晉甯水平且其地高若建瓴沙石壘砌尤甚殆不可治」臺司持之堅則指圖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總督范承勵曰「縣令言是也」議乃寢縣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田坳墻錯出不旱則潦瑾廉得旁近有白沙馬裏清水三河可資蓄洩年久故道塞親操板斧帥民浚治三月河復田以常稔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兵後爲墟盜賊窟其中爲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驟馬羊諸市實之貨廩牧場相比盜無所託足遂絕安阜園者吳逆之園也請於臺司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是時上官多賢者每倚信瑾某一兵備欲以流民所墾田牧馬求之期年瑾不與久亦稱其直一將軍僕李殺人按察使置酒爲請陽諾之退而正其罪巡撫一僕之子謀奪士人聘妻卽縣堂令士人行合巹禮判

曰：「法不得娶有夫之婦，婦乘我車，婿乘我馬，役送之歸，有奪者治其罪。」

梁嘉稷

爲歌詩以傳之。初至，積案滯獄以數百，斷訖皆當。後一省疑獄，皆付璫治，屢有平反。有大豪侮縉紳者，過其門停輿執以歸，將杖，聞其妻病乃止，而頹繫之。明日，縉紳爲請，卽釋之。或問其故，曰：『縉紳力終不足勝豪，豪暴戾，又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後事不已，不若我爲惡而歸德於縉紳，怨可解。』其委曲以安民生如是。居三年，病卒。士民數千人奔哭，已而相咎曰：『恨未圖其象。』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曾有獄於縣，受璫教戒，感而圖象藏於家。於是城內外皆相傳寫，請祀名宦。祭日，諸司皆至，爲立遺愛碑。翁方綱題

張 壇 錄 清 史 列 傳

張壇江蘇長洲人。

選書按長州經即今江蘇省吳縣。

以官學教習議敘一知縣。康熙二十七年，選河南

登封縣。登封自一明一季遭寇亂，連入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壇至，除私飲招流亡，督之耕種；復相土宜，課民植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復嵩陽書院，延耿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之以揖讓進退之禮，聞者皆灑然易慮。間策蹇驢歷民間，問所苦，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壇祭里長張文約，舉爲鄉約，一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人輸稅金，疾走衛，俟失金者反之。壇詰爾瑞曰：『爾旣拾遺充稅可免責，何爲其反人也？』對曰：『小人安命，竊受責，終不利人財。』壇曰：『義哉！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

其門。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瓊皆拾道金而反失者。邑民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強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壇適微行，問其故，乃給之銀布，勸還家，而免其徭。歲時存問，俾終其身。縣故多胥役，時獄訟日謫，姦僞無所容，諸胥多自引去。其更番執事者，退則操耒耜爲農，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領二百里；復古輶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鄆公墓，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中略）壇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戶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介嘗歎曰：「年來舊新間別一世界矣。」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陞廣西南甯通判。一去之日，民遮道痛哭，立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

趙 倉錄清史列傳

趙俞，字文饒，江蘇嘉定人。康熙三十七年進士。三十七年，授一山東定陶縣知縣。一縣地瘠，水政不修，淫潦偏田，歲常不登，民多就食它縣。俞集問父老，知所苦，乃行度地，勢量爲縱橫之渠三，捷以隄，如古溝洫，畛涂之制，以達於大川，蓄淺有法。車輿可通，令民自治其界。之渠旁近者，爲協理，俞日單騎巡導之。民知其生我也，趨役不後。樹之桑棗榆柳，落實取材，皆有貲，而隄藉以完。又以三渠之隄，不能徧通四境，車馬陷淖，輒橫驅損禾稼，行人與農交病；則又規築六路，廣倍於三渠之隄，亦樹之。以爲固，並路皆爲溝，殺於渠三之一，以達於渠三之二，以達於渠三之三，歲乃大熟。設官缺立法徵糧，不施鞭朴。吏役無事，公庭寂然，則課士，親爲講解指畫，暇或挈之以游，士忻然向學。修學宮，考閱里誌，正從祀位次，自爲文以記之。王綱所爲傳邑素多盜，有獲輒死之，俞於律無所加。

縣紳爭言：『舊例不可破，活之盜益肆，且懼忤上官指。』俞曰：『吾固以柔道治民者也，詩有之，『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柔失其則爲弱。』吾嘗念之，故治盜必嚴保甲，除窩頓，自始至今，未嘗縱一人，柔故不失其則者也。若博名徇俗，殺人媚人，仁者不爲也。』前後免死者甚衆，流亦衰息。在任五年，以老乞致仕。不許，乃以病告歸。五十二年卒於家。續甘棠集文集採
村塾嘉定州志

廖冀亨

曾孫文錦
文錦子惟勤錄清史列傳

廖冀亨，福建永定人。康熙二十九年舉人。四十六年，選授江蘇吳縣知縣。是歲，江南旱，有旨留漕賑饑，吳縣截漕米三萬九千九百餘石。冀亨以四十七年三

月受事，飢民待賑方亟，而米已告罄。得前令冒銷狀，詳「蘇州府」請追。弗許。不得已貸銀購米二千餘石，繼之。是冬又饑。十一月，詔撥米施賑。冀亨奉文，設粥廠十有一領，米二千七百石，每廠日食數千人。未一月，米匱。上言一知府一陳鵬年請益，不可。又自貸銀五千餘兩，易米以濟。士人感其誠，相率助賑，以是無缺乏。蘇省錢糧繁重甲天下，吳縣尤多。冀亨徵收不重火耗，催科必用滾單，民皆稱便。知收漕弊重，拘尤不法者治之，無留難。勒索踢斛，淋尖高颶，重節諸害。轄境有蘆洲，在太湖中，居民或墾成田，或種蓮蓄魚，利特厚。地方官吏奉文丈量，每假增糧名，以自爲利。冀亨曰：「天子富有四海，歲蠲租億萬，發賑億萬，何念民艱，至悉也。湖蕩偶爾成田，未可久恃。今特增其糧，朝廷所得不過太倉一粟，而爲累於民無盡期矣。」一無所問。冀亨初蒞任，有吳人語之曰：「吳俗健訟，但其人兩粥一飯，肢體薄弱，凡訟求一少，准速決。」更須加二字曰：「從寬。」冀亨悚然受之，書諸縣事。其收詞不立定期，民情易

達在吳三年，非奸盜光棍，行杖無過二十，蓋守此六字箴也。有庠生授徒鹽商家，自刎死，勘問得實，將脫鹽商於罪；或有謗其受賄者，冀亨無所避，卒脫之。一東山司巡檢，報人二子弑父屠嫂，未遂自盡。冀亨方秉二燭閱其詞，燭無風齊滅。知有冤，剋日往驗。渡湖，大風，舟幾覆，從者色變。冀亨曰：『縣官伸冤理枉而來，神必佑，何懼焉。』一須臾抵岸，研訊半日，得其父故殺狀，一巡檢一得賄誣報，俱論如律。冀亨旣有聲於吳，他州縣疑獄，往往令推治。會有一宜興縣知縣，諱稟「一典史」，故勒平民爲盜，因夾致死。冀亨奉檄按驗。一知縣爲「一總督」，噶禮舊友，或語冀亨宜少假借，冀亨不爲動。旣蒸驗，踝骨無傷，又密訪原稟，皆訛據實詳報。噶禮屢駁詰，覆審再三，卒如冀亨議。冀亨以是見惡於「一總督」。一時一江蘇巡撫「張伯行」，清節爲天下第一，深契冀亨，署「布政使」。陳鵬年尤重之，而噶禮不憚。伯行惡鵬年尤甚。四十九年，鵬年被劾，欲並及冀亨，令「藩司」嚴查虧空，皆有抵款。五十年，卽以有抵之款，

及民欠漕米，奏劾奪職。出署日，惟青錢十九枚而已。五十一年，囁禮敗，冀亨罪得旨開復原官，以病不赴選。及卒，蘇人祀之「百花書院」。曾孫文錦，文錦寄籍江蘇嘉定。一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一編脩，充國史館提調。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元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尋充「文淵閣校理」。二年，京察一等，授「河南南陽府知府」。一護理「南汝光道」。六年，撤任，改簡。七年，補「衛輝府知府」。十四年，卒於官。文錦潔己愛民，凡興利除弊，務期實效。數決疑獄，所在仰若神明。其在南陽也，教匪初平，禁令綦嚴，有武生介居內鄉漸川間，內鄉役瞰生富，誣其佃農爲教匪，訛連生，以賂免漸川役。又至，亦捕其佃者，數擾之。鄉人不能平，拒捕，於是誣生爲逆首。一巡撫檄兩境會緝，文錦馳至，廉得實，上議革釋。大吏欲張其事咎之，文錦曰：『殺人以媚上，吾不爲也。』卒如議。有楊寡婦遺腹得子，族人誣以不潔，奪其田產契券，逐出之。控數年弗得

直訴於文錦。婦盛暑猶衣棉，人咸目爲癡。文錦察其言非癡，詰之泣曰：『不遇青天，不敢洩，家計畫在是，一不慎爲誑去，更無據矣。』蓋其夫手記租賦出入在焉。案驗悉符，讞遂定。及調衛輝嚴治代書唆訟，終其任無敢犯者。倡捐修試院，整理一崇本書院，一輯學規，出俸錢給膏火，生徒常百數十人；又飭屬建義學三十餘所，自是文教振興。郡城外河渠久淤，盛漲輒爲民害，督貶疏治，並濬延吉任光屯溝渠，不科民一錢，農田悉成膏腴。勸民植桑徧歷各邑，親開諭之，事以興表章節孝逾千人，創置義冢，設施棺埋葬局，曰性善堂，病者藥之，寒者衣之。他惠政多類是。二十三年，府人舉祀名宦祠。予惟勳惟勳「道光」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脩」。時上命部院保外任人員，惟勳與焉。召見，授貴州鎮遠府知府。二十年，兼署清江通判。鎮遠故盜藪，惟勳下車，捕治其魁，風少戢。府南曰南城，瀕水介兩城間，山水所會，陡注大王灘，怒石激湍，舟遇之輒碎。惟勳募工鐫石，

潛其川而廣之，始利舟行。衛城地卑，舊築土隄，水漲恒決淹田廬。惟勸易以沙石地，瘠無桑麻，購木棉子散民間，數年徧山谷時。「巡撫」患苗匪難治，議裁土司而撤其兵。惟勸執不可，曰：「苗性頑率，有訟則向土司耳。今裁之，徒使睚眦登公堂。且欲辨苗之爲匪，非土司安從識哉？」土司多豪貴，一旦激不測，則傅匪以翼矣。宜因有罪革其承襲，使歸屬有司以漸汰之。」巡撫不聽。旣而苗洶懼，上聞，敕一督撫會議，卒如惟勸言。歷署思州銅仁都司府事，所至有政聲。二十七年，舉卓異，尋署「貴西道」。二十八年，還鎮。二十九年，調補「貴陽府知府」。三十年，以贛語被劾，上命「學政」翁同書按其事，皆不實；有旨開缺，送部引見。咸豐二年卒。（下略）

陳汝咸 錄清史列傳

陳汝咸，浙江鄞縣人。幼隨父錫嘏講學證人社中，黃宗羲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出知福建漳浦縣。漳浦劇邑，多詞訟。汝咸勸民親遜，嚴懲訟師，聽斷明決，民莫敢欺。有被訟者，爲立期限，令原告自召之，一訊卽決。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汝咸念編審爲賊役大政，躬自覈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見在之籍，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具親供計丁口產業自封，投納糧多者爲首，行滾單法，以次輪催。均保甲，以三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藉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吏胥陰撓之，大吏幾爲所惑。汝咸毅然不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奸人無所施其技。民樂輸將，歲賦無逋負。閩俗信鬼賤醫，病輒畀土木神卜藥以療，往往不幸。

死。汝咸厲禁之，因曉以方證，自制刀圭施濟貧病，全活甚衆。毀學宮伽藍祠；凡陳真
晟、周瑛高登諸儒之著作，皆葺而表章之。尤服膺黃道周之學。東郊「歸誠書院」，
故道周講學所，久爲僧據，汝咸逐之，而主以黃氏子孫。漳浦有教堂，男女羣聚茹蔬
禮佛，曰無爲教。汝咸籍其居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將開堂於漳，且藉上官爲言，汝
咸不顧。邑城隍廟功曹祠旁有鬼卒，相傳能禍福人，汝咸命毀其像。修文廟，造祭樂
諸器，又設義學，在邑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澗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時會邑
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終日無倦。又修朱子祠，之在銅
山雲霄者，古田黃巢有「明」錢忠介墓，爲釐其墓田，繪圖貽錢之子孫。漳浦之俗，
遂如鄒魯。邑俗每輕生，多因細故服斷腸草，挾死以圖財。汝咸力懲其弊，令當刑者，
掘草根贖罪，出俸錢市草，積堂下焚之。革相驗陋規，臨戶必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
忤作謝弗及。邑多虎，捐貲令鄉民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要之患頓息。

中略)丁亥夏，霪雨，溪流泛溢，高及雉堞，民升屋而號。汝咸急登城樓，輿錢數十萬，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渡一人賞錢千；好善者皆與錢以助，援登至數千人。多方撫恤，雖災不爲害。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里洞，將入海，發兵擊之，走平和山中，謀再至漳浦。汝咸遣人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首從曾睦、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得金寶悉以入藩庫。容盜首也，汝咸因詢賊中情形，並剴撫機宜，均得其要害。乃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並請赦容，以致餘黨，諸盜遂陸續歸誠。時南嶺亦患盜，大吏移汝咸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各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汝咸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構祠城北門，名「一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汝咸之至南嶺也，深山逋盜咸相謂曰：『此漳_尹陳公，善治盜，出沒必知之，安所進顧其人長者，自首必無患。』於是悉就撫。汝咸開示威信，頽聲大作。四十八年內遷「刑部主事」，旋擢「廣西道監察御史」，上言商

船出海口，挂號無益；又言海賊多陸居，時返其家，下海劫掠，責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蹤迹，當責之本籍縣令，請力行各澳保甲，上嘉納之。海賊陳尙義乞降，汝咸請入海往撫，上以「御史」近臣，不宜輕涉海，命一郎中雅奇偕汝咸所薦阮蔡生撫之，卒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五十一年，擢通政司參議，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山路險峻，營汛僻遠，或謂可調官代給，汝咸曰：『奉天子命，何敢憚勞？』因簡從囊糧而行，歷施州辰州永定九韶至一紅苗一界，猺侗土官率男婦出迎，帕首歌土音，汝咸爲竹枝詞，宣布上德，使習而歌之。因徧歷苗疆，考其情形，以籌撫馭之計。使還，遷鴻臚寺少卿，尋遷大理寺少卿。一五十三年，命赴甘肅賑荒。汝咸不茹酒肉，又慮窮鄉不能徧及，日徒步行郊野，時值厲疫，病遂不起，卒於固原之海都喇，變惟衣一襲錢一緝而已。訃至淳浦，士大夫及農工販豎，奔哭於一月湖書院，一數十日不絕。復醵金置田，春秋祀之。初，汝咸出大學士李光地

之門，光地以講學招來後進，江陰楊名時邀汝咸同往，汝咸曰：『梨洲教人，頗泛濫諸家，然意在博學詳說，其究歸於蕺山慎獨之旨，初聞之似駭，而實未嘗不醇。今相國步趨朱子，其言粹然矣，然未知其躬行者何如也？』名時爲之瞿然。著有兼山堂稿、漳浦政略。

佟國瓏 錄清史列傳

佟國瓏，遼東人，魏漢軍籍。康熙二二十年，由筆帖式達八按筆帖式滿洲語，乃寫字人之義，清制於各部院衙門，置筆帖式以爲族人入官之一途。授「山東文登縣知縣」，文登俗愚悍，有勸尙嚴峻者，國瓏曰：「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邑副將某，以贓妓蝕軍餉，合營大譟，夜

半斬關出屯東郭。國瓏聞變，單騎往諭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衆猶洶洶，國瓏奮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動色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國瓏爲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縛奴扶之，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值歲饑，奸民騷動，國瓏歷村墟給賑撫諭，捕治凶渠，民賴以安。邑豪宋某，以鄰婦貸錢不償，殺之，吏役得賂，皆爲豪掩。又以千金賄國瓏，國瓏怒，覆驗婦有重傷，鞠得其情，置豪於法，一邑肅然。邑故瀕海，副將林某縛商船之泊島嶼者數十人，指爲寇，國瓏訊釋之，別捕誅真盜四十餘人。旋陞「山西澤州知州」，屬歲大祲，發常平倉捐貸，民剋期輸還無爽者。又減耗羨，革陋規，平物價，民情大悅。國瓏常以論事迕「太原知府」某某，嗾人誣揭之，坐罷任州民鳴鐘鼓罷市，欲詣闕，既而得旨留原任，民皆歎躍。時平陽民變，略同宰文登時，「巡撫」檄國瓏以兵往，國瓏曰：「是速之亂也！」復單騎馳赴，民皆額手曰：「佟公至，吾屬無患矣！」

「乃安堵受撫。捐廉修州城。民感其德。立生祠。旋以疾引去。攀號者聲震郊野。」雍正二年。以舊屬高平令虧帑。逮責償萬金。先是。國璫在澤州辦軍需。數年未嘗以尺寸擾民。至是澤民感念舊德。共捐五千金。投州庫。國璫復竭舊產完之。歸里後。布衣蔬食。裕如也。「乾隆二三年。聞兄喪。悲慟遂卒。

黃世發錄清史列傳

黃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康熙」三十五年舉人。生母葛谷秉授一
直隸肅寧縣知縣。性慈良質實。據肅寧志引於民財一無所取。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世發亦收之而不自用。肅寧舊雜派重。敵派銀至三四錢。世發悉除之。縣有役事。若修學校。繕

城垣之屬，或上官別有攤派，即以耗銀應之。河間府檄脩府城，親齋鍊糧出銀錢僱役，不日竣事，不以擾社甲也。

李公傳觀察

其視民如家人，

嘉慶通志引

好教以生計。

李公傳觀察

挖。坑。荒。地。令。穿。井。耕。種。沿。城。植。桑。柳。數。萬。株。凡。水。車。籧。箔。糞。灌。紡。績。諸。務。悉。爲。民。籌。畫。

嘉慶通志引復自闢護城廢地，穿池種稻以導示之。夙講聖賢名理，建置學社，教民孝親

敬長。贖官田九十餘畝，以其租爲學者膏火。

嘉慶通志引

定三六九日集諸生講書，會

文士有日鄰封來學者。一雍正二年，縣水災，「督撫」遣官履勘，世發不能得其意，被劾去官。肅甯士民號泣輓留，特旨復官，加四品服。已，又授一按察使直隸營田

觀察使，一令巡行直省，勸民農桑爲善，並察水利可興者。世發夙耐勤苦，居官纏米

自養，雞鳴即起，批閱官書，畫理庶事，無頃刻暇。蠡縣李塨，最勸以少捐細碎，世發曰：

「吾何德與才，而朝廷委任之？吾惟知傭工免忝愧耳。」一王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宣諭。士民徹旦不倦，民多興起。

李公傳觀察

修隄。

李公傳觀察

整田變江爲沃壤。

嘉慶通志引

最後之

易州水峪相一地開水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李公傳遠近聞之，莫不流涕。續舊遺志引

李發枝 錄清史列傳

李發枝，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六年進士，授江蘇上海縣知縣。上海於東南爲劇邑，俗黠而悍，好博篋競，拳捷爲諸偷窟穴。發枝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屬嘉善山房集深州知州李公華錄皆大感悔，無敢逞。莊由秋李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纔一線，因辯不服。發枝曰：『是易辨也。』析儿足圓者，墨其上，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巡撫湯斌之斥五通神祠也，上海城南有祠未毀，民訴婦爲神所憑，幾殆。發枝詣祠，命負婦至，則指衣紅像，迺

立命夷祠斧像投於火，崇遂絕。厲鴻所撰
墓誌銘呂人相驚以海寇至，相率奔避，城守將禁弗止。汪由敦所撰
發枝聞之，視事如故，間遣役出城諭民。民見發枝，弗爲動，遂稍稍還。密覘

之，則訛言因佔船鱗集也；白關監督令事竣速去，毋滋擾，民乃安。

「巡撫」宋犖曰：

「李令非獨治縣有譖，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行第一薦會「總督」好賤，弗善發枝，劾罷之。厲鴻所撰
墓誌銘比去，民走送者自縣門屬於黃浦，潮水至且沒膝，垂涕跪泥

淖中不忍去。

「發枝」家居二十年，世宗御極，以薦起授直隸深州知州。

一

汪由敦所撰
發枝地稍

僻，二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發枝革除之曰：「奈何以吾民膏血節廝傳耶？」

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從田分配。發枝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

發枝，遂改教職，授臨海縣教諭。久之，謝病歸。發枝爲學以躬行爲先，厲鴻所撰
墓誌銘於

天官河渠，樂律農田，兵賦諸政，汪由敦所撰
發枝無不研究，故用世之學尤精，歷官皆有異績。

「乾隆」五年卒。

張士奇 錄清史列傳

張士琦，江蘇嘉定人。舉人，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二十四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徵歛橫出。士琦至，革除溢徵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奸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篋一人，月置酒召諸生，考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士琦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碧山有三鄣者，俗驍悍，屢阻險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士琦至，爲設練長，嚴立約束。至是，復聚衆強羅格鬪，士琦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請兵鎮壓。或言：「長官諱盜久矣，遽以實聞，如吏議何？」士琦曰：「拏一官，絕民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士琦果以詿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啓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

乞留士琦，不省。會聖祖南幸，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士琦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聞，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水部
紀實

閻堯熙錄清史列傳

閻堯熙，字涑陽，河南夏邑人。祖籍山西太原。「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一年除直隸「藁城縣知縣」。一邑濱滹沱河，常以秋浸溢，爲築隄，建木樁數千，以捍其衝，夾岸植柳以固之，水不爲患。「雍正」元年，調南宮縣，未幾，擢「晉州知州」。一州瀕河，河失故道，蕩析民居，請設安法，集民免河患者來謝，扶攜老稚，相屬於道。堯熙曰：

聖恩，我何與？」令望闕拜。復念遠來，給百錢以資裹糧，散錢十萬，民益感激，泣下曰：「真父母也！」怡賢親王奉使過晉，聞其名，奏循良第一，授「山東青州府知府」。未之官，改授浙江嘉興府。俗健訟，良懦不得直，府訟批縣，或不理，狡黠者益無忌。堯熙始至日，判狀三百，比對簿自請息者二百餘庭，折數十。得豪民張某狡黠狀，杖殺之，民譁然稱快。府賦重，吏胥因緣爲奸，民完如額，官不知，民亦不自知，前官累以缺賦課殿去。堯熙巡行清理，民始知額，歲無逋賦。海鹽縣塘工不就，總督李衛欲開引河，堯熙言滬水入內河，田畝皆傷，非特壞廬舍糜帑金也，議遂罷。營弁緝私鹽，縱其梟，持他人抵罪，堯熙言其諛，總督不聽，庭爭再三，總督乃自勘釋獄，愈賢堯熙。累遷「湖北按察使」。前政深刻，堯熙至，務生全不苛。擢「四川布政使」，成都當「康熙」，一時，兵燹未久，人稀穀賤，故滿兵願得銀。雍正以後，生聚多，穀貴，又願得穀。或徇其意，請於朝，令民受銀，購穀給兵。而漢兵亦欲仿行，堯熙不可。督兵爭之，堯熙曰：「

滿兵例不出城，文字言語與漢殊，故代之購。漢兵募自民間，父子兄弟皆民也，奚不自購而煩代購乎？」督兵詰塞，事遂止。堯熙質直，好面折人過，雖上官不少假，然宅心光大，勇於從善。初至成都，聞錢價貴，榜平其直，以「成都知府」王時翔言，立殿榜。又「總督議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拓滿洲城，堯熙與時翔按圖籍力爭止之；語皆在時翔傳中。」乾隆七年卒。劉繡故
九畹集

趙之鶴 錄清史列傳

趙之鶴，奉天正白旗人。康熙二十四六年，由一四川納谿縣知縣，擢「濟寧州知州」。一州有稅課局，額不及千兩，吏以術數倍征之；之鶴悉爲裁革，物少不及稅則。

者免其徵。四十八年秋大雨，城中掣舟往來，西城外南北瀦爲大澤。之鶴爲開水道，發土得故溝，命工增鑿之，故溝見於「元」。李謙爲冀德方去思頌，謂述訪故渠而爲之者，其始作更在「元」以前舊矣。於是爲橫溝，一縱溝，南北各一，凡三溝，達諸西門之外，更立約每歲先夏啓治之。今州無壅水之患，之鶴力也。阮氏衣冠族有世英者，獨爲竊，其母求斃之絕後禍，察其色甚恐，爲委曲開誨，世英頓首堂下痛哭，責其母歸卒爲良民。回民文朗，號「虎頭魚」，淫暴鄉里，則令荷校死州人快之。州時屬兗州府，兗之山繡衣被天下，民資以爲業者衆。有權貴人出巨資爲壘斷之鶴，百方爲求免，事獲已。民爲塗像築生祠於南門外之鶴殿像而以其屋爲濟陽會館，又潛立木主或刻像於石祀之。在州十九年，一雍正二年州陞爲直隸州，上官謂之鶴不勝任，降補一堂邑知縣。一去之日，百姓掣壺榼，跪拜號泣，送者以萬數。之鶴爲墮淚。自朝至暮，始達康莊驛，至汶上爲鬱結不能食，遂有疾。至阿城卒。之鶴之自

汝上發也，汝上人送者復數千。怪問之，皆曰：「吾邑「知縣」一虛使，吾民聞濟寧州
善政，愧而效爲之。今亦爲好官，故吾邑人無不戴德也。」

陳惠榮 錄清史列傳

陳惠榮，直隸安州人。爲諸生時，與博野尹會一切廁正學，有經世之志。「康熙」五
十一年成進士，六十一年授「湖北枝江縣知縣」。修百里洲隄，以息水患；請除解
餉入川雜派，民無擾累。「雍正」三年，遷「貴州黔西州知州」；丁父憂歸服闋，署
「威寧府知府」。未幾，威寧改州，陞大定爲府，以惠榮移補焉。「烏蒙土司」叛，東
川鎮雄附之。上官檄惠榮赴威寧防守。城西陴傾圮，聚民間米桶實土石，累丈餘，上

加雉堞，不終日而功成。賊離城三十里縱火牛，光燄燭天，惠榮督士卒晝夜備禦，賊不敢逼。「總兵」哈元生援兵至，賊乃遁。尋丁母憂，服除，署江西廣饒九南道，督潯陽大孤兩關宿弊盡革。乾隆元年，擢貴州按察使，疏言：「古州吏目葉封、印江縣典史」章秉惠，均以疏脫重犯越獄，題革覆准，獨一貴定縣典史」倪永吉部覆照有獄官例，止予虛革，前後互異，無以示勸懲。且府司則有一司獄，一州縣則有「典史」「吏目」，若一司獄爲專管獄官，「典史」「吏目」爲兼管獄官，是覈轉衙門有專管之員，承審衙門反無專管之員，於設官制律之本意，均有未協。請處分酌歸半允，監獄照例責成。」上是之，飭部議行。時苗疆新定方駐師歸興屯，「經略」張廣泗以威重鎮服用法嚴竣；二年，貴陽大火，惠榮入見廣泗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苗亦人也，可盡殺乎！」廣泗大感動，申戒諸將吏如惠榮言。四年，署「布政使」，以黔地瘠薄，宜勸民務本計，疏言：「黔省山多水足，可以疏土成田，惟

小民艱覓工本，不能變瘠爲腴；至於山土荒棄尤多，流民思墾，輒見撓阻。桑條肥沃，亦不知蠶繅之法；自非牧民者有以經營而勸率之，利不可得而興也。今就鄰省雇募種棉織布飼蠶紡績之人，擇地試種，設局教習，轉相倣效，可以有成。應將上游責成貴西道，下游責成貴東道，屯軍責成古州道，俾之因地制宜，隨時設教，則一年必有規模，三年漸著成效矣。」疏入，得旨允行。六年，又奏陳課民樹杉，得六萬餘株，諭曰：「覽之欣悅，桑蠶樹藝爲政之本，所當時時留心，教民務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七年，貴筑貴陽、開州、威^五、慶施秉各縣，具報墾田至三萬六千畝，種桑飼蠶秩然就緒，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惠榮據以入告，諭曰：「此等事論之似迂，行之甚難，若果妥協辦理，則實有益於農民，其勉爲之。」前後疏九上，皆蒙嘉獎。復繕城垣，恤流民，給孤老，益囚食，修拓齋舍，進諸生，助以爲己之學，自立志始，士風爲之丕變。十一年，陞安徽布政使。適鳳、潁水災，田廬漂沒，急請發倉賑恤。

流移得以安集。十二年，卒於官。

蔣 祝 錄 淸 史 列 傳

蔣祝，浙江仁和人。選者按：仁和，即今浙江省杭州。雍正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行人司行人。父疾，乞養歸。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亭縣知縣。國朝正事略釐積案千餘。乾隆十二年，授晉州知州。興農桑，濬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民白某習邪教，祝曰：「不治則滋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寘之獄，使人開諭之，白悔泣，卒爲良民。州濱滹沱河，歲葺隄於隄上，徧植柳，數年成陰，民呼「蔣公柳」。「總督」方觀承薦於朝，引見，賜朝衣一襲。中略陞永昌府同知。有土司頗亂，

法，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大戢。會它苗蠢動，境內卒帖然。它府民避賊至，厚撫之，賊退而民不忍去。署永昌府知府，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祝曰：『苟利於民，奚間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食，乃大服。銅廠有羨餘，悉籍以歸公。上官入觀，嘗舉祝以對，上稱爲真廉吏。久之，引疾歸家居，有直隸南民數十人，送衣物至仁和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餽，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其家。』浙江大吏異之，爲作圖紀其事。先正
序略

陳慶門 錄清史列傳

陳慶門，陝西藍屋人。雍正元年進士。從鄆人王心敬講明體達用之學。養親不

仕有終焉之志。母王趣之，乃謁選。七年，補「安徽廬江縣知縣」。以文廟規制未備，倡輸銀六千餘兩修建。大濬城濠，置義田二百畝，有奇贍養。燭立社倉四所，積穀以貸貧民。又以平疇藏稻，高阜率成廢壞，因市牛具，仿北方種植法，躬督墾闢，遂享其利。尋署無爲州事。州瀕江，上下二百里，率當水衝，前人築頭二三四壩，常沒於水。慶門沿流測量深淺，於鮑魚橋、鯧魚口二處，役夫千人，樹椿編竹，實土爲坦坡，取碎石築之。水渟沙淤，久而成洲，民免墊溺之患。又署六安州事。州舊有水塘，議者謀改爲田，將絕灌漑之利。慶門力言於上官，事得寢。十一年，陞補「亳州知州」。亳俗多不逞，倚蠹役表裏爲奸，廩門廉得其魁黨數百人，杖遣之，悍俗一變。訟牒山積，仿古置鄉約，使之宣導排解；坐堂皇自辰至酉，判決日數十事。不數月，澆風漸息。瀕湖多窪下地，督加挑濬，水歸其壑，田獲有秋。尋丁母憂歸。「乾隆」元年服闋，以大臣薦，補「四川達州知州」。境環萬山，歲常苦旱，爲購旱稻種，導民樹蔬。達鄰巴州，桑柘

素饒，乃買桑徧植，教民以分繭織絲諸法，獲利與巴州等。時川東多流民，官廩不給，遂釐剔田腴之被隱占者，爲義產以贍之，全活萬衆。又建「宣漢書院」，聘名師教授，文風漸振。未幾，乞病歸。著有《仕學一貫錄》。

童華錄清史列傳

童華，浙江山陰人。雍正初，入貢得知縣。時方纂律例，大學士朱軾薦其才，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樂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實，華倍增其數。怡賢親王與朱軾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灤河形勢，華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邑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特詔原之。怡

賢親王奏以華理京南局水利，華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三百餘頃。上磁州計板開閘議略云：「瀋陽河發源磁州前州，民欲擅其利，既建東西兩閘，復於東閘下建第三閘以束之，每遇三月後八月前，三閘盡閉，永年曲周思涓滴不可得，因磁地屬豫，莫能控制。經怡賢親王奏請改磁州歸直隸廣平府，瀋陽一河全屬直隸。磁州西閘，在西門外十二里之槐樹村，閘有七洞，每洞下板八，每板以地畝尺一尺三寸爲度，積水至六板，卽分注溝渠，至八板而各田充足。請自二月三十以後，將閘板全下，月開放六次，放閘之法，水底留板六，水面去板二，使本地之溝水常滿，而下游之餘波不絕，既不遏水以病鄰，亦不竭上以益下。東閘在城東二十里之琉璃鎮，閘有一洞，下板十三，每板以一尺爲度，使與西閘同日啟放，放閘之汎，水底留板九，水面去板四，每啟閘時，視水與板平卽止，五日一啓，至東閘下十五里，地名閻家淺，州人建有第三閘，地勢低，攔河收束，水難下灌，應飭拆毀。此

仿「唐」李泌、「明」湯紹恩西湖三江兩閘，計板放水之遺規，庶可息永磁官民之爭矣。華又以北人不食稻，請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民得市糴黍以爲食，王爲奏請，上從之。調知蘇州府時，有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逮捕追比無虛日。華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對曰：「華非逆旨，乃違旨也。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而命清查，正欲晰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應免，了然分曉，奏請聖裁，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立求完納，是暴征非清查也。今請寬三月限，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從其請，乃量釋獄繫千餘人，次第造冊請奏。時朝廷亦聞江南清查不善，下詔嚴飭如華言。一浙江總督李衛，嘗取人於蘇華，以無牒不與。衛怒，爲蜚語以聞，世宗召見華，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沽名，實心爲民近干譽。」上意解，發往陝西以「知府」用。時鄂爾泰屯田肅

州，率署「肅州佐」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忤「巡撫」被劾歸，旋卒。著有《銅政條議》等書。

邵大業錄清史列傳

邵大業，字在中，順天大興人。祖籍浙江餘姚。「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元年授湖北「黃陂縣知縣」。初到官，投訟牒者數百人，不移晷，決遣立盡。有爭產者，兄弟皆頒白，絕相類，令以鏡鏡面，問曰：「類乎？」曰：「類。」則進與爲家人語，絕痛曰：「吾新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言之嗚咽，各相視涕泣罷去。（中略）「總督宗室德霈，以其名聞。會丁父憂去。服闋，署「河南開封府同知」，收士惡號

「木耳大王」者杖殺之。授一禹州知州，一移睢州。睢頻澇，破匿報習，請糶請振，民以不飢。濬惠濟河以俸錢。更直江南蘇州旱，米價騰貴，民譁於市。擢知蘇州府。至則盡得囤積罔利者名，宛轉譬語，皆心動曰：「唯命！」則出酒食綵帛勞遣之，價頓減，貧民以安。松江盜獄株連死者衆，大業奉檄鞠治，取羣盜至，則皆斷脰折踝，蹙然呼之曰：「爾等亦人子也，迫飢寒遂至是，猶茹刑詭辭，顛倒首從，誣殺非罪人，且誣殺人何益於爾？」盜幡然曰：「官廉正，以人類待我，我不忍欺！」獄辭立具。自是，獄無不得治於大業者。兼署蘇松道，尋攝治一布政使一事。「督」「撫」交章保薦。十六年，高宗幸江南，御舟左右分兩岸輓行，名蝦鬚經。大業語從臣曰：「除道增緯，必毀廬舍，平田疇，伐桑柘，梁支河，塞汊港，非所以宣上德意也。」遂改單緯。會積雨，治吳江帳殿基未就，一總督「慮不及事，豫劾大業觀望，及乘輿至，則供備咸具，總督悔」。前奏然大業卒左遷再至河南，特旨授「開封府知府」。府瀕河，多灘地。有陽武祥

符民合控封邱史固村民侵占者。及清丈，侵占妄而畝數則浮於額。「巡撫」欲照
欺隱加賦，大業持不可。顧無解於數之浮，考志乘及諸舊牘，始知河南賦原分上中
下三則，自「明」「萬歷」間，改并中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七畝，下地十畝有奇完
上地三畝，畝數浮而糧不減。陳之「巡撫」，「巡撫」曰：「昔爲下則，今爲膏腴，如之
何不加？」大業曰：「此河衝淤積，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也，烏得
以爲膏腴而增之？且今日可爲退灘淤地，異日即可爲沙壓水衝，冬春播種，夏秋之
收穫不可知。况此村向稱瘠苦，十室九空。上年河決，正當十三堡口門之衝，屋宇未
盡葺，流亡未盡復；議振議倍，苟得延命，舊賦已艱，復增歲額，其何以堪？」「巡撫」作
色曰：「是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大業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卽國計也。」
不聽，卒請加賦。部議試種三年而後加，次年盡沒入水乃止。未幾，以陽武工漫溢，降
江南「六安州知州」。二十三年，治潁亳水利，民忘其勞。尋又以盜案列議降去。

兌再還江南署江甯府二十八年署徐州府上南率卽真授治徐州水利躬勤宣洩民所號邵公河者其一也。府城三面濱黃河河盛漲則建瓴下西北隅尤當其衝雖有重隄獨恃韓家山掃工爲固失固則城危。大業按視得蘇公舊隄於城西起城西雲龍山迄城北月隄長三里湮爲民居。大業曰：「此隄似無用然大隄猝潰循此南下城可不沒。」請於大吏卒復其舊隄建蘇公祠置祠田夾置桃柳自爲文記之。越歲韓家山工幾潰民恃此以無恐三十年奉檄督濬荆山橋河治徐凡七年水不病民三十四年循例引見還道聞訛言妖匪割辯事至卽坐是革職謫戍軍臺三十七年卒大業所至以勸學爲務因黃陂二程子祠建義學葺睢州「洛學書院」集諸生月課之親爲之師著有讀易偶存八卷鄧虎文答松閣集余州知府邵公家傳謙受堂集十二卷。蘇州府志及蘇州府志稿詩稿

胡仁濟 附勸民十則 探寶山縣志

胡仁濟，號省齋，山陰人。大興籍貢生。「江都令」調寶山，時縣初建，諸凡草創。仁濟下車，修城池，築土塘，建倉廩，橋梁及武廟鼓樓，次第修舉。在任八年，潔已愛民。先是，邑歲屢祲，自仁濟蒞任迄其去，無水旱災。強暴絕迹，男女得安耕織，市鮮遊惰，漸以富庶。「乾隆」五年，以縣治逼近海洋，議築護城石塘，力請具題，發帑建造，自吳淞砲臺至車家園一千三百丈，悉力經理。工未竣，以被劾罷。宦橐蕭然，僑居城外，父老爭餽薪米以給朝夕，閱三載，工成，始促裝歸。士民攀留不得，乃塑像立祠以事之。後遇風濤，地方卒賴以安。手書勸民十則，至今傳誦。「嘉慶」十一年，奉旨崇祀名宦。

祠。

勸民十則

錄七則餘三則係勸完課勸莫學拳勸莫打架茲附之

勸吾民，須行孝！父母深恩，誰不道？愛護千般得長成，忍心忤逆有天報。勸吾民，睦兄弟！一母所生莫同氣，奪產爭財富了誰？聽人唆訟他尋利。勸吾民，勤耕作！好閑衣食何處索？從來小富是由勤，免得求人面冷落。勸吾民，莫賭博！輸至極時去偷摸，首告訪拏一到官，大則徒流小枷朴。勸吾民，莫欺寶！寶官專會生奸巧，串通合夥騙愚人，輸到盡情還不曉。勸吾民，少計口！告田土細事何須鬧，聽信訟師要稟官，勝敗未知先破綁。勸吾民，遠邪教！燈郎拜佛真可笑，至愚極蠢實無知，犯法遭刑豈善教。

陳玉鑒 錄清史列傳

陳玉鑒，山東歷城人。由廡生補「光祿寺署正」，出爲「江西贛州府同知」。「乾隆」

三年陞貴州遵義府知府。一郡多樹樹，舊供薪炭資。玉璧曰：「此青菜樹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歸歷城販山蠶種，兼以蠶師來至沅湘間，蛹出事不遂。六年冬復遣人往取，歲前到，蛹得出不出。明年布子於郡西小邱上，春蘭少獲，分之附郭之民爲秋種。秋陽烈，民不知避，成蘭者十無一二。次年烘種，鄉人又不諳薪蒸之宜，火微烈，蠶未蘭而病發，種竟斷。復遣人之歷城，多致之，審其利病，蠶事大熟，乃遣蠶師分教四鄉，收蘭益繁。於城東白田壩，築茅築廬，令織師二人導民繅責絡織之，事給工資，備緯具公餘往視，有不解者親教之。八年秋民間報獲蘭八百萬，遵紳之名大著，鄰省多取給焉。旋致仕歸。後五年而正安州吏目徐階平亦自浙江購蘭種，仿玉璧行之，自是正安絲與遵義蘭並食利無窮。遵義人鄭珍本玉璧遺法，著有《標蘭譜》。

周克開 錄清史列傳

周克開，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以知縣分發甘肅，旋補隴西縣調寧夏寧朔縣。寧夏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克開治之使深狹，又改其水道，渠行得安。渠有石竇，洩水於河以備旱澇者，民謂之暗洞；時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延」水入「漢來」，以便寧夏縣之引河。然寧夏利而寧朔必病，克開恐夏秋水盛無所宣洩，時新水將至，不可待，克開請五日爲期，取故渠及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渠長三十餘里，鑿自一康熙一間，久而石門首尾壞，民失其利。克開亦修之，皆費省而工速。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丁憂服闋，補一洮州知州，尋擢「貴州都勻府知府」，從一總督一吳達善，「侍郎一錢維城治貴」。

州逆苗獄，獲首從輸之，法倚輕重，必力爭無少讓。旋調貴陽府，亦以強直忤「巡撫」
宮兆麟，嗣因公累解職，引見授「山西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清釐積案，修復風
峪口隄堰，障山潦導入汾。尋擢「江西吉南贛寧道」，署「布政使」，以王錫侯書
案被議，高宗知其賢，發江南以同知用。會南巡，克開署江寧府迎駕，命知江西九江
府；擢「浙江糧儲道」。時，「浙江巡撫」王亶望頗蠶貨，屬吏多重征以適上官意，
克開以清自勵，並請於亶望，約與之同心，亶望心厭克開，乃奏克開才，請移治海塘。
於是，調「杭嘉湖道」。一會改建海岸石塘，「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克
開曰：「海與河異，讓之則潮必益侵，無益也。」力爭迺止。年餘，以督工勞瘁卒於官。

康基淵 錄清史列傳

康基淵山西興縣人。一乾隆十七年進士歸班，選「河南嵩縣知縣」。縣地磽瘠，稍曠卽歉。舊傍伊水，有渠十一道，久湮絕。基淵按行舊址，勸民修復。山澗諸流，可引溉者，皆爲開渠。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設閘以蓄洩之。水勢湍急，則設閘以泄。漲田高渠下者，則教爲水車引溉。凡新舊開渠十八灌田六萬二千餘畝。巡撫上其事，優詔議敍。邑舊貢百合，以本草經云「百合生宛朐」，嵩西南連宛朐，榛莽間亦時有之，惟達谷危崖，艱於採取。基淵乃謀之士人，購地西郊，凡四十畝，分六區，令民試植，歲產千餘斤。五年一取，更番種刈。時其培護，節其旱潦，募田夫給工食，以專其任。建亭樹柳，藝桑繫池，夏則迎其母清暑於中，四郊婦女咸來起居。或有勃谿時，一赴憩，間賜果餌，歡如家人。及母卒，臨奠者日數百人，卽百合園立祠，歲時祭焉。嵩

有絲而植不繁，基淵教民蠶爲建先蠶祠，續蠶織之事於壁，以示民以種桑法。由是蠶絲甲於旁邑。基淵以嵩民樸厚，有古周南遺風，貧寒者不知詩書，乃核無業地，若干建社學，由城及鄉，凡三十二所，相距或十餘里，每社修脯以二十金爲率，酌定學規，擇本庠通亮之士專其教授。尋以丁憂去。三十四年服闋，選甘肅鎮原縣歷任皋蘭陞「肅州直隸州知州」。州有洪水渠，舊築峻岸，崩沖而下，爲田禾災。基淵度形勢於南石岡，別鑿渠口，以避沖陷之害。野豬溝有古荒田，無水久廢，基淵詢訪耆舊於柳樹閭龍口加寬六分，分別開子渠界，荒田爲七區，招民佃種，課取租十二石，額糧則由佃自納，而以其租給各社學師；名曰「新文渠」。肅東南九家峩，鑿山後渠開屯田，向移駐州判主之；久之，田薄瘠，民租入不能支官役，基淵請汰州判，改屯升科，爲籌歲修費，民於是有所恆產。肅民樵蘇遠取，諸邊牆外，日費而價貴，基淵相東北郊外廢灘，不堪種藝，勸民濬溝以洩鹵鹺，種楊十餘萬株，擇人董守之，偏諭鄉堡，可種

樹處皆如其式，薪樵於是不外取。肅屢經軍旅，民不知學。基淵爲建置社學二十所，社中有無主絕業，取以爲歲修，以「新文渠」地租供學費，選老成者司其事，無捐助勒派之擾。肅境距城遠者，徵收糧石，借圃民房，多至四十餘處，且有久假不歸者，日夜警守，頗爲民累。基淵請於金佛清，水建倉數十間，以舊屋清還諸民。肅南三山口有番民，向通茶馬，更無征求。軍興時，皮革羽毛等，暫著採取，後沿爲例，名曰「給價」，一官吏藉以需索，諸番苦之。基淵言諸鎮營，悉與裁革。四十四年，擢「江西廣信府知府」。一廣信俗多溺女，基淵勸諭之，并設厲禁，給接生婦人以口食令有溺者卽首之；立嬰長一人，給田十九畝，使之稽察女嬰，或貧不能養，則暫育於嬰長，月以所育女數列冊呈官，因推其法於屬邑。旋卒於任。基淵爲學務究根本，其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而洞審原委，故推行有序。著有《南圃文鈔》、《女學纂要》，蒙求子紹鏞，歷官安徽、廣東、湖南，「巡撫」。

鄧夢琴 錄清史列傳

鄧夢琴，江西浮梁人。少貧勤學，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乾隆十七年成進士，出蔡新之門，得窺一閩學一源流。印徵撰植躬行已，非義不蹈。陳用光撰二十六年，選授「四川綦江縣知縣」。董誥撰綦江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杖之，申請治罪，遂俱斂迹。貴州道義有巨盜，亡命過縣，遣捕人蹤迹千餘里至萬縣，獲之，以能署一江津縣知縣。縣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瘐死。夢琴至，鉤距得實，讞之前令，因推事官請於「按察使」，掎其獄，夢琴力爭，一按察使遂怒。又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研頤左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死。前令以比樹主，夢琴請復勘，腹下傷重，罪當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令；且聞它蜚語，謂夢琴好排人，柳聘欲中

以法齕齧者數月。

董誥

會夢琴還綦江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主名不得縣攝民六人

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夢琴奉府檄廉得諸僉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白府分功

「定遠令」「定遠令」得免吏議諸上官乃信夢琴善平反非排人者適按察使

又署「布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夢琴讞

董誥

一時人頌神君三十年以繼母憂歸

尋丁外艱四十二年選授陝西洵陽縣知縣

董誥

縣多楚人流寓其墾田者請

於上官不報升科以利安之

董誥

其豪猾教民訟持官短長者廉得其歛錢諸簿籍

置之法楚饑資米於洵陽勸以半糶而有力者居奇貨次年春楚民糾衆強借米距

城二百里勢張甚董誥疾馳往諭以明憲衆叩頭求活但杖倡者十二人餘不問

巡撫畢沅聞而善之四十八年署岐山縣四十九年調署寶雞縣利民渠開自前

「明」灌田三十頃久堙夢琴濬之增灌至五十頃其南北注涓諸渠亦加疏導

董誥

縣臨棲道有陳倉東河二驛馬多疲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

董誥

事復摟私馬應官曰「里馬」乃下令領馬者悉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責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楨墓疾馳二百里至，作靈略斷道設戍，董墓歸而授兵登陴，賊以不至。

詒及漢南援兵過縣，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既平，他邑皆

訟派累，寶雞民獨製錦壽縣官過客歎曰：「寶雞令」豈有餘才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

陳用光五十四年，以卓異陞

「商州知州」六十年，擢「漢中府知府」署「陝安道」

董撰因事鑄級，大府以教

匪方熾，奏留任。詒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嘉慶二年，引疾歸。十三年卒，年八十有六。二十二年，入祀名宦祠。夢琴故善爲文，所著有林

亭文集十六卷，陳撰詩集八卷；董撰其它主「端明，鹿洞書院」所誨示士子，及在

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官洵陽時，答「督撫」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足資考核，子傳安輯爲外集。傳安，「嘉慶」十年進士，「羅源縣知縣」。

茹敦和 錄清史列傳

茹敦和，浙江會稽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初嗣妻父李爲子，占籍廣東，登第後始歸宗復籍。二十九年，選授「直隸南樂縣知縣」。初下車，卽諮詢紳耆，訪求民間疾苦。矜慎庶獄，有訴訟者，書片紙呼被告至，立剖曲直，罪當笞杖，簿責之，民咸感愧自新。擇鄉間清白謹愿者，俾充社長里正，朔望令畢集，密陳其鄉利弊，爲籍以記，次第施行。南樂地故卑下，當豬龍河之衝，時有水災，敦和尋察源委，於開州清豐間，審地形高下，因勢利導，水有所歸，遂不爲患。以縣地多茅沙鹽城，教以周禮土化之法，廣植雜樹，瘠田皆變沃壤。邑人以麥稈編笠爲生，率荒本業，敦和勸令育蠶，先於縣治後圃，種桑多株，春時分給四境，並勒碑紀其事，民獲利賴焉。三十四年，調大名縣地濱漳河，水患尤劇，敦和謀開渠以殺其勢，議甫定，內遷「大坪寺左諱事」，不及上。

請乃手書懸城圍，勸民興修，刻期令集。河干親爲指示形勢，及期鄉民各具畚鍤，偕來者以萬計。敦和爲擘畫講論，大眾歡呼爭先從事，及旬而渠成。四十一年授一湖北德安府同知。尋署宜昌府事；弛商船報驗之禁，以便行旅。緣事降調歸。五十六年卒。以紳民請入祀直隸名宦祠。所著有《周易二閭記》、《大衍守傳》、《周易證義》、《周易小義》、《尚書雜說》、《讀春秋劄記》。子棻，一乾隆四十九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一兵部尙書。」

莫 蕃 錄清史列傳

莫蕃廣東定安人。

廣東通志

「乾隆二十五年舉人，五十三年選授「直隸安肅縣知縣。」

縣爲九省通衢，驛傳絡繹，民疲於供應。暮至，供張芻豆，皆自置辦；每大吏臨境，輒布席坐行館外。有騶從需索者，則曰：『縣在此，勿他問也。』有使臣於役西藏，從者濫徵馬，不得擊傷圉人，立械繫之。自是，過境者咸知斂束。五十五年，調靜海縣去之日，民泣送者不絕於路。先是，靜海有搶刦案，擬大辟者十許輩。暮至，廉得其情，皆荒年飢民也，親詣省白其冤，得從輕典。縣濱連河，有隔淀隄長數十里，屢潰決。暮躬親相度，無斬工料，期於堅固。自是歲省公帑，而田不病潦。五十八年，兼署滄州，歷署「河間府通判」，廣平府同知。五十九年，以運河淤淺，阻糧艘，奉檄還諍海以督濬，令於衆曰：『有能出土一甕，置之隄外者，給一錢。』衆皆曰：『諾。』越三日，而漕以濟。大吏上其事，奉旨嘉獎；且著爲例。秋汛河溢，督工堵塞，晝夜坐臥隄上者一月餘，所獲民田無算。又親履村落，按戶給錢米，自捐廉俸於近郊設粥廠，養流民。民有鬻子女者，以重價收買，逾年焚券，令其父母領歸，存活衆甚。又創建「瀛海書院」，割俸

置田以資脩贍膏火。「嘉慶」元年，署通州，旋回任。五年，擢一灤州知州。」州廣袤二百餘里，瘠地居其半。俗悍健訟，據昌黎縣志署明於斷獄，民無遁情。通志未半年，清積案二百餘件；據昌黎縣志奸宄歛迹。通志捐修一海陽書院，葺學宮，建忠孝節義兩祠，據昌黎縣志造橋子鎮石橋。六年，濶溢，民多漂沒，據昌黎縣志令人收葬之，戶五金。八年，兼護永平府。十年，署趙州直隸州。在趙半年，政清訟理，回深州。十一年，卒於官。據昌黎縣志解泊濶州民各請祀名宦。

據東
道志

鄭基錄清史列傳

鄭基字築平，廣東香山人。據昌黎縣志道咸時基墓誌銘。乾隆間，授例銓「安徽鳳臺縣知縣」，下車

卽問民疾苦。縣東北鄉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溼泥曰齋溝匯瀕上蒙城諸縣水以達於淮。縣人統謂之三河。歲久盡湮。上游水無所洩。秋雨暴雨漲爭注。鳳臺彌望成巨浸。時「戶部侍郎一葵」曰：修治淮潁諸水基申牘請濬三河而曰修先與江南疆臣議所濬川獨不及鳳臺疏稿已具矣。得牘面詰之。基侃侃陳利害及畚掘木石之用，廣袤之勢程功久暫之期甚悉。邵所撰基曰：修悅爲補疏。工成民不知役農食其利。縣偏隅有舊松灣地遠於淮而卑。頻年患潦乃捐俸倡築隄障遂成膏腴。調定遠縣舉卓異擢「壽州知州」署「安徽六安州知州」再任壽州。初任湖州故有安豐塘周百里灌田四萬頃楚一令尹一孫叔敖所治之芍陂也。歲久塘圯基悉覈舊制繕復之爲水田三十六爲閘六爲橋一其旁則爲堨爲堰爲圩啓閉以時汙萊盡田嘗循行阡陌見沙地確磽多不治以爲古者淳鹵沃瘠分植五穀教民種山薯蕷佐菽麥俾無曠土。壽州不知蠶織而地多椿櫟可飼蠶迺遠購蠶種教民飼養農桑並興其後

鳳陽亢旱，民多流離，獨鳳臺壽州，秋成稔於他縣。基謹在壽三年，令行化洽，陞泗州，
部所餉。一門淮所以瀆也，疏之不可緩。」於府東開濬東鄉澗市河於北，則開漁濱山字河於西，則開城河，壅滯既通，農田資灌漑，引其流兼濟漕運，民便之。基博覽前史，於河渠水利圖經諸冊，丹鉛殆遍，故施行輒有成效。「乾隆」四十一年，擢「江南分巡道」，命甫下而卒。劉所撰

劉大紳 錄清史列傳

劉大紳，雲南晉寧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選用。四十八年，選山東

新城縣

選者按新城縣即今山東省棗臺縣

時累年荒旱，大紳在任多惠政，民愛之若父母。五十一年，調曹

縣代者至，民數千遮道乞留，鄰邑長山民亦代籲留，大吏爲留。大紳三月始抵曹任。歲又旱災，重於新城。大紳方設法蘇其民，忽一河督一檄修趙王河決隄，大紳不得已，集夫役萬餘人，以工代賑，兩月竣事，無疾病逃亡者。旣又委辦河工，稽料三百萬，大紳以時方收歛，請緩之，大吏督責益急，與十日限，否且罪。民聞爭先輸納，未及期而數足。公暇卽親詣書院校士，嘗謂諸生曰：「小學一書，爲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途。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急於利祿，惟以記誦詞章博取功名爲務，是以人心不正，達則驕奢淫佚，窮則僥捷偷薄。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以馴致乎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達用，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於是士知實學，風氣一變。嘗按視鄉間，聞有議穀賤銀貴，徵期促迫者，大紳顧而語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其擅自緩徵，遴員代之，紳民慮失

大紳爭先交納，屆期畢完。大吏因飭徵累年逋欠，儻不足，終以代者受事，紳民愈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銀三萬餘兩。大紳由是膺上考。初，大紳以忤上臺意，自効求去，民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大紳以是得不去。至是密自申請，民知之已無如何矣，乃得引疾歸。五十八年病痊，仍發原省以知縣用，補文登縣。未抵任，值新城縣修城，大吏徇士民請檄大紳督工。五十九年，工竣，尋以曹縣任內舊案，被議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新城曹縣民爲捐金請贖得免歸。一嘉慶五年，諭曰：「有人奏保劉大紳操守廉潔，兼有才能，辦理城工渡船二事，民情甚爲愛戴。該員籍隸雲南，著初彭齡送部引見。」旋得旨，仍發山東，以知縣用。嗣補東城縣。是年大雨水，大紳以災報，大吏駁之。民素知大紳賢，雖未得減徵，亦無怨謗者。十年，署「武定府同知」。適蝗蝻起，登萊間，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災甚鉅。大紳奉檄捕蝗，並查辦沿河賑務。事竣，以母年八十，請終養。

歸。旋丁母憂，遂不出。以詩文教授鄉里。『道光』八年卒。入祀鄉賢名宦等祠。

劉體重 錄清史列傳

劉體重，山西趙城人。『乾隆』五十四年舉人。『嘉慶』六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湖南，歷署石門、新化、衡陽、臨武、衡山、湘陰等縣「知縣」。捐陞「同知」，改掣江西，歷署九江、袁州、饒州、南昌等府「同知」。『道光』元年，補袁州府「同知」，署南昌、臨江等府「知府」，陞廣信府「知府」。六年，調吉安府，十三年，再調撫州府。其宦轍所在有聲，於撫尤著。甫視事，親歷各屬，相度當因當革諸事宜，以時舉廢。所至問民疾苦，集父老子弟，以孝弟耕讀相勸勉。凡所區處，曲中隱微，而往復周詳，無異

家人屬吏不職，參劾無少徇，馭胥吏尤嚴。有攬辦詞訟者，發其奸惡，痛懲之。於府署堂後，設治事所，終日危坐，內外肅然。每夜分，檢校文書訖，出巡兩廊，察吏勤惰；僕從胥役，非稟令無敢擅出入者。郡城舊有「興魯書院」，體重厚其廩餼，勤加培植，尤崇尚經學，剖析疑義，娓娓不倦，後遂相沿以五經課士焉。其規矩嚴肅，諸生中或偃蹇從事，必繩以禮法。體重性端謹，動必循禮，每丁祭，輒先期詣學宮，躬執灑埽，滌器具，於視牲習儀諸典，亦胥蠲胥恪。謂「宮牆內事，非可任之胥役，於此不展其誠敬，雖讀書何益？」其學術純正，不爲異端惑。郡有觀音堂仙居處，前守奉祀惟謹，命毀之。社稷壇久圮，捐貲於南北郊，分立兩壇，以符典制。是年夏，河水溢臨川下游，被災竭力振卹，散籽粒，俾民補種，雖災不害。又築建義倉，以備荒歉，捐千金爲倡，郡民感德，咸樂輸將，積穀至五萬餘石，就倉之廳，事設義塋，延師課童蒙，陞任後，紳民即塾爲生祠祀焉，稱曰「劉公倉」。十四年，擢「河南彰衛懷道」，筦河務所屬爲河防。

要區，每當黃流盛漲，險工疊出，體重集夫，購料躬率廳營員弁往來巡行，動數百里，雖酷暑大雨無少息，故終其任，河流安濶，民無水患。沁水隄由民修築，體重以民隄，單薄，擇要築子埝，並籌歲修費，垂永久。漳河無隄，防田禾屢被淹沒，體重加深疏濬，水無泛濫虞。道署駐武陟，有「安昌書院」，課武陟縣士體重爲三府士建「河朔書院」，倣白鹿洞立條規於西偏祀。十賢三儒附義塾訓課如撫州時以創建書院及防河功，先後得旨優敍。十九年舉大計卓異，尋擢「江西按察使」。時新喻有糾衆抗漕之案，「巡撫」令體重帶兵彈壓，體重曰：「是激之變也。」單騎往諭之，衆解散，僅置首從二人於法。二十年陞「湖北布政使」。二十二年乞病歸，尋卒於家。體重整躬率屬廉平不苟，尤長治獄，每蒞任必榜積案於堂，次第清理。於屬縣之案，不行檄，不遣差，但函催解送人證，至則立訊，不肯須臾緩。遇懇期，坐堂上受牘，詰數語即灼知情偽，雖險健者莫售其欺。然慎笞杖，每於訊鞫時引情據理，多方開導，俟

其人輪情自屈，始就斷。嘗令屬吏各設循環簿二本，將已結未結案列期上聞，即於簿批示審讞當否。故吏畏民懷，詞訟日簡，每去官，士民走送數百里不絕。二十五年，入祀武陵名宦祠。

吳梯錄清史列傳

吳梯廣東順德人。「嘉慶」六年舉人。以「方略館贍錄」議敍選「山東蒙陰縣知縣」。蒙陰故瘠邑，聞者色沮。梯笑曰：「我輩志不在溫飽，甫得官卽計肥瘠耶？」遂之官。至則令鄉舉齒德士，爲「公正」，給戮記，俾防盜。除夕漏下，忽有距城四十里某「公正」，以巨盜驟歸來告者，梯立督捕役，馳詣盜所，倉皇就縛。嚴訊不吐實，

威以極刑，作鼾聲，蓋邪教林清餘黨也。乃訊盜婦，知爲他縣劇賊，比移查而盜斃獄中矣。縣當孔道，額設驛馬，每年以舊馬瘠者易新馬，馬未到則以民馬換，民每苦驛卒浮索，多以疲駕應之，往往誤差，民累官亦累。梯革除之，復諭民種茶樹，除糧催皆有實惠。鄰邑蝗發，獨不入蒙境，民以爲德化所感。旋調濰縣，縣濱海，圖利者欲上議開港招商，梯_思濰與海通，時防賊擾，更開他港，恐後患甚鉅，拒不允。邑多水患，浚河脩堤，其患頓息。再調禹城，禹城歲漕六千餘石，用漕車六百餘輛，外復創薦車名，百姓苦漆派。梯下車，卽裁革之。邑故有官價梯，一按市估平給，聽訟鞠囚，尤不敢率斷。某縣嘗有劫案被獲者，梯與審焉，刑未加，賊已吐實，獄成，梯獨不畫諾，曰：「贓少而不實，不成信讞。」上官不悅。適河東解盜至，贓犯全獲，乃喜曰：「吳令真老吏也。」擢任「膠州知州」，年饑，穀貴，梯勸捐雜糧，菽一繆五，稷黍各二，攪和爲半價，分糶復平糶倉穀萬餘石。穀罄，而價愈騰。適得豆餅濟飢，策截留豆餅百六十萬斤，敷五

萬人一月食於是城鄉分廠出糧，糧價頓平。以所得餅值歸商，民弗飢而商力亦弗耗。嗣後膠州饑，踵法行之，民無餓者。「郎中」某巨富卒，無子。妻陳氏擇族子爲嗣，遠族舉人某私結「郎中」族叔，強以己子入繼。陳訟於官。梯令立質而親者爲嗣，嚴諭其族紳曰：「陳氏母子有他故，惟某舉人與族叔某是問。」氏母子必無恙。再擢一濟甯直隸州知州。州有李澍者，最富。上官欲彌補鹽餉，牒州取澍充鹽商。梯以逼勒充商，必致破家，自爲稿申覆，力陳勒充之弊，懇請永禁。大吏悟，據情轉奏。李得免，以千金爲梯壽，梯力卻之，去任再餽，仍弗受。梯凡蒞任，必與差役約，因犯罪重輕爲賞錢多少，差票限日收納，藉票毒民者，革役反坐，命盜案須詣勘者，夫馬自辦，署明於牘尾，故相驗無供應之累。任某縣時，有犯逸爲鄰省所獲，姓名籍貫案由皆符合，旣認狀，鄰省置諸法移山東飭縣銷案。梯以道遠，慮有賄囑認案者，存未銷，數月後，果於縣境緝獲本犯。縣有莊丁某，得罪主人，變姓名逃匿。其母疑子與莊主女。

姦爲莊主所殺。因以殺子沒屍控莊主女，數欲自盡。梯訪無確據，因思女不到案，則案不結，脫到案畏羞自盡。污人名節，且殺人非慎憲之道。乃入莊諭，懸千金賞。莊丁不數日獲之，事遂得白。梯在禹城時，布政使朱桂楨以薦於「巡撫」，「巡撫」方以浮言擬撤梯任屬。朱瞞之，朱至濰縣，縣民莫不嗟歎，以官之去濰爲恨，遂極力保全之，卒爲循吏。嗣卒，年八十三。

李文耕 錄清史列傳

李文耕，雲南昆明人。「嘉慶」七年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山東補。「鄒平縣知縣」十五年，以疾去官。十九年，病痊，仍補原缺。在任五年，以清訟，息爭，戢暴，安良，爲

務，尤盡心教化。民婦陳氏，訴其子忤逆，文耕引咎自責，其子悔悟，叩頭流血，卒改行爲孝。邑素多盜，文耕立獲盜賞格，設捕役工食，釐弊剔姦，窮詰窩頓，盜風以息。創立義學，及「梁鄒書院」，使諸生誦讀其中，親策勵之。二十四年，調冠縣。二十五年，擢「膠州知州」，所至皆有循聲。二十二年，陞「濟寧直隸州知州」；三年，陞「泰安府知府」；四年，調沂州府。泰沂素稱難治，而沂俗尤强悍。文耕立屬吏課程，頒示前治，鄒平成法，謂「官不勤則事廢，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痼疾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旦明對越之隱，必不能懔懔於官箴」。官吏多化之。沂地產櫟，文耕勸民廣植，蠶復捐義倉備荒，尤勤於捕盜，按匪鹽梟，望風歛迹，民風一變。旋遷「兗沂曹濟道」；五年，晉「兩浙鹽運使」；六年，調「山東鹽運使」。時鹾商多虧累，文耕分別緩徵，令富商領運，不得以引地滯銷，賤價私賣。七年，擢「湖北按察使」。未至任，調山東，除懸案不結之弊，吏治肅然。十年，再調「貴州按察使」。

立紡織局，使民織棉布，以敦節儉。家喻戶曉，勞瘁不辭。十八年卒，入祀名宦並鄉賢祠。

劉衡錄清史列傳

劉衡江西南豐人。副貢生，充「正白旗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嘉慶十八年，分發廣東，歷署四會、博羅等縣事補。「新興縣知縣」。父憂服闋，選「四川墊江縣知縣」。署梁山縣，旋調巴縣。衡爲人明察敏事，習文法，然持大體，通達下情。其治愛民如子，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除弊，誠信動人，故所居見愛去見思。學務經世，經史百氏無不通，尤嗜尋繹律義。始以「知縣」候銓家居時，其祖「編脩」焯

父「歲貢生」斯禧謂「令最親民，亦易厲民」，日夜與衡究論古循吏爲民實政。初之粵奉檄巡河，廉知巡河兵役素通盜，日夜坐臥船中，與卒役同勞苦，俾不得逞其姦，河盜歛戢，所部肅然。四會爲粵瘠邑，盜賊往往白晝掠人，官不能治，反鉗繁亡家，盜滋熾。衡乃仿古寓兵於農之制，團練壯丁，連村自保，盜不敢近。尋奉命調捕會匪，得其籍，臚載人多，遠近駭動，亟焚之以安反側，祇擒治其渠衆，乃定。博羅城中，故設徵糧店戶數家，鄉又設十站，民苦絲重。衡至卽撤之。邑多自戕案，里豪蠹役雜持之，害滋甚。衡察實，立釋誣濫，嚴懲主使者，親歷各鄉，多方開導；自是，民知自愛。及官蜀，「以治粵之法治之」。墾江俗輕生如博羅，衡先事以言曉譬，民知徒死無益，終其任靡自戕者獲一畧匪。初犯者曰：「飢寒迫爾」，乃給貲，使置擔具以謀生，爲約再犯不宥。匪聞咸感泣改行。梁山與墾江皆隸州，衡調梁山時，墾人訴於州及大府曰：「願還我劉公」。梁山民亦哀大府曰：「乞暫假劉公」。梁處萬山中，距水道。

遠歲苦旱，衡相地修築塘堰，延亘數十里，以時蓄洩，至今利賴之。倡捐置田建屋，養孤貧，歲得穀數百石，全活無算。「布政使一陸」言下其法令，各州縣照行。巴縣爲重慶首邑，五方輻輳，訟獄繁多，號稱難治；倚食縣署者，白役至七千餘人，自衡蒞事役，無所得食，散爲民存百餘人，備使令而已。值歲歉，衡建議謂：「濟荒之法，聚不如散，一命各歸各保，以便賑恤。」是年雖饑不害。衡初受任時，積牘數千，洎卸篆，僅遺某舉人請咨一案，移交後令而已。嘗道過墊江，墊人喜其還，壺漿道迎，歡聲雷動。已而知赴他任，感泣如失慈母。其得民心如此。衡以律例命意忠厚，非聖人不能作，故本之爲治，以求達其愛民之心。知愛民先在去其病民者，故恆寓寬於嚴。每謂：「官民阻隔，皆緣門丁書吏表裏爲奸。」故所至不用門丁，惟以「官須自作」四字爲宗旨，設長几於堂左右，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六橋房，更呈案，則各就左几之橋皮之，而擊磬以爲號；衡聞磬自取入，立即核辦，旋發出，置於右几，亦如之。吏以次承領，一不經。

象丁之手，故擁蔽悉除，有訴訟者，輒坐堂皇受牘，親書牒，令原告交里正轉攝所訟之人，兩造俱到，一訊卽結，無寃者。嘗懸鉢署前，民有急難，許擊之以聞，則爲審理。非重獄不遣句攝，隸卽出牒，必注役之姓名齒貌於籤，又令互相保結，設連坐之法，蠹役無所施其技。有事於鄉，省僕從，與馬工食自給，俾無擾及閭閻。有兄弟爭財者，反覆勸導，動以天性，卒至感悟交讓。衡性素嚴重，然每臨訟，輒齋威，俾得通其情，撫不過十。惟於豪猾，則痛懲不稍假借。嘗延訪士大夫，周知地方利害，次第舉革。同城武營，極與和衷，時周其乏，俾緩急可以相倚。創立城鄉義學，公餘輒親督課釋，考其勤惰，而勸其志行。其爲治大要以恤貧保富，正人心，端士習，爲主。一總督一戴錫三巡川東，旁邑民訴冤者，皆曰：『乞付劉青天決之。』語達天聽。七年，擢一縣州直隸州知州。一引見，蒙召對訓以『公勤』二字。八年，遷一保寧府知府。九年，調成都府。每語人曰：『牧令爲親民之官，隨事可盡吾心。太守漸遠民，安靜率屬而已，不如爲

州縣之得一憲民事也。然所在屬吏化之，無厲民者。十年，陞河南開歸陳許道，一所屬聞衡名，轉相儆戒。是冬，使者閱河防，江南河北皆以料塗不實，多罷黜，惟河南廳汎免。未幾，得痰疾，「巡撫」楊國楨疏爲陳情，而狀其治蜀政跡，請優之以風有位；奏入，賞假兩月調理。外臣四品以下無此例，蓋特恩也。久之，未愈，遂乞歸。二十一年卒。卒後數年，四川墊江、梁山、巴縣，及廣東博羅縣，均請入祀名宦祠。先後得旨允行。「同治」五年，「四川學政」楊秉璋復疏陳衡歷官循績，並遺書以聞，諭曰：「劉衡歷任廣東、四川、守令一所至循聲卓著，去官四十餘年，至今民間稱道弗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等書，尤爲洞悉閭閻休戚，於興利除弊之道，籌盡詳備，洵無愧循良之吏。著將歷任政績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傳，以資觀感。」衡所著治譜外，又有六九軒算書五種，論者謂其中明古義，曲鬯旁通，有裨後學。又著有小學書，爲時所稱。（下略）

費庚吉

錄清史列傳

費庚吉，江蘇武進人。四歲而孤，母徐氏督之讀，以貧育於外家。「嘉慶二二十四年，試進士第一，授一禮部主事。」庚吉自以節母之子，每彙題節孝必肅容具稿。（中略）「道光」七年，充「大清通禮纂修官。」十七年，補「湖廣道監察御史；」五月，授「河南汝寧府知府。」一朔望詣明倫堂，集紳耆告以士君子居鄉當爲守土吏佐慈惠廣教化矜式後進，使鄉人不爲苟且媿薄之行。召諸生講明正學，申義利之辨。暇則屏騁從循行阡陌，與父老言農與子弟言孝，作勸戒歌曉婦孺，環聽若堵，民忘其爲官。嘗謂「民風由於士，士風係於官，欲教士民不如先教牧令。」乃爲書戒曰：「牧令與民一體也，太守與牧令猶一家也。民失其德，牧令之責也，牧令不能使民之無失德，則太守之責也。汝南居豫省之中，近北五邑，性多剛，剛則直而易感，不善

治之，則懼其悍；近南四邑，性多柔，柔則順而易從，不善治之，則懼其刁。悍與刁，非不可化，視爲治何如耳。上古官事與民事合，而治道盛；晚近官事與民事分，而治道衰。其貪酷闖葺者無論已，間有聰明強幹之吏，類專心於官事，以供張爲結納，以掩飾爲調停；其於民事，漠不關心，惡在與民一體也。民事莫大於教養，尤莫難於使之自爲教養。嘗思之，而知其難矣。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有徑直以行者，有委曲以行者，假手吏胥則吏胥壞之，假手門丁則門丁壞之，假手鄉約里正則鄉約里正又壞之，然則終不可行乎？在出以虛心，持以實心而已。爲政者當視其事爲天下之事，非一人之事，爲一己之事，非他人之事。遇欲以清其原，窮理以擴其識；問之長官，問之僚屬，問之賓朋，問之鄉大夫鄉先生，問之田夫野老，告吾善者，從如流水；規吾過者，改如轉圜；洗其嗜欲功利之私，破其養尊處優之習，出一語質諸鬼神，民自知其不貳；下一令堅如金石，民自知其不欺。養與教並重，而養卽寓於教之中。教富者以睦嫗

任恤，而富可養；貧教資者以勤儉安分，而貧可自養。宣聖諭以教民，不必專在朔望也，當於城市村莊，隨時求宣講之法；嚴保甲以弭盜，不必專在鎮集也，當於孤村單戶，隨地求聯絡之方。尊禮高年，則人知敬老；表章節孝，則婦盡懷清。日坐大堂，示民以公疾趨過廟，使民知敬。紳之賢者，優崇而咨訪之，則民情可通；矜之劣者，擯絕而懲創之，則民氣可靜。聽訟不可留，宜持詳慎之意；催科不容緩，宜屬撫字之仁。事上宜謹，可爭是非而不可傲；待下宜謙，可絕情面而不可陵。捐輸所以急公，可勸不可罰；罰則近於擾，賽會所以從俗，可偶不可驕，驕則近於荒。有時或不廢詠歌，所以導民之性情，不可以空文妨實政；得暇則參觀經史，所以資吾之考鏡，不可以泥古拂今情。差徭可減則減，少一分科歛，卽留一分脂膏；糜費可省則省，去一分酬應，卽免一分虧累。官清則役畏，官健則捕精。署以內，毋好古玩，毋進優伶，毋輕宴會，不惟節用，自可清心；境之中，嚴辦訟師，嚴除豪霸，嚴禁娼賭，不獨防姦，兼堪厚俗。所謂官事

與民事合者，如此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自問此心，不肯以空言欺世，然但可爲知者道耳。努力明德以答蒼生！」到任數月，境內大治，未嘗鞭人至百，而獄訟衰息。馬氏爭田三十年，庚吉一訊而解。族長馬賢者，年八十六矣，目已瞽，言「身年老可不到案，聞太守賢是以來，目不見青天，得握青天手，死不恨。」庚吉憐其老，引手慰撫之。賢流涕曰：「百餘年無此官矣。」庚吉母病，民相率禱城隍神，至數千人，止之不可。曰：「出於心之不自知，且恐使君去也。」二十二年，調知開封府，耆老請留四閱月。及去，送者數萬人，生童負笈從之，開封者數百人。抵任七日，有旨授「福建糧儲道」。時洋船初犯境，庚吉攜僕役一人往，每食一盞，公服外無餘衣。檄辦泉州行營糧臺，兼充「翼長」。一向例，「糧道員」得月領鹽菜火食銀百五十兩，庚吉以既有養廉，推以犒士，疾卒於軍祀名宦祠。著有毛詩約旨三十卷，歷代名臣管見錄十二卷，宗廟時享次第考四卷，詩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治汝官書四卷。

吳應連 錄清史列傳

吳應連，江內南城人。「道光」元年舉人。十三年，以「知縣」揀發四川，歷署天全、涪州、永川安岳、蒲江、新津、綿竹、仁壽等州縣事。二十八年，補石泉縣選差接石泉縣卽今四川省七川縣。三十年，調補壺縣。一咸豐四年，卒於任。涪江、黔蜀水交會，磨盤火峯廟，培羣豬各灘石，縱橫江中，觸船輒破。應連募工鑿險，水勢漸平。及永川之鑿蝦蟆口灘，仁壽之開石棧石泉之平曲山攔皆自出廉俸，以爲民利。所至擴書院，增膏火，薄江之鶴山，一壺縣之「九峯」，一安岳之一龍泉，石泉之「西山」，一永川之「錦雲」，「東皋」，一其尤經意者也。涪地多桑，而民不知蠶。應連購蠶，教以養蠶繅絲之法。於石泉安岳種桑數萬株，繭絲之利遂普兩縣。「道光」十七年，涪州水暴漲，淹沒田廬，應連捐資賑濟。邑舊有浮屍會，每屍給棺一錢五百，舟人利其死而後救。應連改爲

救生艇，凡獲一屍，祇給棺無葬費；救一生者，賞錢千。二十一年，安岳大旱，饑民洶洶，欲爲變。應連捐三千金賑之，不及申請，輒發常平倉穀，分設男女粥廠，日巡視散放；至秋熟，則自購穀補之；富者感其誠，爭相轉輸不絕。安岳民嘗爭水，構釁，躬履阡陌，爲定蓄水法，令多開陂蕩，浸田疇，多少有程，啓閉有時，計修新舊塘堰三百九十餘處，水足而爭鬪之風自戢。在永川亦疏濬舊堰七百餘所，灌江石泉多山，則度地引泉，停澑有備，田遂爲上腴。彭縣水利，自海子分支，析爲東三河、西四河，夙資灌溉，惟蓄洩無法，非竭則溢。應連籌酌形勢，隨地鑿塘築堰，殺漲節流，無有旱潦。石泉地界生番，蠻族築碉而居，伺間潛出殺人越貨，應連擒治驍桀，曉衆番以大義，擇其子弟開敏者，送旁近鄉墾肄業，番人化之，相戒勿再犯。仁壽三鄉皆山，盜賊竄宅其中，四出爲暴，大吏稔應連能檄署仁壽。至三日，即獲首匪斬之，餘衆驚遁。涪州有兄弟五人，號五虎，人咸畏避之，應連乘其不備執之，悉論如律，民爲作伏虎頌。「咸豐十四年」

年，檄解餉赴鄂，行抵漢川，值武昌陷，賊聞鉅餉至，分道要截。應連疾馳七晝夜，達大營。一總督一奏請加「同知」銜。洎回彭縣任，以鄰氛不靖，練鄉團，置器械，定章程；厥後朱藍兩逆逼城環攻，皆賴鄉勇之力得保全。而應連遂以是病卒。易簷時，猶喃喃論濬濠練勇事。彭民追思遺愛，援汝州民留葬劉審交故事，殯應連於城內三忠祠旁，執紳會葬者數千人。歲時伏臘，各具酒脯以獻。涪州安岳永川石泉仁壽蒲江各州縣士民亦聯名請祀名宦祠。（下略）

石家紹錄清史列傳

石家紹山西翼城人。

柏觀山房集石
潘臣傳書後以拔貢爲「壺關縣教諭」，實心課士學，使者稱爲

真教官。一道光一二年成進士，授「江西龍南縣知縣」。發奸摘伏，有神明稱。調上饒；再調南昌。首縣最繁劇，治之裕如。理訟必細心勘鞫，至夜分不輟。時連年水患，饑民聞省會散賑，聚附郭之沙井上官檄家紹及「新建令」辦賑務，始散米令饑民自爨。已而來者蜂集，瀕河地幾莫能容，且慮人衆滋事。於是改散錢，令得錢各返鄉里，候截留漕米濟之。閱兩旬，衆漸散去。而水患益棘，家紹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不任糶者，復分廩貲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攘臂喧爭。正朝先聲震屋瓦。柏峴山房集石 瑞臣傳書後。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家紹至，諭衆曰：「食少人衆，咄嗟不能辦，汝等其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一餓民無粥噉也。」國朝先事則皆迎伏跪拜曰。柏峴山房集石 「石爹爹不欺人。」國朝先事略。柏峴山房集石 願聽處置。先正著。柏峴山房集石 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歷署大庾、新城、新建，擢「銅鼓營同知」，署鵝州、贛州二府。所至皆得民心。國朝先事略。柏峴山房集石 自大吏僚友縉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爲循吏。

欲然。正享略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因自號曰「一民傭」。怡親山房集石
卷之二十一十九年卒。五縣皆祀名宦。國朝先南民尤德家紹釀金建專祠於百花洲恆沙寺之右，久而奉嘗不衰。

正享略

雲茂琦 錄清史列傳

雲茂琦，廣東文昌人。「道光」六年進士，以「知縣」用分江蘇。七年，補「沛縣知縣」。判決如流；每聽斷，必與民談。井里桑麻，年穀豐歉，諄諄以務本業，忍忿爭，爲勸懇懇。如家人父子，民感其誠，訟頓減。接見紳耆，詢民間疾苦，輒采擇施行。出則輕騎，減從酒漿芻豆，毫釐不以擾民。案判後，民情有未盡伸者，許面訴，必得其情而後已。

葺修一歇風書院；一暇則親往督課，語諸生以身心性命之學，自升降，拜跪，揖讓，周旋，皆有準的。鄰邑聞風來學，至庠舍不能容。邑舊無鄉賢名宦祠，茂琦爲集資創建，復修萬壽宮以朝朔望。葺吳公祠以順輿情。吳公者，一明嘉靖時歲荒施賑而祠之者也。沛地低窪，夏秋水潦，禾稼輒淹沒。茂琦躬親相度，開濬溝洫，日後年穀屢登。南幽外有橋久圯，茂琦成之。境多盜賊，無緝捕資，益橫行。茂琦迺量道里遠近，給捕費，復多懸重賞，賊皆屏息。悍盜某，久未獲。茂琦訪其巢穴，往捕之，盜聞自殺。其子欲以誣捕役，及見茂琦震懼，不敢欺，遂擒而寘之法。（中略）九年調六合縣。六合當近江淮，連年大水，田廩淹沒殆盡。水初至，居民安土重遷，水深不及避，緣隄升樹，號聲聞數里。茂琦親雇船，載餅餌，四出賑救。逃入城者，開倉予之食。水退，卽親往各鄉，編戶籍，計口授票，至期領糧；去城遠者，榜通衢，許糧粟轉相貿易，民便之。嗣以倉儲不繼，捐金爲倡，富商大戶，激於義，亦捐積至萬餘緡，民無流亡。孤貧節婦，月給銀米，

年例符者，必呈請旌表。邑多淫祀，飭毀之，而民攝於禍福，不爲動。茂琦親往毀其像，祝之曰：「如能爲厲，身獨當之！」隨因其址，建萬壽宮，社稷壇，先農壇。改建「六峯書院」，一捐廉置田，備賓興費；立集善堂，以掩骼恤幼；立種德堂，以施藥濟貧。屯田十六衛，典質略盡，運戶苦之，復捐廉彌其缺，漕累以甦。十二年，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十四年，署「督糧同知」，尋署「河防同知」。一保薦卓異，引見，授「兵部郎中」。轉「吏部郎中」。以職事稀簡，壹志於學，與同志切劘研究，晨夕不倦。未幾，以終養告歸。立宗規十四條，家勸十六條，訓示家人，大旨以務孝弟，崇耕讀，黜異端爲要。建祠修譜，置祭田，彷范仲淹法，歲計所入以資近屬之貧者；別立閨道堂，備族人應試之資。與弟茂瑰友愛，田廬取其湫隘磽瘠者，而讓爽垲膏腴者歸之弟。瓊去京師，遠籌二千緡，息助公車費。試院地卑，苦雨泥淖，捐資甃以石。青瀾港海口，爲縣要衝，道光二十八年，海寇嘯聚窺縣城。茂琦結安全社，立章程二十條，守禦嚴，寇不敢犯。辟道

去。復擇要增建礮臺；捐集錢三萬緡，濬池築城，以備後患。建文昌閣，尊經閣。工竣，得旨嘉獎。郡幕僑居「瓊臺書院」，久遂躡之。茂琦白「巡道」復之。旋主講「瓊臺書院」，一揭學規五則以訓生徒。每朝暮坐講堂，殷殷督課，有進質者，輒喜曰：「學貴善疑，方能有悟。」因指示源流同異，務領解而後已。夜分輒考授天文度數，證以京房、崔浩諸家之說，反復開誘，不厭求詳。平生儉以自奉，官京外幾二十年，被服恒如儒素。性質直，能習勞，竟日危坐，無跛倚容。二十九年卒，入祀沛縣六合縣名宦祠。

陳崇砥 錄清史列傳

陳崇砥，福安人。道光二十五年舉人。咸豐三年大挑「知縣」，徵分

直隸八年，署「東光縣知縣」。適海口有警，大吏檄沿河州縣，捐辦礮臺木植。崇砥以東光初罹兵難，民力不勝，自出俸餘採買。士民聞之，相率輦木至堂下，酬以值不受。兩月，得千五百株，如數報解。九年，調署赤城。是年冬，補一獻縣知縣。一縣經兵燹，馬賊充斥，劫獄搶犯，城中一夕數驚。崇砥擇健役，購線緝捕，渠魁多就擒。命城鄉練團，選正紳爲之長，具資糧器械，立團十六，合丁壯千五百人，每月每村三班輪值，值五百人，行之期年，邑亦有備。瀛渤海間地多平曠，每值夏秋，賊伏田禾中，爲劫奪。崇砥令於集鎮要害，掘塹築垣，添設屯鋪，以爲守禦。鑑相望，柝相聞，由是盜賊不得入。捻一逆張錫珠寇近畿，距獻五里，崇砥先期調練勇入守，開門納逃亡婦女，集紳民誓於神，復出俸增餉，衆皆感泣，願以死效。賊知有備，遂東遁。方賊之西竄也，日馳數百里，民之避地河間者，守令閉門不納，且飛書崇砥，令拆城家橋。橋爲寧津吳橋，阜城東光景州五邑入都通衢，崇砥得書，力阻之。謂「正宜安集難民，遙爲聲勢，豈可

夷險塞阻，更示以弱。方今滹沱水生，五路羽書日數十至，此橋泝文報不通，且委東鄉百姓於賊，非計也。」知府悟，議乃寢。賊果無所掠而逸。縣有天主堂，其黨徐博里、嘗干以事，崇抵制之曰：「教事爾自主之，民間獄訟有國典，爾無包庇，以累和好。」一博里氣阻。一禮部尙書祁雋藻奉舉循吏，以崇抵制名上擢。保定府清軍同知。「同治」四年署「定州知州」。五年辦軍需局務。「西捻一平賞戴花翎。八年，直隸總督曾國藩檄崇抵制辦水利。崇抵制以保定府河港汊分岐，淤淺難稽，請令沿河汛官編字分段，循隄安牖，每月水長落，分別開報，并添置夫役器具。淤塞者隨時淘汰。以河勢不能均平，商船打壞，致爲河累，議設壩船，遣河兵視守，酌給閘板椿木繩索。遇淺搭橋，以便行旅。復以沿河鹽務爲大，請蘆綢撥款，備運送鹽船諸費。所論皆切要。九月，署「大名府知府」。大名亂後，民多築寨堡自衛，崇抵制恐易藏奸，飭屬查明所轄團寨，開具里數及寨長姓名，繪圖貼說。官自履勘，收存軍械，擇公正紳耆經

理，衆衆抗差之風以息。畿南久苦旱，「河南巡撫」錢鼎銘邀崇砥襄賑事，崇砥乃議擇災重之區，郡抽以邑，邑抽以村，村抽以戶，戶抽以口；地在十畝外者不賑，極貧者大口給制錢千，小口半之，壯者不給，始委員編查保甲，繼造應賑細冊，復查無異，則告以貸。每十戶立借領一保，結一保；每戶給貸票一，注村居姓名丁口錢數；十戶揭一榜，散錢之日，先期設局，令出驗貸票，加戳記，然後赴賑所驗領。事畢，奏請蠲貸，民皆欣悅。南樂鄉民以差徭聚衆抗官令，飛章告變。崇砥輕騎往謂曰：「爾等反乎？」皆曰：「不敢，惟苦徭重耳！」崇砥曰：「徭當輸否？」皆無辭。乃曲陳利害，平其輕重，曰：「是吾民，當不犯上。」衆歡然，即日輸納，無敢後。有副將某，駐兵尉縣某村，兵不戢，衆疑其僞爲官軍者，移團掩殺，戕副將。旣而知誤，恐逮，不敢散。縣令出捕，則大譁抗。大吏以崇砥舊有聲於獻檄往治，衆喜曰：「好官來矣！」崇砥召團長曰：「國法戕官干重典，况又拒捕，與逆何異？事已至此，惟舉首禍者，吾當爲若解。」衆感泣，縛

爲首數人以獻，崇磁請免脅從者，遂無事。屬當他調，士民將赴省乞留。直隸總督
李鴻章寓書崇磁曰：「執事多善政，百廢俱舉，惜以特簡有人，不得借寇，望將治績告新守，俾吾民留去後思也。」七月回本任。十二月，署順德府。十一年，補授河間府。
河間詞訟甲通省，崇磁申清訟之令，刻期審結。所屬有疑獄，皆代裁決。東光爲崇磁舊治，有來訴者，或不鞠而服。期年案清，人謂五十年所僅見者。河間當滹沱下游，水潦爲災，磁崇請以本年賑項，築古洋河隄，自獻縣至肅甯六十餘里，於蔡家橋以上作隄，以防支流迤西開溝六千餘丈，以資宣洩。於馮家村至高日口買地疏濬造橋，建閘，防子牙河暴漲。由是古洋河通流高下之地，皆大稔。采古今捕蝗成法，刊爲治蝗書。尤善治獄。東明人郝延齡女先許字周敬止之子，周以子殤辭婚。郝復受周慶雲聘。後慶雲家中落，婚書又失，欲娶女，郝不可。而以女送敬止，家聲言守節，敬止拒之。郝乃詭稱敬止子被擄未死，遂涉訟。崇磁判曰：「敬止以子殤辭婚，女與周恩義

已絕。慶雲婚書雖失，有媒妁之可證，不得以貧寒萌他念。命慶雲列日與郝女成禮。廷齡父子並爲生員，如予褫革令其女愈難自安，且失兩姓好，宜薄懲示警。」獄遂定。長恒人薛玉成，其父爲聘李姓女爲養媳。年十四，未成婚。玉成屢挑女，女拒之。後竟殺女。鞠者以夫毆妻至死律定讞。大吏檄崇砥親訊，知女曾納段姓聘，段子爲賊，擄女至薛家，獨不忘段；薛之父母欲子成婚，以絕女望，屢挑屢阻，至於被殺。崇砥謂「女不許聘，則父母凍餒；而心未忘段，抵死不悔以待之，旌之宜也。薛子以父母命而得妻，照前律亦宜也。必以君子之道責村農小兒女，則過矣。」時韪其議。積年重案，平反得雪多類此。「光緒」元年，卒於任。

朱次琦 錄清史列傳

朱次琦廣東南海人。一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咸豐二年，攝襄陵縣事。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畝，居民爭利構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訟端，則強豪望斷居奇；有有水無地者，有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而無買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地無水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縣知縣」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稅相直，迺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維特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實得水田萬四百畝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獄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賞購知其所適，詎假郡捕，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盜衆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燈也，迺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組繫

原賊入矣。遠近以爲神。（中略）每行縣所至，拊循姁姁，老稚迎笑。有遷訴者，索木倚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恒終日不笞一人。其他頌讀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爲婚，卓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四日，民俗大化。其去也，攀留萬人，至門抱橋折，爲立主祀之鄧伯道祠，從別建宋使君祠，春秋報祀弗絕。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安琦猶在襄陵，謂官一網盡全晉聯絡關防，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遂引疾去。嘉祐時講學九江鄉，生徒百數十人，看省弟子亦有來學者，足不入城市，有後朱子之稱。時稱號江蘇昌江、陳氏諸義門，及朝廷捐產，准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贈施，合金財萬六千兩，置立案，爲雙通苑氏義莊章程，設歲課祀先，養老，勸學，矜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年卒，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年竟不復出。「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巡撫」裕寬疏其學行，特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下略）

錢德承錄清史列傳

錢德承，浙江山陰人。由監生捐一從九品。「道光」五年分發湖北試用，歷任漢州廝城「巡檢」，以捕盜功陞「縣丞」。十九年補「石首縣丞」。二十三年改發江蘇。二十四年攝「吳縣丞」。二十六年補「上元縣丞」。葺先賢祠墓，修義塚，有暴棺不葬者，出俸錢掩埋之。復捐修屋三楹，歲收租以資善舉，禁書役毋得苛索，一切陋規悉罷之。二十八年，權知高淳縣事。縣境地分七鄉，附城者四，其三鄉遠且阻湖，德承下車，先清附城四鄉宿案；卽詣三鄉，假廟宇判決，兩月盡結。邑患蝗，德承令寅午二時捕之，旬餘蝗盡。二十九年，以整理鹽政功陞「知縣」。「咸豐」二年，補「金匱縣知縣」。三年，調署青浦。青浦當周立春亂後，民輒日所惡爲餘黨，德承下令捕黨惡十三人，誣告者以其罪罪之。時上海猶爲賊踞，距浦不百里，邑民被脅者多。德

承以鄉團法箝束之，令自歸免罪，並教以聯絡應接之術。於是民情固，而匪勢日衰。大吏以軍儲孔亟，議開徵，浦民環署泣訴，德承善言遣之。已而檄卜令徵錢漕十之四，乃具牘力爭，謂「官可去，事不可辦。」卒得請。四年，復金匱任。有鹽梟械鬪，久未成讞，德承一訊而結。金匱紳士完漕，恤減民戶數倍。德承令紳民畫一諸不便者百計，撻之不爲動。上海克復，敘防堵績，賞戴藍翎，加「同知」銜。六年，丁母憂去官。旋以常州府屬團練得力，保以「同知直隸州」用，並留辦常州軍務。十年，奉文回籍，補行守制。一、同治元年，攝元和縣事。尋調崇明，崇明濱海，民鮮由禮。德承採節義可風者旌獎之，遇貧乏無告者撫卹之，復廣置義阡掩骼埋骸，行不數月，風氣丕變。邑故爲海賊逋逃藪，黃六郎者，劇盜也。黨羽實繁，德承以計捕誅之，餘黨乃散。邑素健訟，德承定傳審之法，禁胥役需索，道里遠近給以資，久之，民以見官爲恥。故事，邑田壞海，恒有漲沙，三年一均，有餘則以償賦之不足。官斯土者，多取以自給。德承舉

所得五千緝，悉以濟軍。「巡撫」李鴻章上其治狀，得旨以「知府」用。二年署松江府知府。一時蘇省兵民交困，德承與統兵官力解之，免民軍中樵蘇之供，兵民以安。松江漕賦最重，亂半，方議規復。德承徧勘屬邑，酌定科則，陳請均漕減賦者數四，松蘇漕額視前得減十之三；乃刊勒成書，俾爲定法。府屬蘆洲久未定賦，民糾結爭訟，德承冒烈日履度之，感熱咯血不少休息。嘗飲水味鹹，意海塘必有傾壞者，察之，海寧塘果圮，卽日補葺，沿海田畝得以無患。又脩蠻宮，建試院，續纂府志若干卷，皆精心規畫，力爲其難。三年，調常州。時府城初復，窮民無所歸。德承於城南北設粥廠，二日再食之；其去城遠而艱於就食者，計口授以錢，冬則製棉衣衣之，城鄉安然，無凍餒者。於是，禁遊勇，招商賈，勸耕織，濬水道，百廢並舉，手札下屬吏，累千百言，雖疾弗少懈，其奉行不力者，聞於上官黜之。一撫、「臬」兩署燬於賊，修復工貲，當七萬金，德承任其事，費減半。五年，兼督海運事。六年，權蘇州府。吳中風尙奢靡，肆市

往往男女雜坐，德承錄大清會典，並節鈔律例揭於市，嚴加禁止，風氣頓改。江北州縣訟獄積滯，德承定發審新章，並令各屬增設月報，弊遂除。七年，海運事竣，保以道員用；旋署鎮江府事。郡治華洋雜居，勇匪混迹六七濠等處。會鹽梟約期爲變，德承出不意掩之，獲犯數人，事卽定。先是，府城設有留養所、普仁堂、育嬰堂、恤嫠會，各有廬舍田畝，兵燹後漸多侵沒。德承詳加清釐，得田一萬一千餘畝，房舍數十楹，手訂章程，概復舊觀。鎮俗多溺女，懸爲厲禁；并增育嬰堂以收養之，距城遠者由近鄉寄以資。郡濱大江，多風濤患，德承令救生船時出拯濟，並開江口淤河以資停泊，行旅賴之。八年，以前督海運出力，加三品銜，旋署江寧府事。初，德承之宰高淳也，以地處江之下游，民圩易決，乃預令典肆儒絮，並市蒲包藏之庫。秋大雨，湖漲，德承巡視各圩，或以蒲包實土壤之，或塞以絮，圩皆得全。時永豐圩將潰，馳往救之，至則水與隄平，風雨狂急；德承令健者五百人，負絮背水坐於隄，隄內下木椿，實以土，自己迄申。

風雨不已，負絮者戰慄無人色。德承溫語撫循，戒毋動而自往來雨中，水流面如注，督迫工作，歲事乃歸。及守江寧，又值大雨爲災，山水下注，江流暴漲，沖上元江寧沿江各圩，房舍半沒。德承冒雨周視，力爲捍禦，擇高阜樓止流民，又於近省之虎賁倉，設廠收養。上元七里洲圩，民貧不能自修，德承籌資三千餘緡，興築之。江寧每屆隆冬，有散棉衣之舉，水災而後，德承假款豫爲購製，並勸集五千餘緡，以羨餘爲掩埋棺木之用。又設當牛局，官爲收牧，來春聽其贖歸。九年，「西捨」肅清，錄功換花翎。是年冬，再蒞鎮江，尤加意水利。郡城河北水關至甘露港，出江南水關至便宜橋，達運河，計長一千四百丈有奇。自乾隆一中開濬，歷百數十年，日就淤塞，德承集資脩之，河流乃暢。十年二月，以病去官，卒於籍祀松江青浦名宦祠。

楊榮緒 錄清史列傳

楊榮緒廣東番禺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館，授編修。己未辛酉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補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時戶部尙書一肅，順導駕幸熱河，意叵測。榮緒與同官抗疏，力請迴鑾，又劾參贊國瑞骯法濟私，風裁大著。十一年，掌四川河南等道御史，幫辦五城團防事，歷署京畿廣西兩道御史，刑禮兩科給事中。同治二年，授浙江湖州府知府。時府治甫克復，荒墟白骨，闐蕪無人煙。榮緒安集流亡，閭閻漸復。乃置善後局，規畫庶政，各屬糧冊無存。榮緒招徠墾闢，試辦開徵，數年銀漕加於疇昔。湖蠶利甲天下，亂後桑株盡伐，榮緒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苗，宛然成林，絲業復盛。府故濱湖，匯天目諸山之水，舊設三十六瀆，以資宣洩。榮緒以經亂多淤，設法疏濬，又淘汰城河北塘。

河碧浪湖並立歲修章程著爲令復府城育嬰堂令南澠長興教港皆次第創設。又飭各屬立留嬰公所全活者萬餘人重葺學校建考棚舉賓興脩書院積倉穀造橋梁編保甲諸事井井初蒞任時歸安閩漕縣令奔府署榮緒親往勸諭糧戶見「知府」至皆拈香跪迎事竟帖然遇鞫獄堅坐詳問吏胥立侍相更代而榮緒無倦容放告坐堂皇告者入無阻訟牒有虛謬語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曷持歸細思」訟者如其言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卽手書牘尾恆數百言剖析曲直觀者咸服之由是訟愈稀或兼旬無一至者刑具朽敝隸役坐府門賣瓜果自活素性廉儉爲郡守如布衣時客坐無供張每出門僕人皆步從年終輒無以卒歲上官知其匱乏稍稍助之「布政使」蔣益澧欲師禮之遇屬吏尤謙厚所上公牘疵繆者教之使改莫不感服十年舉卓異嗣爲人所譖遂求去格於例不得請迺捐陞道員解任尋卒入祀名宦祠著有十二經音義考左傳博引

讀律提綱諸書。

沈錫華錄清史列傳

沈錫華，浙江海寧人。咸豐十七年，以「巡檢」分發江蘇，初任吳縣光福「巡檢」，後署吳縣「典史」及「縣丞」，代攝吳縣吳江知縣。「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以守潔才優，勤耐苦，保奏，遂授「吳江縣知縣」，尋因承緝盜案，鑄紳。時「江蘇巡撫」丁日昌，以錫華勤苦耐煩，奏請開復，疏再上，允之。再任吳江，調常熟，以勞疾乞歸。其任「光福巡檢」也，革除規費，約束吏役，徒步巡行村落，勸息爭端，懲治土棍，居官如家，頌聲四起。其署吳縣「典史」「縣丞」也，時省垣

巡防募漕艘，水手爲團勇，強橫多不法。『知府』遣員掩捕，輒被毆辱。錫華立執拒捕者，寘之法，全部肅然。『咸豐』九年，震澤鄉民抗糧，聚衆萬餘，環伺城外，銜接十數里，臨以兵益譁，勢且岌岌。『巡撫』徐有任知錫華有循聲，檄令往諭。錫華請速撤兵，遂單騎馳入衆中，大言曰：『爾等皆安善良民，乃作此不顧身家事耶？』剴切導以利害，衆皆感悟，齊呼『明白清官』，卽日解散。其攝吳縣也，值蘇垣久陷洞庭東西兩山，孤懸太湖。錫華激勵沿湖各鎮村民團與，水師統領江南福山鎮總兵王之敬、湖郡團紳『福建糧道』趙景賢聯絡聲援，互相犄角，保全實多。其攝吳江也，駐邑之章練塘地逼賊巢，界連三邑。錫華招撫槍船，曉以禍福，結以恩信，晝夜躬率巡防，與民相親，民賴以安。分轄青浦屬之金澤鎮，孤注泖濶之間，賊蹤靡定，十室九空。錫華移駐鎮中，不數旬，市廩復業。時大軍進規吳中，錫華旋補吳江兼署元和、元和各鄉，故多槍船，陽爲保衛，潛與賊合，聞錫華名，悉投冊受撫，爭爲之用，後皆殺。

賊立功；「甘肅涼州鎮總兵」孫金彪，即錫華所識拔者也。吳江克復，錫華入城治事，又兼攝震澤內堅城守，外防要隘，而蘇湖嘉興各逆，糾合數萬人，不次環攻。一夕夜將半，賊直撲東門外，縱火焚掠，錫華慷慨登陴，督防軍鼓譟迎擊，大敗之。吳江爲蘇浙咽喉，孤城危如累卵，左右皆駭散，錫華獨誓以死守；凡一切安民之議，乞援之文，皆手自草綱，三閱月如一日，城卒得完。於是集流亡，事掩埋，招墾荒，編保甲，籌辦善後事宜，日不暇給。吳江東門外垂虹橋，南臨具區，北達吳淞橋，缺久淤，間多傾圮，而具區東下之水，邑爲首衝。錫華謂：「匯將洩之水，以一百數十丈之橋欄阻之，上游湍勢驟殺，下游波流遞緩，茭蘆塗泥之屬，因之停壅，利在宣暢，濬辟修橋，非僅關一邑利害。」遂首先舉辦，疏濬城河，便利舟楫。而文廟、書院、養濟、育嬰諸所，次第修舉，經費不足，捐廉繼之。復清盜產入書院，厚給膏獎，添設義學，垂之久遠。養濟院例有定額，錫華於額外割俸收養，故同城隸震澤之民，有求隸吳江者，以錫華有以恤之。

也。吳江經徵錢漕，向有經造之目，小戶糧賦，不能自納，皆由經造代輸，包攬抑勒，久相把持，往往官未催科，而民已先困。錫華諭其弊，請於大府，一律革除，勒石永禁。會減賦恩旨初下，釐定新科斗則，按畝細核銀米實數，勒石昭示，吏胥不能上下其手，每屆啓徵之前，復按科則，分別應完銀米若干，合錢若干，編給簡明文告，銀洋悉如時價，不得短估高擡。「布政使」丁日昌取其示式，頒行各屬。及日昌撫蘇復飭通省一律遵行，永爲定章；此則錫華便民之政，惠及全省者也。錫華嘗言：『州縣之弊，半由吏胥，而吏胥之得售其奸，以官與民疏耳；官勤則民逸，官苦則民樂。』故嘗偏歷村鎮，口講指畫，傾心化導，務在與民休息。行保甲十家牌，事舉而民不擾，有訴曲直者，片言剖判，民自無冤。各鄉圩甲，每假祀神賽會之名，按田科錢，爲肥家計，錫華曰：『是既妨農，又耗民財，且不免奸人混跡，嚴禁止之。』去任之日，攀附如歸父老，多泣下者。再任吳江，士民服教既久，幾於臥理。其任常熟，課士愛民，一如任吳江時。

「光緒」四年卒。

朱靖甸 錄清史列傳

朱靖甸，河南安陽人。「咸豐」九年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直隸海運，敘功獎「同知直隸州」。旋補「正定縣知縣」。「同治」二年，以地糧額征全完，加「運同」銜，調清苑縣。十一年，權灤州，擢「深州直隸州知州」。「光緒」六年，以「卓異」；九年，授保定道缺知府，署保定府，尋補授。在任十餘年，兩舉卓異。十五年，籌辦豫賑，加三品銜。二十年，權「清河道」，旋授「湖南岳常澧道」。先後捐貲助賑，議敍花翎加二品頂戴。二十一年，擢「直隸按察使」，陞署「布政使」。是年十月，卒於官。其蒞

正定也，值山東馬賊宋景詩等北竄，靖甸方就道，聞賊已薄城，日暮且陷，人或尼之，慨然曰：「吾奉檄視事，與城存亡分也，將焉避？」兼程進，以夜至縣。遲明巡城，守陴者驚問，則縣官也，衆心大定。於是具守備，徧樹幟堞間。賊知有備，遁去。前知縣鄒灝創練土勇，靖甸復勒以兵法，旌旗改色。「總督」劉長佑追賊及境，歎曰：「賊蹤飄忽，兵苦不及，使團練皆若此，大可輔兵力之不逮；是宜褒之，以勸能者。」靖甸辭曰：「此非某功，鄒前令力也。」僅舉首事者四人以應。正定西北七十里，有地孤懸，鄰境奸人穴地作室爲博場，伺隙竊掠，渠魁爲「同知」署役，捕至則逸，捕去復聚，靖甸廉得之，思掩其不備。一日出城策馬疾驅，果獲十餘人，治其罪，內逃軍某，巨憝也。由是縣境獲安。宰清苑日，究心水利。府河源出滿城，一畝泉地勢建瓴，水苦直瀉，前「總督」一方觀承濬泉建閘，居民利之。「道光」後，舊閘漸廢，民截水灌田，泥壅泉枯，下流益淺；重載商艘，又每於船尾攔河作壩，河身愈高，阻滯愈甚。靖甸勸商衆

集資，先決下游淺阻，然後從事衆源，事未及行，以丁憂去官。於是益考求河流衰旺之故，自城西靈雨寺至一畝泉，往返履勘，悉得要領。服闋，總督曾國藩知靖甸賢，語「清河道」，以治河事委之。乃次第疏濬諸泉源於舊設五閘外，上游添堵子營齊村，鑿開石閘三，下游添堵花橋、新橋、扇馬廟、清河村石閘四，手定啓閉章程，節節停蓄水以不廣激，運交利。清苑爲保定附郭，一咸同間，三輔席太平餘業，官民習爲侈靡，「知縣」率終日奔走，伺上官顏色，轉無暇治民事。靖甸則日坐堂皇，獄至剖決如流。未嘗壅滯。安州南北隄，「同治」一間霪雨爲災，河水潰防，屢修屢決，靖甸偕「知州」丁文俊協謀修葺，採土人議以葦泥砌隄根，葦長而隄益固，隄成斥壤悉變，上腴闢水田四千餘頃，歲出稻值錢二百餘萬緡，民大悅，立生祠祀焉。其署潔州也，馬賊日肆劫掠，州境大擾，賊巢窟關外，得利輒逸，鮮有弋獲。靖甸懸重金置堂上，書賊魁名，選幹捕告之曰：「能致若輩者賞此，否且重罰。」未旬日皆就擒。悉寘

諸法蓋靖甸精於治盜，其所設方略，爲使民自衛，以輔官力之不及者有三：一曰團練局，通衛大鎮，往來驥馬，卽以其錢募勇，察奸宄；一曰青苗會，俾村民據高阜，更番守禾稼，兼護商旅；一曰冬令支更，村人集要，熟食餉更夫，有警則鳴鑼立集，不至者罰，獲賊者賞。在深州八年，以此法屢獲巨盜，所下青苗示州人至，刊爲碑碣，誌弗譏焉。深州城南，歲以春大會，數百里市驥馬者咸集，董其事者例賂官千金，或以驥獻，靖甸悉禁絕之。因事赴鄉，豫戒里正毋治候館；至則宿學舍，招父老歡談，凡土地種植之宜，稼穡收斂之豐嗇，津津然如老農也；而盜賊祕跡，胥役弊寶，亦藉以覺察無遺。靖甸嘗謂「親民之官必官民一氣，能於親字做得切，則好官也。」深州向有積穀倉，歲久廢弛，「布政使」任道鎔議復舊規，下各屬銳意興行。舊例建倉廩城內，以胥吏司之，抑勒之費，且倍蓰所出，靖甸下令曰：「無貧富，畝捐一升，而儲穀於本村富戶。」慮富者有時貧且侵蝕也，設鄉長月頭稽查，慮互相諉也，飭交替時驗。

視鄉長以里正爲之，月頭者，月以一人職村事，其十一人助之，皆歲易者也。穀不出鄉，無一錢費，咸以爲便，匝月竣事故。「光緒」四五年，深州旱蝗，八年地震，皆特種穀爲賑撫，民無流亡者。其他規復義學，廣植蠶桑，民皆利之。先是，曾國藩總督直隸時，頒清訟事宜十條，有所謂議獄者，兩司首府，以時率局員至「總督」所，相與討論，當時上下惕厲，積案一清。靖甸知保定府，籌發審局事，遂仿議獄遺意，一案至，先閱卷宗，兀坐繙視，疑則繞室走思其竅要；既閱，以屬委員訊，得情或否，復相與考覈證明之。時「都察院」奏各省京控案不以時結，獨「直督」奏交咨交各件，無牘牘，咸靖甸力也。後陞任「按察使」及權「布政使」，孜孜以甄錄人才爲急務。到官，卽諭屬吏不得妄有乞請，及持書札關說。終日見寅僚，訪政治得失，唯恐弗及。服官幾四十年，無一隴一槩之產。歿後餘財，僅足治喪。其果毅樸誠，卓然有古循吏風。

陳佐平錄清史列傳

陳佐平安徽宿松人。一咸豐九年舉人。歷署「宣城教諭」、「當塗訓導」，嗣入「淮軍」，襄贊戎幕，保「知縣」，留山東候補，加「同知」銜，旋辦軍械家林工賑獎，以「同知直隸州」補用。一「同治」十一年署德平縣。德平界直隸，多盜，佐平力行保甲，以清盜源。又整興書院，使人知嚮學。公餘則孜孜校士論文。邑人二百餘年少登科名者，自是鄉舉不絕，而盜以漸息。一光緒二三年，再署城武治，亦如在德平時。五年補朝城，輒地低下，上游與直隸清豐接壤，積水傾注，比年爲災。佐平相度地勢，接限分疏，合直東兩省上下游河道三百餘里，閱三月而工竣，夾岸田廬遂免淹沒。六年調署蘭山，瘠壤鮮蓋藏，民艱於食，遂相聚爲盜。佐平憫之，仿朱子成法，建社倉，儲積穀，定借還章程，選識大體者經紀其事，不假胥吏手，民善其法，爭輸穀，恐後甫

兩月，積穀至一萬二百餘石。由是每歲春借秋還，民食有賴，皆各安其業焉。七年，回朝城任，以母老乞養歸，遂不復仕。

方大湜 錄清史列傳

方大湜，湖南巴陵人。「咸豐」五年，由附生投效「湖北巡撫」胡林翼軍營，洩保「知縣」，旋補廣濟縣蒞任。以後，清保甲，設團練，盜賊屏息。築盤塘石隄，下游各縣，均無水患。十年，勸廣土匪何致祥等，謀結皖贛，襲攻官軍於蕲州河岸。大湜知之，先期偕「員外郎」閻敬銘馳往嚴掣，立獲首逆，置之法敍。功以「同知」用。十一年，皖賊由英霍竄擾楚疆，貴州德安所屬州縣，先後爲賊踞。廣濟地界蕲黃，無城可守。

賊衆竄入境，大湜以未能兜截，褫職留任。後調署襄陽，飛蝗徧野，大湜持竿躡屬躬率農夫撲滅，三日而盡。城南舊有襄水故道，年久湮塞，水漲則淹没田畝以數萬計，大湜力籌開濬，渠成而田復舊。「同治」二年，「湖北巡撫」嚴樹森奏稱「大湜貞廉沈毅，潔己愛民」，上思予開復，並以「知政」歸湖北補用。六年，拏獲教匪劉漢忠及其黨李心寬等，加「鹽運使」銜。七年，「浙江巡撫」李瀚章，遼保兩湖賢員，以大湜廉靜明達，循聲卓著奏聞，得旨俟補「知府」，後以「道員」留於湖北補用。八年，補「宜昌府知府」。九年夏，大雨，江水暴發，難民避高阜，絕食已逾二日。大湜急捐貲作糜，又購麵粉爲餌飪數萬，分途賑濟，而諭米商招鄉民負米，日得數十石，計口散給。其沿紅被災之處，亦請帑按戶賑卹，使無失所。十一月，攝荆宜施道十年，調補武昌府。「光緒」元年，舉卓異。武昌屬之樊口，有港蜿蜒九十餘里，外通長江，內則重湖環列，周五百餘里，統名樊湖。當盛漲時，水即由港倒流入湖，近湖居

者苦之，僉請築壩樊口以禦江水。大湜謂「閉塞樊口，僅附近居民可免於水，而湖水無所洩，環湖數州縣受災尤廣，上下江堤亦岌岌可危」，力持不可。五年，一湖廣總督李瀚章又以大湜「廉正樸誠，諳練吏治」入奏。五月，再署荆宜施道；九月，補安襄鄖荆道。六年，擢「直隸按察使」；七年，署「直隸布政使」；八年，遷「山西布政使」；一是年八月開缺，另候簡用。九年，行抵天津，因病請假回籍，爲言者所劾，部議降調。十年，一兩江總督左宗棠疏稱：「大湜有守有爲，體用兼備」，命交軍機處存記。大湜生平政跡，多在牧令時。所至必培學校，興蠶桑；事皆親理，胥吏無所容其奸；嘗終日坐堂皇門內外，設鉦柝各一，鉦以達民，柝以召吏，百姓親而信之。或周歷民間，以一吏一擔夫自隨，有訟者卽田間坐判之。守武昌日，以勘隄過屬縣，日暮投宿民舍，已去而其縣令猶不知也。平日尤嚴義利之辨，嘗云：「以利誘者，初皆在可取不可取之間，偶一爲之，自謂無損，久則顧忌漸忘，自愛者當視之爲勦毒，卽飢

渴至死不可入口。」又云：「居官能廉如婦人貞節，不過婦道一端，若恃貞節而不孝，不敬，不勤，不慎，豈得謂之賢乎？」性惡逸，居公暇輒讀書。所著有平平言六卷，蠶桑提要六卷，捕蝗纂要二卷，隄工摘要二卷，修防芻言二卷，農桑摘要八卷，農家占驗一卷，區種水稻法，區田法各一卷，堂諭十卷，直隸省駁案一卷，歷任駁案八卷。歸里後，閉戶養疴，種桑數百株，出其俸廉所餘，置義田以贍宗族，立學田以惠士林。嘗語所親曰：「官至兩司，曾不如府州縣之與民相親，而措置自如也。」十二年九月，卒於家。

毛 隆 輔 錄 淸 史 列 傳

毛 隆 輔，江西豐城人。由監生捐輸軍餉獎。知縣一分發四川。「咸豐」九年，因勸

辦江西紳商捐輸，以一同知直隸州。陞用，先換頂戴。同治三年，署一新都縣知縣。甫下車，延訪正士，詢民間疾苦。邑有「正因寺」，富有田，僧無行，豪猾爭侵蝕之，互控數十年不決。隆輔改寺爲「桂湖書院」，聘耆儒教授其中，訟遂息。新都民頗樸，隆輔政尚慈惠，有諷以立威者，謝之曰：「立威必嚴刑，嚴刑則民無所措手足，吾弗忍也。」四年，補丹稜縣知縣。邑故瘠，屢陷於賊，蹂躪無完土。隆輔至，涤除煩苛，與民休息。舊有戶首之役，支應差徭，吏因緣爲奸，民益累。隆輔禁革之。善聽訟，不輕用刑，每從容開導，使之省悟。前令積案數百，一一清理。日坐堂皇，投牒者立予判結。胥役無所庸其需索。雖不設鈞距，而洞見情僞，奸猾潛伏。鄰境民有冒丹稜籍投憩者，隆輔郤其祠，則稽首曰：「公青天也，特來求直耳！」隆輔用片辭剖解，憤感而去。有骨肉爭訟，以大倫至性之言，反覆婉導，皆泣且悔。因手其牒還之曰：「毋使若有相訟名。」爲政務持大體，培養元氣，好爲民除害興利，不憚艱劬，以要其成。

邑多盜，隆輔舉行保甲，酌古準今，定條目三十有一二，籌畫周密。保長、甲長、牌首以次遞相保薦，有犯連坐，首者免。鄉里有小忿，令質於保甲，爲調息之。每甲造循環冊二，凡山川、道路、橋梁、渠堰、村落，各繪一圖載冊端；每六閱月，置酒召保長更番呈驗，人無敢欺，且樂爲用；因以稽覈戶口之貧富，民情之善否，胥瞭如指掌。一年規制始備，境內盜戢。有一民被竊，次日盜知爲尹稜境，悔甚，及夕潛還其物，置戶外。鄰境苦盜，往往乞附丹稜保甲，得無恙。隆輔念團練本足衛民，行之不善，反爲民厲，因刊布程式，編二十八團，擇殷實士紳爲衆推服者充團總，於農隙教習技藝，月游巡二次，申明禁約，屆期親臨點驗，風雨無間，事未竟，雖日昃不退食。又令團首保送壯丁，每三十戶出丁一米八斗，練鄉兵七百餘人，分爲武毅中左二營，以楚軍營制部勒之。孟冬調城操演，仲春撤遣歸耕。會馬邊逆匪宋侍傑，勾結洪雅賊目尹一山等，竄距八面山與丹稜毗連，民情洶洶，隆輔示以鎮靜，調集民團，營南北兩山爲犄角，而自率

鄉兵星馳出境，會援軍合剿，旬日卽就撲滅。事聞，賞加「運同」銜。後甯遠府請兵防禦，督臣諭之曰：『曷不仿丹稜辦團徒，紛紛乞兵，何爲也？』乃下其法於邊郡。邑城卑，久未修葺，嗣復爲賊平毀殆盡。隆輔履任，亟圖脩復，屬紳耆籌款，躬度形勢，以城北枕山，兵法所忌，增建敵樓月池以制之。因運石車輛，皆雇自鄰邑，卽飭局製造，給值令民推輓，仍爲本境窮黎之利。隆輔戴笠督工，雜處徒役間，歷兩寒暑無間。城高二丈，厚一丈八尺，周六百餘丈，費數萬計，民不知役。然隆輔卒以此致疾，士民相率以節勞勸曰：『吾民日以肥，我公日以瘠矣！將奈何！』隆輔曰：『吾惟未能盡職之懼，何敢言勞？且不知勞也。』隆輔治事精敏，嘗言：『一官繫萬民之命，苟有未盡，未周，卽爲病民，卽爲曠官，何以自解？』縣山多田少，水利不足，隆輔勸民依山開溝，引至平岡鑿塘澑水，以防荒旱。教民種桑，先於郊外隙地，植數千株，爲之倡。社倉有穀久虧，歷任徒事追比，社首或至傾家。隆輔集社首於庭，開誠布公，分別新舊，久

暫諭以秋收償還，皆感泣，如期輸納無爽者。舊存穀九十餘石，越二年積至一千四百石。值夏旱，米價騰踊，開倉平糶，全活甚衆。邑有「丹山書院」，故事官止季課，隆輔割俸加獎，按月一課。講舍向無藏書，購買經史子集千餘卷，藏學宮，賚多士搜討。寒畯艱於鄉試，置田取租，以備卷資。設義塾九所，慎選館師，巡鄉之便，入其塾稽課程，正句讀。重刊孝經小學諸書，詳爲講導。其悉心教養不遺餘力如此。隆輔素清介，布衣蔬食，淡泊自適，願喜捐廉爲利益事。如設矜恤會，以祀無主墳塋；設同善會，以給貧民棺槨；皆定章程，垂之久遠。常循行田野，與鄉民詳諳風土人情，誨以孝敬忠信忍讓之言，肫肫如家人父子，民亦忘其爲官長之尊。有窮民道拾五十金，追其主還之，咸以爲德化所感云。七年調署德陽縣，士民涕泣攀轅，道路爲塞，因勒去思碑於白崖山。德陽地遼闊，盜多於丹稜，穩隆輔名，咸遯跡去。屆歲暮，無報竊者。八年卒。隆輔博覽經史，尤潛心於先儒語錄。著有自治官書。十一年入祀名宦祠。

冷鼎亨錄清史列傳

冷鼎亨，山東招遠人。「同治」四年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江西。十年，署「瑞昌縣知縣」。瑞昌故瘠邑，民尤健訟，胥吏高下其手，鄉愚每因之破家。鼎亨至，捕訟師及猾吏數人，繩以法。或因事詣鄉，爲巨牌嚴禁供張，使人持於前，胥役各隨輿後；反則令役居前，而已殿之，未嘗以杯勺累民。瑞俗悍，時有抗糧事，及是並宿逋無負者。期滿，將去任，百姓爭具牘乞留，不能得，則垂涕相吊。其治德化績尤著。德爲九省通衢，又多屯防軍，每倚勢凌民。鼎亨於諸軍有所侵犯，必按法懲之，境內肅然。驛里塘隄者，瀕江險障也。前令請萬金而功不就，鼎亨蒞事數月，告成，費僅四千金。既植柳江壠，用護堤根，民間遂以「冷公」名其隄。德鄰瑞昌黃梅，民因爭淤地，蘆洲累歲相鬪殺，官不能制。鼎亨諭紳民，建臺於鬭所，官吏誓不私，三邑民皆悅服。而德化

人尤樂道「冷公樹」一事。初，白鶴鄉人，叔姪爭田，久不決。鼎亨卽樹下諭解，遂悔悟。如初，今呼爲「冷公樹」云。呂旱蝗，徒步烈日中掩捕，彌月不倦。越三歲，鄰縣蝗復作，至德化輒不復前民以爲鼎亨德化所感焉。又嘗攝新昌故事，凡投稅者必先以資購籤，始能上納。鼎亨設籤檻堂下，聽民自執籤投稅，並刻石嚴禁，弊政遂絕。其移彭澤也，地界三省，瀕大江，夙多盜，而報盜者特稀。突有一老儒以竊聞者，鼎亨詰其狀，詫曰：「此盜案也，何等竊乎？」老儒泣曰：「前令多諱盜，報輒重懲，故相戒勿以上。今公愛吾民若此，忍累公耶？」鼎亨令易其詞，捕獲盜首，寘諸法；其黨相率逃走，戒勿犯。又設禁鴉片烟會，賞罰嚴明，期年而俗一變。院司知其能，奏補新建。新建爲附省首縣，令此者大都昬昧奔走，冀博上游歡，轉不遑治民事。獄訟則付諸委員，鼎亨請於上官，簡酬應，親聽斷，民歌頌之。又置酒會諸紳，醵金七千，增書院課產，士林戴德，祀之於講堂。訟獄既清，益嚴保甲，奸民無所容隱。鄰縣有入盜助獲之，而散其

黨。鄱陽爲濱湖劇邑，衝繁號難治，大吏以鼎亨調補，未及下車而蛟水大作，漂沒田廬，鼎亨急馳往，不俟報，輒發官廩賑給。先是，辦賑者但按糧冊，吏遂得因緣爲奸，鼎亨獨刊印票，酌重輕，親填散給，終事無侵蝕。已復請巨金爲長隄，使飢民藉傭以得食。逾年，災復作，賑如前。嘗朝夕跣足露立炎天沮洳中，溼疾偏體，前後凡十月，嘗乘小舟行駭浪間，桅再折幾死，返署雖深夜，聽斷不休，其堅苦卹民如此。在官食無兼味，公服外無玩具鮮衣，妻子衣履皆自製，購食物嚴禁官價市買於民。〔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嘗寄書一巡撫曰：「某所至三江五湖數千里，未見堅剛耐苦如冷知縣者也。」歷任十餘年，所至以身率下，吏胥幾無以爲生。暇則築塘隄，興水利，建津渡，設義學，義倉，育嬰，諸政無不捐廉俸以爲倡。尤留意教育，增修書院，加益膏火，親督課講，日以文章氣節相勉勵。鄱陽俗好鬪，鼎亨曰：「化民有本，未教而遽殺之，非義也。」乃取李經證聖諭爲淺說，婦孺聞之亦泣下。在鄱二歲，民以不

爭。辦理教案，尤能持平，兩無冤抑。鼎亨任瑞昌、德化、新建時，咸有民教齷齪事，桀黠者藉以鼓衆，約毀教堂，終恐遺禍好官而止，蓋其素行誠篤，有以感服之也。歷任「江西巡撫」劉坤一、李文敏，皆以賢能薦。「光緒」九年，舉卓異；十年，陞補「南昌府同知」；「巡撫」潘霨，遼保人才，疏稱鼎亨老成練達，悃愞無華，實惠及民，循聲遠播；奉旨交「軍機處」存記。十一年，引見，乞假修墓歸卒於家。

涂官俊 錄清史列傳

涂官俊，江西東鄉人。「光緒」二年進士，歸班知縣。七年，截取分發陝西。九年，署富平縣。十一年，調署涇陽。十二年，再調長安。十三年，補宜君縣。十五年，調補涇陽縣。十

九年，舉卓異。二十年十月，卒。官俊兩蒞涇陽，在任最久。其初任也，甫遭兵燹，百端廢弛；官俊則先清釐積訟一千餘案，其當沿襲者亦以次規恢，不期年而仍復舊觀。龍洞渠者，卽白公故渠，爲縣境水利所關，自經回亂，屢費鉅款，迄少成效，遂棄置之。官俊詳勘，倡言開濬，衆議難之，獨毅然不爲所撓，由梯子崖疏滄而下，水量頓增三分。之二以利農田。俊復於清治河畔脩復廢渠，二水所不至者，則勸民鑿井以濟之。先後增井五百餘口，以是無荒旱憂。又喜振興文教，立賓興堂，購置前賢性理經濟有用之書，日與諸生講習，復增設義塾，手定課程，親爲考校。而其尤繫人思者，則在積穀一事。先是涇民多逐末，不重蓄藏，舊日義倉空無實儲。官俊謂「積穀所以備荒，莫善於年出年收，莫不善於有出無收，或有收無出」，於是躬詣各鄉查驗，反覆諭導，令民間輸穀墳補，嚴定章程，以時收放。百姓感其誠，依限交納，倉廩充盈。故十九年饑，卒以有備無患，全活凡數萬人。自餘編聯保甲，勸課農桑，治盜賊以靖地方，增膏

獎以培寒畯；凡有利於民者，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十餘年如一日，然竟以積勞致疾，疾篤時，猶強起治民事。遺命捐俸銀一千兩，購棉衣散給孤貧。遂卒，民因先建生祠，持斗酒隻雞歲時奠焉。

趙以煥

錄清史列傳

趙以煥，貴州廣順人。父國澍，自有傳。以煥初以父廕，襲「騎都尉」職，旋中「光緒」十五年進士。次年，以「一知縣」卽用，指分江蘇。十九年，補「丹陽縣知縣」。明年視事。時邑界頻旱，以煥出巡鄉里，視溝澗率墮穢堙塞，乃召集耆老，諭以興修水利備災禍，因爲指示地勢，及先後緩急之宜，出入阡陌間，口講手畫，娓娓不倦。所至民聚

觀聽，皆曰：「官愛我厚。」互相勸勉，荷鋤負畚，從事疏濬，不期年而役竣。由是蓄洩以時，弗憂旱潦。丹陽城內故有渠河，可通舟楫，歲久淤廢，以煥欲治之，同官以費鉅諫阻，以煥自捐廉俸，剋日程工，旬月而復舊觀，運舟達於閩閈。又以舊時書院湫隘，乃創設講舍數十楹，選士肄業其中，躬自訓誘；其尤良者，時引入便坐，賜酒食，或獎以文具，貧則量給膏火資，俾贍其家，後生感奮，咸自力學；其怠鶩者，往往藉他故重懲之，明示好惡，士習爲之丕變。以煥內敏足智，長於御變。二十一年，日本款議既成，東南解嚴，散兵游勇所在爲患。縣濱大江，地尤衝要，於是齊豫流民，盤踞縣境者千數。加以游匪扇誘，遂相聚掠劫，號稱夸子，持械公行，越貨殺人，肆無忌憚。團防汛弁，不敢究詰，士民不獲已，亦聚衆與抗，所在騷然。以煥念相持無已時，終且釀禍，乃躬率營勇，馳往鎮撫。至則衆勢譁譁，諭以資遣回籍，皆不應。以煥誘擒魁桀數人，拘回署中，餘衆惶駭，莫敢動，然亦不遽聽命。惟環跪乞釋其魁，始惟令是從。以煥知若輩

難以理喻也。適見道左有空曠佛舍，乃揭榜於門曉之曰：『亂民聚衆於法當重治，念汝曹飢餓流離，爲姦人所脅，姑寬恕汝，有願歸者，可皆入此廟中，候給川資還汝於籍。』頃之，入者大半；亦有逃散者，餘數十人尙喧逐以煥曰：『此真亂民也。』縛而重笞之已，乃具舟分道遣復鄉里，事遂定。院司多其才，調補吳縣。旋以武進繁劇，檄令署理。時本境米價翔貴，以煥會商『陽湖令』，籌款萬餘金，販米平糶。適日本亦告飢，商人趨利，轉運出洋，於是奸民藉遏糶爲名，結黨掠奪，官局富戶，城鄉蠶然。以煥時臥病，聞變力疾出署，立捕其渠數人，諭散餘衆，各鄉匪徒，擬俟城中有警，即起響應，聞城匪被逮，乃瓦解。而以煥竟以積勞病卒。

甘 桑 集

消

四
三
二
一

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圖書目錄

日人對我東北言論集

(叢書之一) 孫百剛譯 一冊定價八角

本書包含「滿洲偽國幣制金融問題」、「內蒙土地開發論」、「東北問題之要點」、「滿洲偽國法令彙編」等四篇。第一編為日本銀行家對我東北之幣制金融之通盤計劃；第二編為「老年醫生」本實地之觀察，陳述日人開發內蒙之意見；第三編為留華多年之阪西氏對東北問題多方之闡明；第四編附錄則包括滿洲偽國諸種宣言及組織法令。全書內容充實，譯筆流利，凡留心東北事件者咸有一讀之必要焉。

軍事航空

(叢書之二)

一冊定價四角

本書綱要

- (一) 陸軍用航空機
- (二) 海軍用航空機
- (三) 航空母艦與射出機
- (四) 炸空——空中轟炸
- (五) 防空——空中防守
- (六) 列國陸軍空軍之現狀
- (七) 列國海軍空軍之現狀

現代戰爭，不獨戰於陸，戰於海，且戰於空，一國之軍無空軍之設備者，必不足以言戰，尤不足以言防。一二八之外侮，日本持其強有力之空軍，燄我士氣，破壞我財產，犧牲我人民，軍隊地戰爭，竭二月之苦攻，卒未能逞。然以我國無空軍故，而至慘敗，當此國難日深，政府與社會各方面，對於航空事業，作急起直追之準備，以備萬一之補充。本會因將關於世界各國軍事航空之必要智識，搜輯刊印，促進空軍之創造。以助航空事業之進展於萬一，愛國人士，其各人手一編也。

國際情報史

(叢書之六)

沈祖堯 合編

一冊定價六角

本書共分五章，計九萬餘言。對於英法德俄日本諸國，網布全世界之情報計劃，皆有提綱挈領之敘述。論斷之處，備見精審，考國際情報，在近代先進國家，莫不極端重視，其重要初不在海陸空軍備之下，而吾國獨付阙如，鮮有注意及之者，本書之出，當可喚起國人之猛省，作急起直追之準備。固不僅介紹新智識已也。
(現已再版出售)

歐戰以來世界經濟大勢

(叢書之七)

傅元退編

一冊定價六角

本書共計十五章全文約十餘萬言。首述世界經濟恐慌之過程及各國普遍的現象。次涉通貨膨脹政策，戰債問題，賠款問題及關稅戰債等等之推討；最後對世界經濟恐慌之救濟及世界經濟會議之失敗，分別敘述，瞭如指掌，不論研究經濟或政治，均宜人手一編也。

各國選舉權制度考

(叢書之八)

邵曾原編

一冊定價六角

本書介紹世界各國人民選舉權發展史實，注重時代之政治背景。全書十萬餘言，分十七章；自上古以至最近，自民治鼻祖之美法以至天涯海角之小國，足有紀錄價值，均一一繪映紙上。作者用文言敘述，尤便誦讀。當茲憲政行將開始，凡屬公民，均宜深切認識焉。

蘇聯五年計劃

(叢書之三)

譚炳訓譯 一冊定價一元

本書為蘇聯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的綱領，以最扼要的數字說明五年計劃的建設原理與計劃概略。中國要想迎頭趕上世界，必須運用此新興科學，將國民經濟，根據着適應的基本指導原則，建立在一個緊密的經濟計劃之上，沿着最捷便而經濟而強固的路線，向意識着的目標邁進。……此新興科學——資計劃的經濟建設之設計，為我建國所必需的基本工具，而蘇聯 *1928至1932* 這一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注重於基本工業的創立，更為我國經濟建設所應取法……。此係作者自序中的幾句話，說明本書之重要，深望國人注意及之。

興國記 第一二集

(叢書之四)

趙正平著

二集定價八角

俾士麥政策行，而德意志復興成；俾士麥政策敗，而德意志遭世界上得未曾有之浩劫。政治領袖在現代之關係，尚如此重大，况在我古昔人民不問政事時代；我民族之盛衰興亡，可斷言在掌握政權之一二人而已。本書將四千餘年來幾個興國時期之政治領袖傳，彙編若干冊，其尤要人物，更為創立新傳，以供現代借鏡。

中華民國憲法史料

(叢書之五)

岑德彰編

一冊定價一角

本書為民國以來之根本大法，分為三編。上編，凡政府所公佈者屬之；中編，凡議決而未公佈者屬之；下編 凡私人所擬者屬之。蒐羅廣富，當此制憲時中，此書深信為有志憲法者之重要參考資料也。

察哈爾經濟調查錄

(叢書之九)

楊 實 李延墀合編

一冊定價六角

本書係李延墀揭實兩君以實地調查結果，並參考中外記載，官廳報告編成；對於交通工業商業諸
案，以及今後邊政規劃，分別敘述，瞭如指掌。全書約十五萬言，而書中精確調查表，幾佔全書
三分之一，實屬可貴；現在邊事日急，東三省及熱河已暫離中國版圖，察哈爾更為邊省之屏藩，凡
關心邊政者，均宜人手一編也。存書無多，欲購請速，以免向隅之感。

科學化之現代戰備

(叢書之十)

傅 銳 陸志鴻合編

一冊定價八角

本書詳述在科學戰備之重要，戰術上之種種技巧，與夫戰事之要素，無不盡量闡發。而書中關於
科學戰術實際圖影百餘十幅，尤見珍奇；當此內憂外患，渴望圖強，本書之出，深信不特一般愛
國人士之良好借鏡，即現役軍人之重要參考也。

各國教育制度及概況

(叢書之十一)

孫百剛編著

一冊定價一元一角

本書分教育行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師範教育。高等教育等五章。各就，德，法，英，美，
蘇聯，日本等六國之制度及概況，加以簡明扼要之陳述，旁及其沿革演進之痕跡，改善革新之機
遇，以至一般趨向，最近發展，咸有說明。全書都十五萬言，附有多量之圖表。凡高中以上學校
用為比較教育課本或參考書，允稱善本。再本書附錄論文六篇約八萬言，對於吾國教育界當前諸
問題如教育宗旨，教育改造，小學教科書及參考等均有詳盡之評述，尤有參考之價值。凡對於我
國目前之教育欲一覓改造之途徑者，亦應先就此書為研究之發軔也。

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

(叢書之十二)

王雨桐著

一册定價八角

東北事變，倏迷二報，日人之欲得東北而甘心者，經濟實為其最大主因。經濟學家王雨桐先生，年來以痛心於國難嚴重，東北失土未復，期望國人毋忘東北，爰本其昔年親歷考察之所得，併搜集最近之東北經濟實況，與日本之關係，綜合因果，著為是編，列為本會叢書，其資料與統計多為外間不經見，本書復有經濟專家及金融界巨子，馬寅初錢新之吳蓮齋徐新六徐寄原俞宗濬李權時等諸氏之長序介紹，際茲舊國割制，邊情日亟之秋，洵為我國民研究東北問題必備之要籍也。

各國通貨政策與貨幣戰爭

(叢書之十三)

趙蘭坪著

一冊定價八角

吾國幣制既未統一，紙幣發行，亦未集中，參加貨幣戰爭，行使通貨政策，毫無準備，對外經濟關係，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三四年前，銀價暴落，吾國束手無策，坐視金匯之上漲，生活貧困之加重，最近英、美、日本等國，施行貨幣貶值，匯兌傾銷，吾國於幣制方面，毫無挽救方法，惟有一方面迅行保護關稅制度，作消極的抵制，否則，幼稚之輕小工業，恐被迫崩潰，農村破產，更難挽救，然如急起直追，統一幣制，集中發行，選用通貨政策，作將來有事時之準備，今英、美、德、法、日五國，在歐戰期內與歐戰以後，所施通貨政策，略言其梗概，對於最近各國之貨幣戰略，則作較詳之探討，此係作者趙蘭坪氏自序中一段的話，誠乎此對於本書的內容與本書的命意所在，當可瞭如指掌矣。

統制經濟之理論與實際

(叢書之十四) 李菊時編 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選材新穎，文字簡潔，對統制經濟作有系統有組織的敘述，理論之介紹闡釋精確，關於各國實際的運用，尤有過詳扼要的闡明，自從統制經濟運動風靡全球以後，國人亦漸注意，關於此種出版物，雖已汗牛充棟，但比較完備充實者，尚不可多覩，李君此編，則可當之無愧，凡有志於研究統制經濟者均不可不讀，大學高中用作經濟參考書更為相宜，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國魂詩選

(叢書之十五) 王家械編 (上中下三冊定價一元八角)

本書選集唐虞以迄近代之古近體詩歌論等，凡千餘首，都十五六萬言，凡能直接或間接鼓厲吾人復興民族及修養人格者，咸備錄焉，作者均附小傳每篇復有註釋，註釋尤重作品之時代背景，所取篇什，大都由絕者於各家集中慎重選出，其無專集者，則廣徵博訪，尤費苦心，如所收明李諸忠義士之作品，多為世不經見者，更為特色，故斯書非特為研究文學者所必備，且為國難期中一般青年之良好讀物也。

法西斯主義之經濟基礎

(叢書之十六) 李冠儒譯 朱敏章校 一冊定價五角

自法西斯主義在意德兩強獲得政權以來，其光芒不減於蘇俄之共產主義，研究社會科學者遂亦列法西斯主義為談題之一。但世人恆多認其為一種政治運動，而忽視其經濟方面之改造，以此不獲正確理解法西斯主義之本質。本書係英國 Paul Ehrenberg 博士所著，以意國為對象而專從事意政府經濟施設之分析。就中其指示在生產範疇中法西斯主義接近社會主義，均趨向設計而同以放任主義為公敵之一點，尤屬深切獨到之見解。至其歷述法西斯意國之分配範疇，貨幣政策，銀行處理，國際貿易等方面，亦有參攷之價值，誠為研究法西斯主義者必讀之書。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卷之十七）

陳德榮選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本會以地方官於國家為政治基礎，於人民有直接關係，在復興過程中，地方官實負重要使命，因有本書之輯。本書由史哲中選輯此類名人傳記，都為一集，酌加注釋，計自周末以迄遜清二百人左右，以周召伯甘棠故事，至堪傳誦，故以為書名，凡從事於地方行政者，得此一書，不獨足以鼓勵精神，修養人格，並足以體驗先賢為政之要。即有志從事地方行政者，手此一集，亦可學為政治家也。書內附有內政部黃韶長等之序文；尤足見是集之重要。

地政通詮

（叢書之十八）

龐樹森著

一冊定價九角

土地問題為我國目前最嚴重最迫切而亟待解決之問題，孫中山先生曾舉平均地權之義以為解決土地問題之途緒。國民黨亦訂之黨綱，列諸宣言，是此平均之原則，早經確定，目今尚有待於商榷與探討者，僅為實施之步驟與方法，然此又未易言也。何者？求其不違中國之國情，不背世界之潮流為難也。著者龐樹材先生本其積年之研究與搜集，作成本書，內容計分三編：第一編詳述中國歷朝之地政，以作縱的觀察，我國自上古迄現時土地政策之沿革，既可一目瞭然，第二編列敍各國之地政，以備橫的參考，各國戰前及戰後土地政策之變遷，亦得示諸掌上，第三編闡陳中國之土地與農業之概況，並土地行政之組織及改革方針，則為現實的情形與政府之措施也。在復興民族復興農村之呼聲中，土地問題不可不先有一完善之解決辦法，而本書者，即本平均地權之旨，研求此完善之解決辦法者也。

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

(叢書之十九)

黃 鄭著

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係黃膺白先生十餘年鉅之精心傑作。當時為庚子年全軍官佐人手一編，故是書風氣，無庸贅詞。今依各方請求，三版發行。其內容分為三編，第一編述歐戰之起因，戰前軍事之準備，與歐戰之經過，及各參戰國之意義及其價值。第二編述戰時各國之苦境與戰後必取之對策。第三編則論我國興亡之關鍵，尤為我民族復興前途重要之指南。近者二次世界大戰危機已埋藏歐陸遠東，殷鑑不遠，凡我國民，均有一讀之必要。

戰後之世界

(叢書之二十) 黃 鄭著 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作者黃膺白先生，在十餘年前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之後，復著是書，內容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述巴黎和會之概觀。第三章論歐洲之新形勢。第四章則論歐洲以外各洲之新形勢。第五章論述中華民國之新憂患。第六章結論。全書二十餘萬言，觀察異常精密，立論尤見詳明，並附多數分圖，尤屬可貴。實為研究世界情勢之基本資料，今應多數人士之請，由本會三版發行，凡我國人，欲明瞭世界現勢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新中國建設學會主編

復興月刊

創刊於民國廿一年九月
現出版至第三卷第十期

是民族復興的先導
國家建設之指南針

1. 關於各種新建設圖畫

2. 文筆犀利的時事述評

3. 探討各種實際問題的論文

4. 大學生發揮個性的文壇

5. 文筆鬆動的現代名人介紹

6. 海外通訊

7. 國內外時事摘要

8. 時論拔萃

內容一斑

◆價◆定◆

訂閱：

國內

全年十二期二元
半年六期一元

國外

全年五元六角
半年二元八角

零售：每冊二角

總發行處：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中華書局

各埠大店均有售出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

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選輯者 陳德榮

版權所有

不許

發行者 新中國建設學會

上海市中心區政府路德運路口
電話市中心區七七二八八

上海印刷所

電話市二三一四八號
上海市中心區七七二八八

印 刷 者

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

上海市中心區政府路德運路口
電話市二三一四八號
上海市中心區七七二八八

總發行處

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十七

78

732927